

集二第

1934

篇上

現  
代  
史  
料

舊



現代史料

第二集



保史升



# 現代史料第二集目錄

## 上編

三中全會前之國民黨各派系.....	一
中山先生北上經過.....	三三
廣州時代的中央黨部.....	四〇
遷都武漢的經過.....	四八
遷都旅程記.....	五二
擴大會議中之瑣碎.....	六〇
傳非常會議.....	六五
廣州的四全大會.....	七五
上海的四全大會.....	八〇

國立中央圖書館



1513498

100736589

商團事變的經過·····	九四
中山艦事件的真相·····	九八
張黃護黨記·····	一〇八
濟南慘案發生的真相·····	一一三
濟南慘案目擊記·····	一二六
山西各派勢力分合記·····	一三〇
總政治部野史·····	一三四
宋慶齡左傾記·····	一四四
胡漢民政治生涯之一頁·····	一五一
廖仲愷與胡漢民·····	一五八
譚延闓的一生·····	一六三
何應欽武功之一斑·····	一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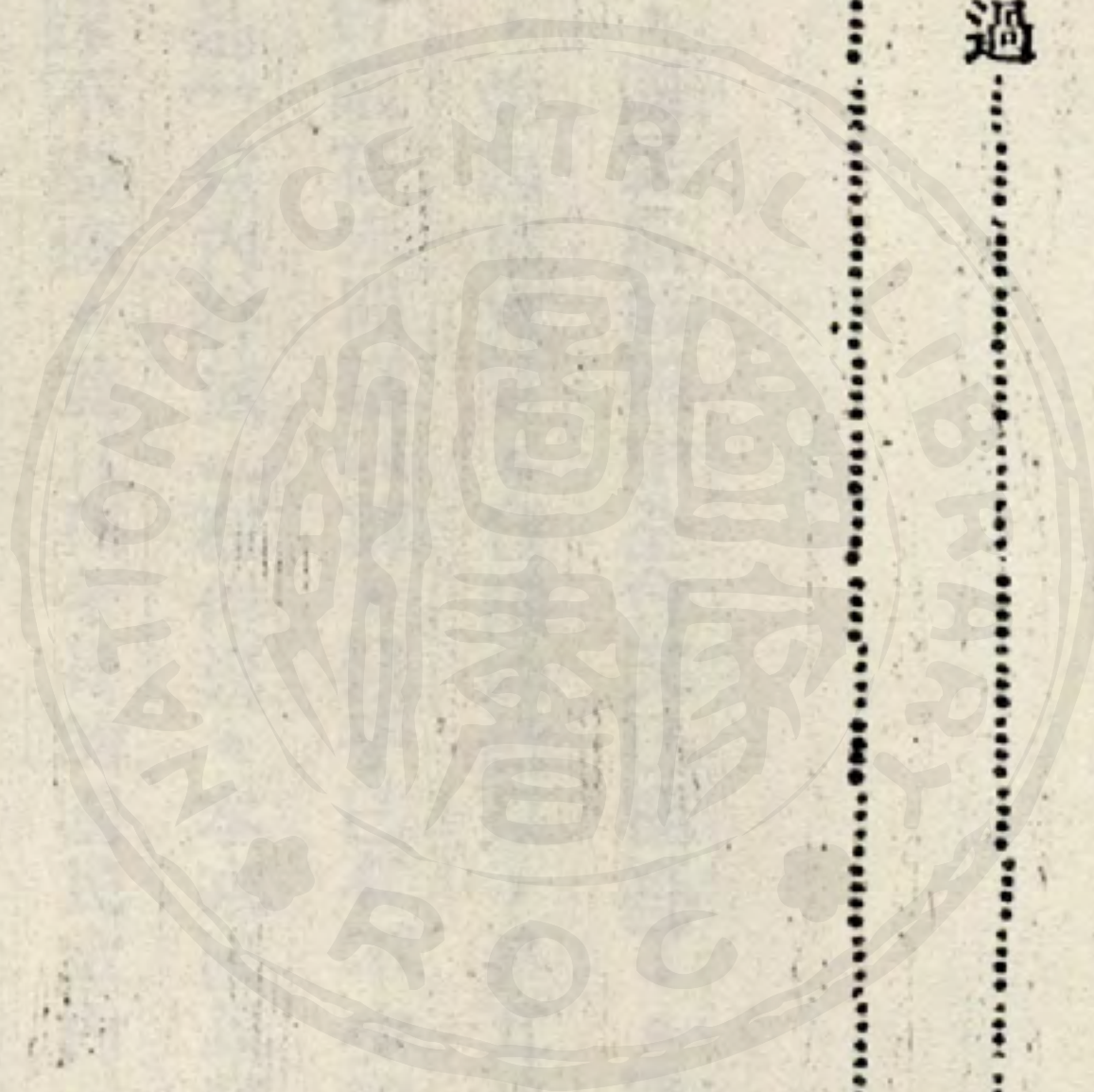
武漢反共與孫哲生.....	一八〇
北伐軍中的賀耀組.....	一八五
廣州事變前後之唐生智.....	一九三
伍朝樞與香港政府.....	一九六
古應芬浙世之前後.....	二〇〇
關於葉楚傖.....	二〇六
孫良誠在山東.....	二一五
蕭佛成史略.....	二二一
易培基成功史.....	二三五
林翼中成功史.....	二三九
黃季陸歷史一頁.....	二四四
陳孚木榮枯錄.....	二四八

# 下編

史達林奪取中共領導的經過	二五五
傳共黨非常會議	二三四
共黨的清黨運動	二六九
立三路線失敗後之共黨分裂狀況	二七四
河南共產黨底起源	二七九
河南共產黨底初步運動	二八六
河南共產黨底全盛時期	二九八
廣東區委的黃金時代	三〇九
廣西共產黨之過去及現在	三一六
江西共產黨的歷史觀	三二二
瓊崖共產黨之過去及現在	三四四



寧波共產黨小史·····	三五三
取消派形成及其沒落·····	三六七
共黨取消派的過去·····	三八八
湘省馬日事變之經過·····	三九八
廣州暴動目擊記·····	四〇二



下編



—  
—

# 三中全會前之國民黨各派系

何

## 回緒言

在這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國民黨的四中全會又已開幕了。眼見袞袞諸公，又要忙於提案，報告，做議決案，並起草宣言。會議的結果，是耳目一新呢？抑老調重彈？今天還無從知道。不過會議在未開幕以前，似乎已有不少的風風雨雨，令我們提心吊膽。推源其故，完全是「黨內有派」在作祟。本來國民黨標榜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口號，但是事實上殊不盡然。並且在今日的國民黨內，林林總總，派系的分化，幾有與日俱進之勢。截至現在為止，國民黨內，主要的派別，已有下列的各系。



一蔣系，又稱幹部派；

二汪系，前名改組派；

三胡系，又稱復興派；

四孫系，又稱再造派；

五桂系，又稱廣西派；

六銘樞系；

七粵系；

八馮系；

九閩系；

十超然派，暫無所屬者。

這各派各系的形成與發展，我想誰都願意知道的，尤其在關係重大的三中全會開會的時候。不揣簡陋，敢以大要，貢獻讀者。雖脫漏在所不免，但於事實，相信

是不會有何錯謬的。

## 回幹部派的形成與發展

△幹部派對黨的功績。國民黨自有嚴密組織以來，完全操縱於共產黨，其他雖有所活動，然也祇是C P依附的活動。自有幹部派的形成，C P在國民黨內的勢力，便開始崩潰，以後幹部派每抬頭一點，C P便倒蹶一點；等到幹部派完全成熟，C P便完全被逐出國民黨的圈子以外。國民黨至今還能存在，還能徐圖發展，而未被C P全部消滅，幹部派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幹部派唯一的首領。幹部派的首領，誰都知道是蔣介石先生。蔣擅長軍事，以前在黨，大多服務在軍事方面。在第一次全國大會中，蔣雖出席，因中山先生之勸告，蔣氏未當選中央委員，所以第一屆中委名單中，沒有蔣氏姓名，第二次全國大會，在中山先生逝世之後，而且蔣氏方在第一次東征討平楊（希閔）劉（震寰）

第二次東征肅清東江之後，黨員與民衆的擁護，方激漲熱烈，不可遏止，故在二次全國大會中，蔣氏以全場一致的票選，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蔣在黨的地位之取得，可謂於彼時開始。

▲中山艦案共黨陰謀 十五年春之二次大會，可謂完全C P包辦。大會後C P份子，得意忘形，嘗予國民黨份子以種種難堪。C P得寸進尺，於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竟有中山艦之陰謀，圖謀蔣介石氏。幸蔣氏早有準備，未中詭計，C P無可申說，氣餒始稍低落，時汪精衛先生方任國府主席，發生此案後，亦即稱病去國。

▲蔣開始制裁共產黨 中山艦案後，蔣以共黨終屬人面獸心，不可與爲友，對於黨政大權，始逐漸設法收回，而十五年五月在廣州舉行之二屆二中全會，尤爲一可紀念之大關鍵，該會雖有共黨份子參加，然態度已無前此之囂張，結果，於五月十五日通過一整理黨務決議案，該案即蔣氏所提，亦可謂制裁共黨之具體表現也。

▲蔣氏任中執會主席 整理黨務案中之要點，爲增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爲

CP份子不得兼任國民黨之中央常委及部長等。彼時，正兼部長之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吳玉章及書記長劉芬等共籍要角，均相率被迫離開中央黨部。惟CP亦不甘完全放棄，因雙方相持之故，結果，除推蔣任中執會主席兼組織部長並兼軍人部長外，其他如宣傳部長乃爲顧孟餘所得，青年部長則改丁維芬，陳公博則任農民部長，至於商民部長仍屬王法勤，工人部長仍屬胡漢民，海外部長仍屬彭澤民，書記長廢除，另以葉楚傖任秘書長。至此共黨在中央勢力乃大受打擊。

△共黨企圖死灰復燃。此時之中央，可謂比較清純之中央，一切黨務，多在蔣介石氏指導之下進行。惟蔣氏以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軍事唯一要職，不久又出發北伐，對後方黨務，自未能多所兼顧。且此時中樞方面，除監委張靜江氏（代蔣之主席職務）陳果夫氏（代蔣之組織部長職務）外，幾無其他鮮明的蔣系人物，以成一生動的集團。蔣在中樞，既尙未建樹基本勢力，則共黨之企圖死灰復燃，自爲意料中事。蔣出發不久，十月在廣州舉行海外各省各特區聯席會議，可謂共黨陰謀

復活的明證。

△共黨反蔣寧漢對立。蔣亦知共黨必不甘心長此放棄，北伐軍達長江之日，各方力主遷都之時，蔣本有候中央道出南昌之際，留請暫駐贛省，自以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名義，暫時主持若干時期。但共黨毫不示弱，萬端要挾，蔣祇得聽其遷至武漢。一至武漢，則形勢大非，中央完全爲共黨把持，並欲挾中央威令，去蔣之兵權。經幾調停，方幸未告破臉，而不久蔣東下滬寧，清共空氣日益緊張，共黨亦反蔣益亟，乃有寧漢之分裂。

△幹部派的開始形成。寧漢既經分裂，蔣在寧始另成一局面。不僅軍事與政治，蔣均決心另起爐灶，即黨務方面，蔣亦以聽共黨與準共黨挾持，非長久之計，故彼時一面努力清共，一面即積極改進黨務，而以苦心孤詣協助之者，陳果夫與陳立夫二氏是也。幹部派此時以自然的需求，乃開始形成焉。

△幹部派之與CC團。有一時期，CC團三字，頗爲人所注目。甚有謂CC



團，即中央俱樂部之縮寫，乃一陳之關係，其說似是而非也。因CC團雖有其組織，然僅限於江蘇一省之活動，其主持者乃李壽雍汪寶暄等人，李汪等雖與二陳頗爲接近，但CC團則決非二陳之組織。有指CC團即幹部派，則有差之千里矣。

△幹部派實力的表現。幹部派之形成與實力的表現，在十七年春第三次全國大會之時，第三次大會在蔣胡合作之時，舉行於南京中央軍校，幹部派於此，得到非常的勝利，其基礎亦因是乃告穩固。大會後，蔣以常委仍兼組織部長，陳果夫氏兼組織部副部長，陳立夫氏旋亦兼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因其時中央各部，頗多裁撤，除秘書處外，僅設組織部宣傳部訓練部三部也（胡漢民先生兼宣傳部長，戴季陶先生兼訓練部長）。

△幹部派之一帆風順。幹部派由三次大會後，可謂一帆風順。在中央雖有胡方之不時囁嚅，但尙無甚大意外，各省黨務，除華北各地糾紛較多外，其他則甚少麻煩。此因核心之力，尙足籠罩全局故也。二十年春，中央改變制度，將各部置於常

務委員指導之下，蔣胡戴孫及陳果夫等，均改任中央常委，不兼部長，於是宣傳部長改任胡之替身劉蘆隱，而以程天放陳布雷任副部長，訓練部長仍爲戴季陶，而以方覺慧代理部長，組織部則改由陳立夫任部長，余井塘張道藩任副部長，祕書長一職，則由常委丁惟汾兼任。此局，至第四次全國大會，始告終止，幹部派之優勢，亦與此局面同告改易。

#### △四全會後仍維舊局

第四次大會，在南京舉行者，仍在幹部派籠罩之下，而且各方代表，踴躍參加，較之同時在廣州舉行之四全大會之凌亂不堪，頗不可以道里計。此由於幹部派負責多年，自有若干優良條件與經驗，足供利用也。四全大會後，蔣陳二氏，仍任常委。中央各部取消，易爲委員會，組織委員會，仍以立夫主持，汪之谷正綱副之，尙無多大更易。此外更有一事，足值吾人注意者，卽年來國內共黨首要份子，被撲殺者，不知凡幾，可謂無一不經幹部派之手。幹部派之發軔，固由於反共，而仍隨時繼續努力滅共，則尤有足多者。

## 汪系之形成及其發展

▲汪氏之歷史與地位 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有聖人之稱，此雖帶有譏刺意味，但亦可以想其在國民黨內地位之重要。汪先生本人，在國民黨內之歷史較之蔣氏，自屬更深，追隨總理，亦二十餘年，今之論國民黨元老者，汪氏即其一也。但所謂汪系之形成，實為近年事，較之蔣系，且猶晚也。原來汪氏在黨內之歷史雖深，而平日頗清高自許，在總理生前，從未作過達官顯宦，既無虛榮之要求，亦無權利之爭奪，故本人並不需形成獨立派別，國民黨改組以前，汪氏固不隸屬任何一派，改組之後亦然。當國民黨改組時，汪氏為總理指定之一屆中委，但此時之汪氏，亦僅一普通中樞工作人員，從未特別為人注意，較之胡漢民氏之由留守而代帥，廖仲凱氏之由省長而財長，其煊赫與平凡，有如天壤之別。總理死後，黨失重心，共黨得極力發展其篡黨陰謀。當十四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之初，因俄國顧問鮑羅廷等推

崇，由汪氏出任第一任主席，而汪氏之政治地位，乃陡然增加，在黨內權力，亦一躍而上。但此時之汪氏，仍尙未形成所謂汪系也。

△二屆大會時之汪氏 二屆大會時，可謂汪氏在黨內之黃金時代，惟因汪氏負實際政治責任（國府主席）工作甚忙，黨事已無暇兼顧，且彼時汪氏對於共黨，尙頗信任，其所任中央宣傳部長要職，委共黨毛澤東代理，常務會議事務，亦大都托共黨譚平山林祖涵辦理，故在黨一方面，汪氏僅空負其名而已。至於政治方面，汪氏雖居主席高位，而此時國民政府高等顧問鮑羅廷，主宰一切，故汪氏在政治上，亦不能獨成一系。

△中山艦案之成名 三月二十中山艦事變發生，汪氏稱病離國，此事對汪氏似係一種打擊，但汪氏成名，亦由於此，蓋當汪氏請假赴法以後，共黨即發起作迎汪運動，曠使全國各級黨部民衆團體，紛紛響應，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慨。經此一番運動，而汪氏之名，乃在中國青年中留一深刻之印象，一般人亦以爲唯汪爲

今之完人，而黨聖人之名，亦起源於此。

△汪系之開始與形成。故當汪氏十六年四月回國至武漢時，已成全國青年一致崇拜之人物，而所謂汪系亦於此時，逐漸形成。蓋此時汪氏在表面上雖尙表示信任共黨，但實則已窺破共黨陰謀，暗中作自衛準備，此時，武漢方面非共黨之所謂左派人物，除徐謙別有懷抱外，其餘如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等，一方面感覺共黨之壓迫，一方面又覺與蔣系不能合作，與汪氏有同樣懷抱，故無形中，此數人在汪氏領導之下，自成一個系統。寧漢合作以後，汪顧陳王等更感處境之相同，故關係益切。

△粵方委員與改組派。武漢失敗以後，又回至廣州。共黨暴動，汪顧陳王等又同時失敗離粵，此時又形成所謂粵方委員派，即汪系之別稱也。陳公博顧孟餘等同至上海，陳辦「革命評論」，顧辦「前進」，汪氏亦別派人辦「貢獻」，鼓吹汪氏主張，故此時又有所謂改組派之形成。當時之改組派，實際亦非純粹國民黨組織，

蓋其份子，包含有國民黨黨籍之共黨投機份子，如施存統劉侃元馬溶許德珩等，皆屬改組派幹部分子也。

△改組派分裂與改造 十七年冬，改組派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會議，宣告分裂，無國民黨黨籍之共黨投機份子如施存統劉侃元許德珩馬溶輩，被驅逐出改組派，而改組派乃成爲一純粹國民黨集團。此時汪氏尙遠在法國，對於改組派僅屬名義上之領袖，而實際指導權在陳公博王樂平手中。改組派固係汪系之一部分，但不能完全代表汪系，但汪系左右，未必盡入改組派也，顧孟餘等即其顯例。

△擴大會議時之汪系 汪系之具體形成，在於十七年，但十七八兩年，實爲汪系頗沛流離之時期。張發奎等幾次失敗，唐馮亦不能獲勝，故汪氏本人，仍在法國度其流亡生活。十九年，閻馮在北方發動，汪氏以在黨內之地位聲望，自海外耑歸，馳赴北平成立擴大會議，於是北方黨權，大部落在汪系手中，汪系至此，乃得

稍爲吐氣揚眉，但不久閻馮失敗，擴大會議亦歸流產，而汪氏又去海外，度其閒散生涯矣。

△非常會議時之汪系 二十年陳濟棠在廣州樹獨立之幟，開府西南，形成一新局面，汪氏以桂系之故，又重來廣州，主持黨務，成立非常會議。但非常會議時代之汪系，迥異於擴大會議時代，蓋擴大會議時代，雖軍政大權，在閻馮手中，而黨權則尚在汪氏手中也；但在非常會議時代，汪系地位，僅等僱員，不爲所重也。

△國難發生後之汪系 自汪系形成至非常會議時止。汪系始終立在反蔣系地位，對於南京攻擊不遺餘力。但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已成爲全國一致之要求，於是蔣汪兩系，乃告合作。汪精衛氏本人，出任行政院長，而汪氏部下之健將，如陳公博任實業部長，顧孟餘任鐵道部長，褚民誼任秘書長，此時之汪系，固亦紅極一時也。

## 回胡系之形成與發展

△民黨元老派之首領 蔣汪兩系，雖俱爲國民黨內之大派，但其派系之形成歷史，遠不如胡系。胡系領袖胡漢民氏，爲國民黨內著名之元老派首領，其在黨之歷史，較之汪精衛廖仲凱兩氏，尤爲深長。當辛亥革命之初，胡氏即出任廣東都督。民國以來，胡氏在孫總理左右，亦極重要。

△胡系之萌芽與形成 胡氏城府甚深，權力既大，做事乃益小心謹慎，彼鑒於如無組織，勢必失敗，故在總理改組中華革命黨的時候，胡氏即漸有以本人爲重心之小組組織形成。此即今日之胡氏。當總理任非常大總統時，其秘書黃昌穀，以及林直逸等。均係胡系中人物。

△留守代帥時之胡系 當總理率師北伐之際，委胡氏爲後方留守。及至總理北上，大元帥一職，亦委胡氏代理，蓋此時總理左右，以胡爲領袖，總理有事，必先



找胡氏，故代帥之頭銜，亦落胡氏頭上，此時固胡系全盛時也。

▲總理逝世後之胡系 總理北上以後，即患病北京，奄然物化於鐵獅子胡同，此時廣東局面，乃引起大變化。蓋總理在日，黨之重心，自在總理；總理逝世後，黨失重心，胡氏之歷史與地位，雖尙足號召，但究不能唯我獨尊，加以客卿用事，喧賓奪主，俄顧問鮑羅廷，在廣東之權力，可以左右一切，故總理逝世以後，胡氏不能以代帥之尊繼任總理，並被摒斥。國府成立，主席既屬汪精衛氏，而胡氏僅得一空洞之外交部長，胡系至此，已不如前之煊赫矣。

▲廖案發生後之胡系 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廖仲凱在惠州會館被刺。胡氏此時為黨政軍各方重心之一，與蔣汪同稱粵鼎三足，故廖氏之被刺，影響甚大。廖之被刺，固與香港帝國主義有關，而主要動力，在於胡系之反攻，蓋胡系失勢以後，欲謀恢復昔日風光，而廖案於是發生。廖案發生以後，胡系不僅不能發展，且胡之介弟胡毅生及嫡系林直逸等均遭通緝，胡氏本人，亦不安於位，不得不遠避歐洲。胡

系至此，大受打擊。一屆大會時，胡氏以歷史之故，當選中委，但在一中全會中，僅得一身分極不相符之工人部長，此時共黨中樞頗得勢，胡氏當選工人部長，亦爲共黨之一種惡作劇，蓋此時之所謂工人運動，全在共黨手中，而中央工人部，又全在共黨馮菊坡（中央工人部秘書）支配之下，胡系在黨內，已被削除無餘。

△二·中·全·會·後·之·胡·系· 二屆二中全会，爲國民黨反共之開始。考胡系之失勢，由於共黨之排擠，則共黨失勢以後，胡系應可得勢。但當時國民黨並未公開反共，故二中全会雖予共黨以打擊，仍未能恢復胡系之地位。組織宣傳等重要各部部长，雖另易他人，而胡氏則依然一空洞之工人部長耳。其所屬之黃昌穀雖得一監察院委員，但胡系之政治地位，依然在水準以下也。

△清·黨·後·胡·系·得·勢· 十六年四月，南京清黨，寧漢分裂，時胡氏亦適由海外歸國，當任爲南京中央黨部之常務委員，兼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其他胡系份子，亦多假清共之名，逐其政敵，以快私仇。且有因利胡便，獲躋高位者。此時之胡系，又

幾回復得意時之風光矣。

△三屆大會時之胡系 當十四年廖案發生後，胡氏去國之際，與蔣介石氏之關係頗形隔膜，但自十六年回國在南京中樞負責以來，蔣胡之間，已友好無間，此時胡系頗為得志。在三屆大會時，胡系及準胡系之當選中委者，有劉蘆隱李文範（執委），桂崇基焦易堂馬超俊繆斌（候補執委），鄧澤如蕭佛成（監委），林雲陔（候補監委）等。此亦可謂胡系之全盛時代也。

△努力理論建設時代 在此時期，胡系穩可掌握中樞大權，頗努力於理論建設工作。國民黨中心理論，為孫總理之全部學說，而胡氏對此，加以闡發，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書，即於此時完成，二十年春，胡氏任中央常委，以其嫡系劉蘆隱任中央宣傳部長。

△胡氏辭職後之胡系 二十年春，胡氏因與蔣介石氏政見不洽，乃辭去立法院長及中央常委等要職，胡系至此乃大受打擊。雖劉蘆隱留任中央宣傳部長，但強弩

之末，已無能爲矣。

△非常會議又受打擊。

或以非常會議之作，導源於蔣胡破裂，及古蕭鄧三老南

下之結果也。時胡雖辭職住京，而其部下健將劉蘆隱桂崇基等，都爲非常會議之要角，胡系應在非常會議所召集之四全會中，可占得勝利矣，實則殊不然，胡系非但無利，抑且失敗。蓋先是因爭奪各省代表之故，劉桂均充上海執行部委員，但與孫系之馬超俊不能合作，而李烈鈞張知本二人雖不問事，實際亦甚嫉視劉桂之以後輩而驕蹇，同時江浙京滬皖五省市登記員中，復興分子雖多而無用，遠不敵改造派之活動，與改組派較相去尤遠，因此胡氏即用盡種種方法，所產生之代表仍爲少數。及粵會開幕之時，胡本人且力疾往港指揮，但結果依然失敗，胡系所得之中委，僅黃季陸等一二人耳。

△敬如神明防如寇盜。

自此以後，胡卽在港養病，僅恃高唱入雲之政治主張，

爲號召之策。胡之住港，原爲回粵地步，而粵中元老派及文治派，亦有迎胡主粵之

傾向，這當然有關於陳濟棠，於是陳乃防之甚嚴，絕不讓胡有回粵機會。如對於海軍改隸問題，胡雖三次斡旋，而陳終不接受，此事關係於胡者至大，因一則粵中軍權統一，胡至少失去不少事實上之機會，二則粵與孫之關係從此斷絕，勢成水火，胡拉粵則孫不參加，拉孫則粵不同意，影響於今後政治上者更大。但陳因粵中不能無元老，對胡亦備極恭敬，每有大事，或派專使，或親用長途電話向胡諮問，胡亦知陳威不可犯，欲借此重於粵則惟有事事依陳意，在此種方式之下，直至現在無少變。

△新國民黨化錢不少

同時因不得志於黨，乃欲另造一新組織，為自身發展之計，即新國民黨運動是也。胡之新國民黨，實欲搜羅一切國民黨分子，但藉口黨員向多背信叛變，非有一嚴格紀律，及重誓毒咒，不足以言防止，因此新國民黨之精神所在，即為宣誓。此議一起，陳濟棠首先採用於一集團軍，胡乃大為高興，認陳已同意於此辦法也。於是劃分全國為五區，派左右親信分頭活動，並以劉蘆隱為上

海主任，黃季陸爲廣州主任，立滙五十萬元與劉，囑其加緊工作。不意效果太壞，各地黨員之間新國民黨者，無不嗤之以鼻，而一切復興分子，向爲有名之貪污，今對外已無錢可括，乃轉而侵吞其領袖活動費，不一月五十萬已盡，所登記之黨員，連私人在內不足數百人，事聞於胡，爲之大詫，派其女公子至滬查賬，稔得內情，惟有懊喪而已。

## 回孫系之形成與發展

▲太子派之歷史發展 國民黨之唯一重心爲孫總理，此固盡人皆知，孫哲生氏爲總理之獨子，其在國民黨內之地位，已毋庸重複解釋。當時總理左右，附龍攀鳳之輩，對於孫哲生氏，極力擁戴，無形中結成太子派，黃惠龍等，即當時太子派之中堅人物也。總理在日，孫雖未任軍政要職，但因乃翁之故，各方莫不另眼相看。總理雖窮，而孫則有出於藍，尤勝於藍，經濟頗爲充裕。財源既足，來頭又大，於

是附和者日衆，而太子派之發展，乃蔚爲大觀，卒使元老派亦爲側目而視。

△一屆大會時之孫系 在一屆大會時，孫氏爲總理指定中委之一。當時中執委員名額僅二十四人，外加十七名候補執委，五名監委（一屆無候補監委），總共不過四十六人；而常選中委中，不無有與太子派有直接間接關係者，如執委覃振石青陽，候補執委茅祖權傅汝霖，監委鄧澤如等是也。門前大樹好遮陰，太子派在當時，雖有引起各方反對，但總無碍於發展。故孫氏除任指定中委以外，復得主持廣州市黨部。當時國民黨之權力，僅及廣州一隅，故市黨部地位雖低，而在整個黨內言之，則殊重要也。

△總理逝世後之孫系 太子派之發展，與其說是孫氏之力，毋寧說是乃翁之關係。故十四年總理逝世後，孫系之發展，未免大受打擊。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孫氏除在廣東省政府及廣州市黨部中插一席地外，別無所獲，不僅不及粵鼎三足（蔣汪廖），抑且不若古應芬（粵省府主席），蓋門前大樹已去，烈日自然難於

抵抗，而附龍攀鳳之輩，亦相率他去，此孫系衰落時期也。

△大規模之反攻計劃。總理之死，對孫系之發展，自屬爲莫大打擊，但在另一方面言之，則可鼓勵孫系之發展。蓋總理在日，孫氏不敢放膽去做，總理既逝，孫氏正可大展才幹。加以此時孫系正受打擊，自然欲謀反攻，此時亦正胡系謀反攻之時，但孫系之反攻方法，妙於胡系，孫系當時之反攻方法，有如下陣容：（一）在黨務方面，鑒於廣州中樞，爲共黨把持，本身改造既極困難，不得不另謀出路，故孫氏乃有另創新局面之宏圖，十四年冬西山會議之開會，即孫系宏圖之具體表現也。孫氏本人雖不出席西山會議，但西山會議，及至被否認上海二次大會四十四號之中央黨部，經費皆由孫系支出也。（二）在外交方面，由伍朝樞在香港進行一萬萬大借款計劃，以停止香港罷工及履行某種條件爲交換，另一方面，因倫敦及香港政府予以財政以外之某種援助。（三）在軍事方面，亦有相當計劃。

△大反攻計劃之慘敗。孫系佈置此項反攻，大費精力。據投函孫氏者謂，孫氏



本人，當時爲之寢食不安者數月，但此項佈置，完全失敗：（一）在黨務方面，西山會議完全失敗，上海之二次大會亦可謂全無結果，環龍路四十四號之中央黨部，亦旋即消滅，而廣州中樞，對孫之空氣乃益惡劣。（二）在外交方面，一萬萬元之大借債本已成功，即將簽字，但祕密洩漏，伍朝樞因此被廣州當局扣留，故孫系之外交計劃，完全失敗（三）在軍事方面，亦因被廣州軍事當局預爲偵知之故，宣告失敗。

△轉換新方面之成功 孫系至此，岌岌可危，其不爲胡系之續者幾希。幸孫氏眼明手快，情知非轉變方面，不足以挽回，共黨初受打擊之際，但孫系不爲落井下石之謀，反作雪中送炭之舉，對共黨表示超出友誼之同情，結果乃轉到共黨讚美，陳獨秀自一百十至一百十一期之嚮導上，對孫氏譽爲革命領袖之模楷。在寧漢分裂以前，孫氏已先至武漢，二屆三中全會上頗爲賣力，尤爲共黨所稱道，故武漢政府成立之初，孫氏卽膺要職，在黨部方面，爲中央執委兼青年部長，在政府方面，爲

國府常委兼交通部長。

△努力小組組織之進行。

在武漢政府，孫氏既不完全同化於共黨，亦有異於汪精衛氏所領導之左派，自成一系，對於本系小組組織之進行，極為努力，蓋孫氏鑒於共黨力量，全在組織，故頗重此也。

△再造國民黨之主張。

武漢政府失敗後，孫氏即至南京。於此時，孫氏即有再造國民黨之主張，乃發刊『再造』旬刊（十六年冬月創刊）以鼓吹其主張，孫氏之所以有再造派之稱，即由於此也。

△棄鐵道部長到廣州。

孫氏在南京工作，繼續三四年之久。鐵道部長之地位雖非如何崇高，而經濟來源頗為充裕，故在此時期，孫系之發展，有增無已。但去年陳濟棠在粵發動之際，孫氏突然離京至粵，加入非常會議，非常會議亦本擴大會議之容納各方俊傑，大會羣英，孫氏固其中俊俊者也。況孫系在粵，原有海空兩軍可以指揮，加以孫氏此來，攜有大宗現款，較汪系之既無兵，又無酬，空手而來者，

大有不同，故在非常會議中，孫系地位，遠出汪系之上。

△國難嚴重時之孫系 九一八事變發生，寧粵和平，蔣氏下野，孫氏出長行政院，組織責任內閣，以陳友仁爲外長，黃漢樑爲財長，陳與黃，均係新入孫系之健者，故以此時孫系，頗有煊赫一時之概。但惜好景不常，未幾，孫以財政無辦法卽辭職離京。孫既辭職，陳外長與黃財長同時下野。孰知禍不單行，廣東之海空兩軍，亦被陳濟棠解決。此孫系失意時代也。

△最近之遠謀與宏圖 但孫氏究不愧一有作爲之人物，故雖在失意之際，仍不失勇猛邁進之勇氣。其計劃可分述如下：（一）提出救國綱領，以取得民衆同情。（二）從事文化運動，出版及收買各種雜誌刊物，以製造輿論。（三）擴大本系組織，收容青年，以發展下層基礎。

## 回桂系之形成與發展及崩潰

在北伐軍沒有出發以前，國民政府之權力所及者僅有粵桂，桂省既占有實際地盤之一半，其勢力當然不可抹煞，因此國民黨內桂系之形成，亦起於此時。

△李、李、黃、當、選、二、屆、中、委。國民黨的二全代會，雖在共黨操縱之下舉行，但共黨亦深知桂系之不可侮，於是李濟琛當選執行委員，李宗仁及黃紹雄當選候補監察委員，與第一屆之李宗仁張知本，成爲桂系五委員。但此時桂系之企圖並不在黨，而爲軍事發展，此種現象至今未改，因桂系軍人與黨無緣，向不重視，抑且厭棄。於軍事則競爭極烈，李濟琛既掌握粵中精銳之第四軍，而李宗仁之第七軍編制又極龐大，計有五旅之衆，較之彼時每軍九團者，不啻增加一倍。

△北伐軍時期掌握前後方。北伐軍出發之時，最重要之後方留守爲桂系之李濟琛，而前敵總指揮又爲李宗仁。自湖南而湖北，湖北而江西，以及江右軍總指揮，李之風頭，不在諸將下。同時桂系之靈魂白崇禧，以總部參謀長兼東路軍總指揮，所以克復南京之後，桂系勢力爲獨一。十六年倒蔣之役，桂系實爲主角，但尙未至

全盛時期也。

△政分會時勢力半天下。武漢政府既倒，蔣亦不久下野，此時中央已全在桂系劫持之下，所謂臨時執監會議，但居其名耳！廣州雖有張發奎及共產黨二役，不久即為李濟琛勸平，南中一隅，桂系所有也。武漢政治分會，程潛為白崇禧所拘禁，中國中部，全為胡宗鐸陶鈞所據。而白崇禧又以四集團軍乘一二三集團軍北伐成功之便，疾馳入北京，以兵力之雄厚，及暗中勾結楊宇霆倒張之故，北平政分會之實際，自能左右之。加以李宗仁控制南京，黃紹雄坐鎮廣西，所以彼時蔣雖復職，亦無如桂系何。二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時，國民黨在桂系之下幾無自由可言。

△得之也易失之亦甚快。桂系之得攬大權，全在因利乘便之點，當時又誰知失敗之快，有不及料者。自三全大會決定討伐桂系後，李濟琛被扣，廣東為陳濟棠陳銘樞所襲。西征軍亦不費吹灰之力，長驅入鄂，胡宗鐸陶鈞伍庭有兵二十萬不能一戰僅以身免，最有智謀之白崇禧又病在西山碧雲寺，雖幸能逃出平津，但率而北上

之十萬大軍全歸他人所有矣。僅剩一李宗仁逗留湘南，收集敗逃之衆，如欲北上爭鄂，則後方已爲粵軍邀擊，如欲南下爭粵，則西征軍已分路入湘，幸賴黃紹雄之獨守廣西，竭力接應，乃得收殘餘回桂。

△白泥一戰從此不復振。

桂系雖失敗，但在兵力及財力上尙甚充足，白崇禧趕

回廣西以後，加以整理補充，盡削胡陶等兵權，而親自爲前敵指揮，軍勢又振。果然自梧州回擊肇慶，由小花江暗抄清遠，均甚得手，最後進兵至白泥，距廣州已不足百里矣。但白泥一戰，全師崩潰，非但佔有之粵西北盡失，且梧州，桂平，桂林亦相繼陷落，僅剩南寧柳州未破矣。此時若非張發奎軍入桂，恐將不免於全滅，但粵桂聯軍雖曾一度反攻至清遠花縣四會之線，而潰敗一如白泥戰役，桂系始難於出省一步。

△非常會議桂系又抬頭。

自此以後，極右之桂系乃追隨於極左之汪系之後，擴

大會議，桂系有張知本及胡宗鐸參加，非常會議起，粵桂釋嫌合作，桂系乃能稍定

喘息。並於廣州之全會中，產生張定璠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等四桂系中委，桂系在黨勢力，爲之倍增。同時張發奎軍調離桂境，廣東又在多事之秋，桂省得以休養生息，徐圖發展。目前南方有胡桂合作，夾攻廣東之謠，或者桂系將來，尙有一番事業也。

## 回銘樞系之形成與發展

△陳銘樞之出身經歷 銘樞系者，陳銘樞所領導之系統，亦國民黨新起之一派也。

查陳銘樞本係粵軍部下，北伐時任第四軍第十師師長，兼第四軍指揮官。在黨內，無論就地位與歷史言，均與上述各系之領袖相去甚遠。但北伐之役，四軍頗著戰功，有鐵軍之稱，故陳氏亦以功升第十一軍軍長。當時武漢反蔣空氣，已甚嚴重，陳氏鑒於共黨有篡竊陰謀，故毅然棄職離漢，至南京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其後

歷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右翼剿匪總司令等要職，今年在淞滬抗日作戰之十九路軍，其舊部也。

△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在不久以前，陳氏尚係一純粹蔣系之健將，一唯蔣之馬首是瞻。但去年在贛剿匪，興國之役，頗受創傷，因刺激甚深，遂以爲國民黨不僅在組織上有些缺憾，即原則上亦有改絃更張之必要。故當時在無形中。銘樞主張上傾向於社會民主主義，此外間有陳氏組織社會民主黨之傳言也。陳氏在江西剿匪之際，發現匪區內A B團之組織，有相當力量，故對於A B團頗多引用，此外間又有陳氏加入A B團之傳言也。

△甯粵合作適逢時會 九一八事變以後，甯粵合作，陳氏爲雙方中間之唯一要人，甯方固用陳以與粵方接洽，粵方又以陳接近。故甯粵合作實現以後，陳氏身兼京滬衛戍總司令及交通部長等要職，成爲重要紅員矣。

△新政治中心之形成 陳氏地位既重要，左右附和之人自衆，故陳氏之政治地



位，乃益重要，陳氏於政治活動之外，對於文化活動亦頗重視，在上海有一大規模之出版機關，收羅文士政客極多，在上海出版各種雜誌刊物，鼓吹有異於國民黨之政治主張，儼然成一新政治中心矣。

▲一·二·八事變後趨勢 一·二·八事變後，十九路軍以抗日之功，得全國擁護，陳氏既為十九路之前輩，故於陳氏之政治活動，亦頗有利，雖以後陳氏辭職，但陳氏之活動，並不因此而中落也。

## 回粵系之形成與發展

所謂粵系，即陳濟棠所領導之廣東實力派也。陳濟棠為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在黨內初無歷史地位可言，在北伐時期，陳氏留守後方，亦無戰功可表，唯廣東財富之區，陳氏留守後方，收入獨豐，故財政極為寬裕，儘力發展部隊，李濟琛倒台以後，廣東即為陳氏之天下。去年倡言獨立，成立非常會議，與中央對抗，成西南

政治中心，而所謂粵系，亦於此時，見重於世。九一八以後，寧粵雖告合作，而粵方依然維持半獨立狀態，今日中央之提及粵方，猶爲頭痛。四屆大會在寧粵分開，粵方之四屆大會，當然以陳系爲中心，現隸於粵系中委者計有李揚敬，余漢謀，林翼中，陳耀垣，區芳浦，關素人，崔廣秀，香翰屏，唐紹儀，林雲陔，鄧青陽，繆培南等。

### 馮系之形成與發展

馮系者，馮玉祥所領導之系統也，馮本爲北洋系之後起健將，十三年倒戈曹吳，傾向國民革命軍。十六年出關，與武漢北伐軍會師鄭汴，寧漢合作以後，遂爲南京政府軍事政治重心之一，三屆大會當選中委。但此後又幾經轉變，直至今日，仍屬反中央之一員健將。其在黨方勢力不大。現在屬於馮系之中委，有黃少谷，鹿鐘麟，薛篤弼，劉守中等。在軍事方面尙有相當潛勢力。

## 閻系之形成與發展

閻系爲閻錫山領導之系統。閻亦北洋系健將，於十七年反正，加入國民黨，任軍政要職，三屆大會，當選中委，亦南京政府軍事政治重心之一也。十九年在北平倡導獨立，成立擴大會議，對抗中央，閻在山西，自始至終，卽自成一系。擴大會議時，爲閻系之全盛時期。擴大會議旋告失敗，但迄今日，閻系仍保有晉綏地盤。現屬於閻系之中委，有趙不廉，楊愛源，傅汝霖等，亦可稱一霸也。

## 中山先生北上經過

譚松

△北上的勝利。 翻開民十三年之歷史，我們便看見有兩件最有意義最偉大的事：  
一即國民黨的改組；一即中山先生的北上。關於國民黨改組的成就，此處且不

說。中山先生北上，是在十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北方政局驟起變化，馮玉祥倒戈，曹吳覆敗之後。只因孫先生毅然有此一舉，便廣遍地宣傳了國民黨的主義，喚醒了北方民衆，都集中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共同作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之爭鬥。同時并揭破了軍閥·官僚，帝國主義陰謀，使代表封建惡勢力的段琪瑞及曹吳諸孽，以後在北方都永無插足的餘地。——這一切一切，都是中山先生北上宣傳之勝利，值得吾人今日紀念的。

△北上前的幹部會議 北方政變後，吳佩孚下野，曹錕被囚，國民軍將領馮玉祥，胡景翼及段琪瑞都有電到粵，歡迎中山北上，并有願推先生爲元首，共同解決國是之表示。孫先生接電後，爲應付此事，即在帥府召集國民黨的幹部會議，當時所有黨員要人，如胡漢民，汪精衛，廖仲凱，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孫科，宋子文等皆列席。客卿鮑羅廷亦以高等顧問資格而參加會議。席間，衆皆認爲曹吳軍閥既倒，便是統一中國的時機已到，革命大業豈可長久偏安于粵地?!一致贊成中山

先生北上 去領導國民革命。於是北上之行遂決，大家即席舉手歡祝「中山北上萬歲」，孫先生亦異常高興，當日即在報上發表長篇談話，發表「北上宣言」，通電各省。民衆亦迭開歡送大會，熱烈的表示擁護。以是廣州的革命空氣驟增緊張，全國局面亦爲之一變。

△托孤之一幕 會議後第三日——即十一月十二日

中山先生即離粵，委胡

漢民爲代元帥，留守廣東，廖仲凱，蔣介石輔佐之。孫夫人，汪精衛，戴季陶，孫科，宋子文等則附駕隨行。臨別，先生乃鄭重向留粵同志告別曰：「我把改組後的國民黨這個未滿週歲的嬰兒，交付給你們同志，希望你們好好看護他吧！他就是我的魂，他就是中國唯一的救星！假如以後他可以長大成人，能夠起來救中國，那不消說，當然是你們保姆的大功勞！我的責任是盡過了的，現在正臨到了你們。我的年紀已老，身體太弱，這次北上，是死是生，或成功或失敗，我都不問的，——總之只要你們能夠努力革命，國民黨能夠振作，不辜負我的期望，我此次就是丟了老

命，我也是快意的……』不幸此言竟成懺語，先生從此一去不復返。故後來人都認為這番告別話，是先生『托孤』的哀感。

△上海登岸的壯舉 中山北上最光榮之紀錄，便是孫先生當日那種反抗帝國主

義與軍閥的大無畏精神，單騎北上，不避任何艱險。當時各帝國主義，鑒于廣東革命政府鎮壓陳廉伯，屢次打擊香港政府的事實，聽見孫先生北上，他們是十分害怕的。知道這樣一來，顯然是革命範圍的擴大，他們在長江及華北的利益，將來也免不了遭遇打擊。要是置之不問，是不放心的，想用強力阻止，又覺不妥當，而且也不可能。于是只有當先生宣言北上，將到上海時，他們便在報上大放厥詞，大唱什麼『條約神聖』『租界神聖』的高調，竟欲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但這種無理的威嚇手段又有何用！我們的孫先生仍然是毫無畏懼地，毫不客氣地義正詞嚴答覆了他們：『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這領土的主人；你們租界當局不過是客位，主人行使職權在這領土之內，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我登岸之後，并且還要住在

租界裏，只要不犯租界普通條例，無論什麼政治運動，我都可以做……」所以結果屈服了帝國主義者，中山先生還是以主人資格，受民衆熱烈的歡迎，在上海登了岸。

△民衆歡迎的盛況 中山先生是于十三年十月十二日離粵北上，十七日到上海的。先是各民衆團體聞孫先生將到上海，即準備作大規模歡迎，曾一度開籌備會于上海大學，加入團體不下數十個，帝國主義當局固不知也。及期，各團體都派代表到黃浦灘守候，不十分鐘，民衆不期而集者數千人，迨孫先生登岸，羣衆即團團圍之，歡呼若狂。帝國主義聞訊，即加派大批武裝巡捕前來鎮壓，然此時羣衆已擁孫上汽車，衝入租界矣，一登法租界，上海大學學生，首先展開了『青天白日』的國旗，羣衆亦隨之，沿途高呼口號，于是『擁護我們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一片洪濤巨浪，席捲了全上海！可謂有租界以來，未有的狂舉，帝國主義亦無可如何。孫先生見之，異常高興，他被羣衆擁了到莫利愛路

的住宅，並不即刻入屋，只是儘站立在門首的石墩上，任羣衆瞻仰，羣衆對之都高呼『萬歲』，先生亦笑容可掬，頻頻的揮手，頻頻點首表示感意。

▲共產黨對北上的爭議 由此可見當日孫先生的北上主張，實在是一般民衆的要求，正是最革命的表現，然而很奇怪的是，那時已在國共合作之下的共產黨，却極端反對此舉。自中山北上消息傳到上海後，C P中央即持驚疑與反對態度，作壁上觀。曾一度在『嚮導』報上討論此事時，張太雷羅亦農輩硬說中山北上就是『放棄廣東革命事業』，就是『與北洋軍閥謀妥協，不啻背叛革命，違反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可是瞿秋白陳獨秀等則反對之，力駁此議之非是。并闡明『國民革命中階級合作』的理論，歷述中山北上對於革命實際種種利益。後來第三國際訓令到申，據說也是同意瞿秋白這主張。兩派遂停爭議，於是共產黨便一變反對中山北上而為贊同中山北上了。

▲北上在歷史上的意義

其實當時孫先生的北上主張，其意義與目的，都很明



顯，舉其大者，簡單說之，約有數端。（一）領導國民革命。（二）擴大國民黨的宣傳。（三）號召國民會議，喚醒北方民衆起來參加革命。（四）銷滅曹吳軍閥惡勢，促成國民軍使之與民衆結合。（五）放棄西南地盤，表示願爲中國謀和平統一的決心。這些主張，是孫先生在『北上宣言』及後來在上海本宅開茶話會，招待新聞記者，都再三提及過的。先生對於『號召國民會議』，喚醒民衆的工作，特別注意到處用力宣傳。

▲號召國民會議 先生對於國民會議，認爲就是人民參預政治。解決中國糾紛，共謀和平統一的最好辦法。故先生一到上海，即努力『召集國民會議』的工作。一面發表『北上宣言』詳釋國民會議的主張。一面組織『國民會議宣傳委員會』，指派同志赴各省宣傳（當時受中山先生命令赴各省宣傳國民會議同志，有沈玄盧，王樂平，朱霽青，王陸一，高爾松，王秋心，劉一清，梅電龍，夏羲，韓覺民等二十餘人）先生的國民會議，是根據國民革命的理論，以不分差等，不分階級

如下舉這些團體構成的，（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政黨。（九）共同反對曹吳各軍。這樣有工農政黨參加的國民會議，正是一班反動的軍閥，官僚最害怕的，故後來段祺瑞便拉攏一些走狗開所謂『善後會議』藉以抵制先生此項主張。以致國民會議未開成，先生即賈志以沒，臨終時猶慙慙以此爲念，良可慨也。

## 廣州時代的中央黨部

鄒翠芬女士

△時代的劃分 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沒有成功以前，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是長期的駐留在廣州，所以如果要說中央黨部在廣州的歷史，那倒是很長很長。但所謂『廣州時代』這一名詞，在現代史上幾乎成了一個專門名詞，其期間是指國民政府成立（十四年七月一日）至十五年冬北遷，因爲這是國民黨在廣州的全盛時代。但我這

裏所要說的，單是指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後，至北遷武漢爲止，換句話說，就是十五年的中央黨部。

△二次大會以後的中央，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歷史上是所謂左派勝利的最高峯，所以二次大會以後的中央，充滿了左派與O.P.的勢力，右翼的西山會議派的勢力被驅逐殆盡。那時中央各部處的負責人名單如下（有×記爲O.P.）：

「一」常務委員九人：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孫科，蔣中正，吳玉章（×），丁維汾，林祖涵（×），不詳。

「二」秘書處：秘書長不設，書記長劉芬（×）。

「三」組織部：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

「四」宣傳部：部長汪精衛（不到差）代理部長毛澤東（×），秘書沈雁冰

（×）。

「五」青年部：部長甘乃光，秘書黃日葵（×）。

「六」工人部：部長胡漢民，秘書馮菊壇（×）。

「七」農民部：部長陳公博，秘書羅綺園（×）。

「八」海外部：部長彭澤民，秘書許甦魂（×）。

「九」商民部：部長王法勤，秘書黃樂裕（×）。

「十」婦女部：部長何香凝，中文秘書黎沛華，英文秘書葛季膺（×）。

以上七部一處中，除最重要之組織宣傳兩部之部長均係C P外，其餘五部之秘書，無不為C P，而部中大權，則在秘書手也。秘書處之書記長劉芬亦係C P，中央黨部C P勢力之盛，可見一斑。

△中央附屬的三個學校。除了這七部一處以外，中央直轄的附屬機關，有三個學校，一是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一是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一是中國國民黨婦女運動講習所，政治講習班與婦運講習所，都是設在中央黨部內的，而農運講習所，則設在番禺學宮。政治講習班原為準備北伐，對湖南工作而設的，所以學

生以湘籍爲多，而五個理事（負最高責任的）都是湘人，計名單如下：譚延闓、陳嘉祐、毛澤東（×），林祖涵（×），李富春（×），五個人中，倒有三個C P；教授之多爲C P，那是不用說了。這講習班的最高負責者就是毛澤東，同時他還擔任『問題討論』這一門功課。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所長也是毛澤東，教務長是蕭楚女（×），教官也是C P一流人物。婦女運動講習所的所長是何香凝，但負責實際責任的，是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

▲毛澤東的權威 毛澤東那時在中央黨部，可說是唯一的紅人了，他身兼宣傳部部長，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政治講習班主任理事，政治週報社（中央直轄）社長，特別委員會（中央直轄對湘秘密工作機關）委員；風頭之健，駕譚平山林祖涵而上之。

▲三·二〇事變 但是，物極必反。C P在國民黨內勢力到極茂盛的時候，反響立刻就來了，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變發生了，蔣介石開始反共了，於是C P的

勢力大受打擊，接着就開了二中全會，在二中全會上通過整理黨務案，給了C P一重大打擊。

▲整理黨務案的內容 有名的整理黨務案是五月十五日通過的。其內容完全是制裁C P，要點如下：一，C P黨員，不得兼中央黨部部長；二，中央常委名單，C P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三，籌開兩黨聯席會議。

▲二中全会後的中央 二中全會通過了整理黨務案以後，C P不准兼中央部長，所以中央各部長都有了改動，其名單如下：

「一」秘書處：秘書長葉楚傖，書記長取銷。

「二」組織部：部長蔣中正，陳果夫代理。

「三」宣傳部：部長顧孟餘。

「四」青年部：部長丁維汾。

「五」工人部：部長胡漢民。

「六」農民部：部長甘乃光。

「七」婦女部：部長何香凝。

「八」商民部：部長王法勤。

△顧孟餘大刀濶斧。中央各部工作人員，非有過失，不輕易撤換，中山在時，曾下有手諭，故中央工作人員，生活較有保障。詎顧孟餘接任中央宣傳部時，將所有職員，上自秘書，下至僕役，調換一空，實開中央未曾有之惡例。於是丁維汾接任青年部長時，亦做顧孟餘之辦法，將舊有職員，完全辭退，而換一批私人，中央黨部至此，已完全官僚化矣。

△張靜江代理主席。在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議常務會議設置主席，一致通過，並以蔣任主席，因蔣氏出發在即，乃推張靜江代理。葉楚傖氏之得任秘書長，張氏之力也。

△添設軍人部。二中全會以後，蔣介石又提議中央專設一軍人部，管理軍隊方

面之黨務工作。即以蔣任部長，而以曾擴情任秘書。當時中央各部，死氣沉沉，宣傳部尤等虛設，唯軍人部成立以後，工作極力振興，使暮氣沉沉之中央黨部，氣象陡然一新矣。

△設中央學術院。葉楚傖既任秘書長，在張靜江前極力主張設立中央學術院，提議通過，即命葉開始籌備，葉乃大招同志，來院肄業，但開學不久，中央黨部即北遷，學術院亦無形解散矣。

△男女同志間風流韻事多。中央八部一處，職員頗不少，其中女同志亦有一二十人，加以婦運講習班學生百餘人，類皆妙齡年華，風流多情，而男同志中，風流個個，子建之才，子都之貌，比比皆是，於是風流韻事，傳遍羊城。女同志中如黏××之騷，劉××之淫，王一知（施存統張太雷之公妻）之肥，楊復南（黃平之妻）之瘦，金佩瑤之高，曹華之矮，高恬波（阮嘯仙妻）之黑，趙雪如之白，皆可獨步一時。真所謂環肥燕瘦，各極其妙也。當時之中央黨部，在大東路三十號，即前省



議會舊址，大門開一小咖啡店，專供中央職員及學生小飲，男女雜座，此類佳話，真是多不勝述。男同志在小咖啡店敘飲時，所談者無非女同志之故事，而某女同志之貌可打七十分，某女同志之貌可打八十分等等，尤為主要之談話資料。由此各人評判，結果乃公決中央黨部女同志中以×××為最美，但當時皇后尊稱，尙未通行，最美之×××則羣稱之為中央之花。女同志既被男子任意評判，亦不甘示弱，紛紛評判男同志之容貌，某也最醜，某也最美，某也平平。而某女同志與某男同志關係如何，則各人都打聽得清清楚楚，不能隱瞞也。

△醜男子戀女秘書。男同志中之最醜者，公推蕭楚女，蓋蕭一臉大麻子，可以嚇得人死也。蕭亦自認不諱，並改其名曰蕭楚女（醜女諧音），蕭不僅面麻，且耳患重聽，而年事亦較長矣，論理彼將難得女同志之青睞。然彼雖無子都之貌，卻有子建之才，故竟與女秘書葛季膺戀愛。葛為著名C P 恠代英之弟媳，恠代賢之妻。但戀愛不一月即分裂矣，說者謂麻子究竟吃虧。

△遷武漢風流雲散 十一月間，中央決議遷都武漢。十二月七日之晨，全體出散，從此大東路三十號中，風流雲散矣。

## 遷都武漢的經過

鄒翠芬

△遷都的最初動機 國民政府是在廣州成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也是長期的設在廣州，第一第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也都是廣州舉行，孫中山的一身事業，大半是在廣州做的。所以廣州實在是革命的發源地，是國民黨的老家。但是孫中山以下，國民黨的要人，沒有一個人願意想把國民黨的政治中心長久設在廣州，國民黨之偏安廣州，實在是不得已的事，只要一且有機緣，就想向北發展。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孫中山的閉幕詞中即有希望第二次大會能在北京舉行的話。在第二次大會中，汪精衛又重復孫中山的話，希望第三次大會能在北京舉行。可見在他們心

目中，廣州決不是一個永久的政治中心，不過是暫時偏安而已。

▲聯席會議上的討論。一九二六年秋季，當北伐軍在前方所向無敵，捷報頻來之際，廣州的中央黨部召集了一個『中央各省海外及各特別區聯席會議』。這個聯席會議是十月一日開幕的，出席的人物，除了中央執監委員而外，還有各省黨部，各特別區黨部（當時察哈爾綏遠等劃為特別區），各海外總支部等的代表。範圍很大，不過稍次於全國代表大會而已，實際上還是集全國代表於一堂。這次聯席會議所討論的重要的問題很多，遷都問題即為其中之一，當時總司令蔣介石自前方來電，主張遷都武漢，出席會議的人，也有許多是主張遷都的。但那時漢口漢陽雖已佔領，而武昌城仍在劉玉泰陳嘉謨手中（武昌城於十月十日始攻破），江西問題也沒有解決，所以實際上簡直還談不到遷都。因此會議對於遷都問題並沒有具體的決定，僅僅在原則上同情遷都而已。

▲籌備遷都的開始。雙十節打開了武昌城，在江西的勝利也有很大的發展，於

是遷都問題就逐漸的具體化。十月下旬，鄧演達張發奎自武漢前方乘飛機回廣州，與後方要人接洽遷都問題。於是遷都問題乃由討論而逐漸實行，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乃開始遷都的預備。

▲力主遷都的人物 當時主張遷都最力的，大概是前方的將領，如總司令蔣介石，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第十師長陳銘樞，第十二師長張發奎等，但共產黨員，頗有一部分反對遷都，而另一部分則主張遷都。

▲主張遷都的理由 當時主張遷都的，也有許多理由，其主要者如下：（一）革命勢力的發展，前方最高機關作政治領導，非遷都武漢，不足以應時勢發展之需要，因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遠在廣州，在指導上實有鞭長莫及之憾。（二）兩湖初下，人心未定，非最高機關坐鎮，不足以資鎮攝。（三）前方軍事節節勝利，但久戰則疲，最高機關遷至武漢，可以鼓勵士氣。（四）廣州太偏於南部，不足以號召全國，武漢地處中心，頗適於建都。（五）廣州革命勢力已有基礎，最高機關北

遷，可不受影響。

△反對遷都的理由 但同時反對者也提出了許多理由，主要者如下：（一）武漢雖為全國中心，但易被封鎖，不適建都。（二）兩湖初下，基礎未固，建都武漢，殊為危險。（三）廣東革命基礎並未鞏固。

△第一批出發考察 中央為慎重起見，乃派中委孫科，宋子文，陳友仁，宋慶齡，及國民政府高等顧問鮑羅廷，出發赴武漢考察是否適宜建都。孫科等係於十一月初旬出發，他們到武漢即來電主張遷都，於是遷都遂成決定。

△出發路線的討論 雖然粵漢路尙未築好，但自廣州至武漢的途徑，當然是由廣韶路到韶關，至長沙，轉武長路至武漢。因為那時江浙皖都在孫傳芳手中，當然不能由海道至上海轉武漢。但當時蔣介石在南昌，因有事須與中央要人會晤，故來電主張經江西赴武漢，中央乃決定依照他的提議。

△在江西的逗留 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於十五年十二月七日由廣州出發，出

發的人員，有國府代理主席譚延闓，中委何香凝，及職員數百人，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到達南昌。但因為政治關係，在南昌逗留了兩個多月，至十六年二月下旬，始全部遷至武漢，在武漢正式辦公，但不久即寧漢分裂矣。

## 遷都旅程記

楊新華

▲出發前的情形 關於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的經過，上篇已經說過，現在我所要說的，是廣州遷到武漢的途中的經過。我是隨行的一人，所以我的所見所聞是很真確的。

自從中央黨部決議遷都武漢以後，十一月下旬（一九二六年），中央的各部分就開始籌備。當時所決定的路線，是自廣州出發，乘廣韶火車（粵漢路南段）至韶關，出南雄，度大庾嶺（梅嶺）入贛，自南安贛州沿贛江北至南昌，再去武漢。此

爲旱路，但同時中央也准許各職員自走水路由上海赴武漢。但負有特殊任務的人，這種自由是除外的。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對於出發的職員，中央規定每人發給薪餉一月（這是中央贈送的，不在薪餉內扣除），預支薪餉一月，路費水路七十元，旱路一百元，治裝費一百元。所以薪餉百元的職員，一次可以領到四百元（水路是三百七十元）。

△別矣廣州 十二月七日的早上，在東方還沒有發白的時候，我們就在大東路中央黨部集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擠了一大堆，在晨光曦微中，向天字碼頭出發，大部分的人是坐小輪船的，我們幾個人僥倖得坐了大南洋汽船，向黃沙車站出發，中央婦女運動講習所的學生，一個個都打扮花枝招展在天字碼頭歡送我們。八點鐘就到黃沙，上了粵漢路的專車，但是可憐得很，這專車是幾輛三等車湊起來的，僅有的一輛二等車，是讓給譚延闓的，我們只好坐三等了。八時三十五分，汽笛一鳴，我們就和廣州分別了，靜悄悄連歡送的軍樂也沒有，這簡直是不像遷都。

▲同•行•的•人•物• 在一起出發的，除了中央黨部各部處以外，還有國民政府的一部，黃埔同學會的一部分，中央學術院的學生等，連國民政府衛士隊的衛兵，一共  
有六七百人。其中重要的人物，有譚菩薩（譚延闓被稱為南方的黎元洪，故又有譚菩薩之雅號），打字機器（顧孟餘），革命母親（何香凝）等，至於女同志，倒也有七八位，但大多已經徐娘半老，如黎劉之輩，三月桃花，未免減色矣。其中最為同伴所傾倒的，是婦女部的Y姑娘。她雖無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然而十七妙年華，正是女子最好的時代，所謂少年無醜婦，十六七八歲的妙齡姑娘，正當含苞待放的時候，那種滿園春色關不住的媚態，使人見了多少有點心動，何況Y姑娘善歌善舞，亦淫亦蕩，見了男同志——尤其是見了那些年輕漂亮的男同志，總是熱辣辣的恨不得在你面前脫下袴子解小便，所以更加使人心醉神往了。這樣的Y姑娘就成了顛倒衆生的女神了。

▲宣•傳•隊•的•活•動• 遷都雖不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但至少也是一件有歷史的



要事。普通人家搬遷還要放幾個爆竹，遷都豈可無聲無氣？但是我們的中央宣傳部，在打字機部長領導下，完全成了一個一無所事的機關，倒是軍人部的宣傳科出來做了許多宣傳工作，在路上的宣傳隊，也是我們組織的，一路頗為活躍。

▲韶關的耽擱 當天下午就到韶關，大家在車上過了一夜。八日韶關休息了一天，九日纔由韶關坐船向南雄進發。在韶關那一天，駐軍教導師師長陳嘉祐招待我們開了一個聯歡會，丫姑娘在聯歡會中又唱又跳，鬧了半天。

▲南韶途中的虛驚 從韶關到南雄，坐船要坐七天，到十二月十五日纔到了南雄。在自韶關到南雄的途中，我們却飽受了虛驚。那自韶關開船的第二天下午，這笨重的木船剛過了五馬觀湖，就停泊不開了，據說前面有大股土匪盤據，企圖搶劫我們。衛士隊全副武裝上岸去巡邏了，我們也準備了自衛手槍，預備來與土匪奮鬥一下的，果然，在衛士隊上岸不久，槍聲就起了，這些女同志們一個個都嚇得面無人色，但事實上，這天還是很平安的過去了，土匪的影子也沒有，槍聲是衛士隊的

示威。

▲南雄軍民聯歡會 中央黨部於十五日到了南雄以後，十六日在南雄休息了一天，由宣傳隊聯合南雄縣黨部開了一個盛大的軍民聯歡會。那天正是南雄縣黨部開第一次全縣代表大會的時候，而南雄縣總工會全縣代表大會，也正在這個時候開幕的，所以南雄的革命空氣，真是空前的濃厚。南雄有一個中山公園，是建築在南雄城牆上的，十六日那天，在軍民聯歡會開過以後，由軍人部宣傳隊在中山公園中招待縣黨部及總工會出席大會的代表，一直鬧到深夜始散。

▲譚延闓梅嶺題詩 十二月七日那天早上，中央全體職員由南雄出發赴南安（江西），自南雄到南安，路程是一百二十里，原分兩天走，但大部分的人，只走了一天。

自廣州出發以來，一路上不是火車，就是民船，沒有走過一步路，但自南雄到南安，卻非走路不可，因為大庾嶺不能飛渡。自南雄到南安本來可坐轎，中央黨部

在廣州出發時，已由韶關前站電告南雄，將所有轎子，預定一空，所以有許多人不得不向隅了。譚延闓坐的轎子，是南雄縣長的『御坐』當然是比衆不同。當這位譚主席坐了轎子過梅嶺的時候，眼見嶺上梅花盛開——『十月先開嶺上梅』，確是件事實，那時陰歷還是十月底，而嶺上的梅花已經盛開了——不覺大動詩興，即在嶺頭石壁上大做其詩。

△列寧小學的諷刺畫 從南雄到南安的途中，有一個農村（還是屬於廣東的）亦竟發現了一個列寧小學，那是農民協會辦的，可想這裏的赤化程度已經很深了。列寧小學裏還掛了一張很有意義的諷刺畫，是一個小學生畫的，這真不愧是一個天才的畫家。

△贛州的逗留 由南安溯貢江下駛，二十日的傍晚到了贛州，這是江西南部的一座大城，有四五個中等學校，有四五個報館。二十一日在贛州逗留了一天，譚延闓的興趣很好，到處遊玩，在有名的八境台，不慎失足，跌了一交，幾乎要了性

命。

▲吉·安·的·非·基·運·動· 二十二日早上，從贛州乘船出發，二十五日的上午到了吉安。那天是聖誕節，基督教在江西頗有勢力，而吉安的教會勢力，尤其偉大，在往年的聖誕節，吉安城中，真是舉國若狂。但今年革命軍來了，革命軍是反對基督教的，縣黨部與民衆團體，都努力着做非基督教運動，所以基督教方面頗感受壓迫。但他們的勢力也是根深蒂固，所以一方面儘管是做非基運動，一方面基督教的宣傳也很努力，雙方拔劍張弩，形勢極爲緊張。那時正值嚴重的補充師到吉安，補充師的官佐，共產黨很多，所以也很努力做非基運動。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在公共體育場開了一個盛大的非基大會，中央黨部到時，大會尙未開會，所以大會開時，中央職員全體都參加了，『打字機器』也被抬到主席台上去講演了一大遍。

▲樟·樹·鎮·的·風·流·故·事· 中央的職員，大部分還是年青的小夥子，在這二十多天的長途跋涉中，得不到性的安慰，Y姑娘的普遍性的誘惑，又是可望而不可即，所

以也都感覺到性的苦悶程度達到了極點。二十六日的午間由吉安到了樟樹鎮，因為有一夜的耽擱，而樟樹鎮又有小九江之稱，頗有不少花姑娘，於是這一羣一月不嘗肉味的青年，至此誰都不能忍耐了，於是樟樹鎮的花姑娘，就大部分被中央黨部的同志所佔了，風流故事，傳遍贛江。

△南昌度歲記 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四時，全體到達了南昌。本來預計在南昌停留一天就走，但事實上，到了南昌，竟不走了。

初到南昌的時候，各部分各自找棧房住，後來知道暫時不走的消息。於是搬到心遠大學，將心遠大學作爲中央黨部的臨時公寓。就在心遠大學裏過了年。

△蔣介石的設宴 一月三日那天晚上，總司令蔣介石在總司令部（督署）內宴請中央黨部的全體職員，到會的要人，除蔣介石以外，有譚延闓，唐生智，加倫將軍，李宗仁，白崇禧，朱培德，陳銘樞等等，與我們同來的『打字機器』及『革命母親』也都到了，而且『革命母親』還演說一番，說到廖先生，不覺老淚縱橫，合

座悽然。而蔣介石的演說，尤爲慷慨激昂。

▲在包公館辦公，因爲蔣總司令主張把中央黨部設在南昌，所以就在六眼井包公館作爲中央黨部部址。包公館原是江西省銀行行長包某住宅，因包有反動嫌疑，其公館遂被作爲逆產充公。

▲忽然又遷武漢 十六年三月上旬，中央忽發一通告，謂三日內遷武漢，至第三日，果全體出發，由南潯路赴九江，轉漢口去也。

## 擴大會議中之瑣碎

姜維垣

▲不堪憶往事如雲烟 往事原如雲煙，是值得回憶的，而且有些往事，回憶起來，徒然引起無限的傷心與極度的不堪。譬諸民國十九年時代之擴大會議的一幕，在民國二十二年的今日，追叙而成爲一篇簡略的小史，就不免要令一般人傷心

慘目與內慚不安吧？不僅小史已也，即如此時之瑣瑣碎碎，也許有其歷久不朽的所在吧？不過，古人有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我們無心的寫出，或不少有心人能在鑑茲戒茲；那末以此數頁書，也就大可流傳百世萬古了。另外，設或躬與其役而身當其事的人物，對於此篇，如果能不怦然以動於中，那如此社會如此國家以至於如此人心，還可大大有救；不然，可就危而且殆的不堪設想了。

△石家莊汪閻初見面 擴大會議之骨幹人物，閻錫山先生是也；標誌人物，汪精衛先生是也。惟閻汪二先生，雖時於文電中頻稱「同志」而其實之二同志，固未嘗謀一面者也。直至八月四日（即擴大會議正式宣告成立前三日），汪精衛先生自北平專車至石家莊，閻錫山先生自太原來會，此頻稱同志之閻汪二先生始行見面焉。

△定公費忌說二百五 擴大會議時代，凡百庶政，皆唯閻錫山先生之主張是從。閻乃以節儉著稱之人，故對於度支數額，異常緊縮。所有擴大會議諸委員公

費，規定月支大洋二百五十元。『二百五』之數，在一般人視之，引有『二百五爲優瓜老獸』混號之心存乎其間。頗覺難聽。後經某委員提出會議討論，認爲『二百五』之數，姑無論其爲多爲少，惟聽去未免令人難堪。寧甘每月少用十元，改二百五爲二百四，當經修正爲二百六，蓋以減少公費，殊有令袞袞委員過不去也。

▲七項之外咱有五點

擴大會議之宣言，出自汪精衛先生之手筆，經閻錫山幕

僚冀貢泉趙丕廉先行稟承閻意修正始行發表者。良以其時之武力與金錢，皆非閻莫辦，不得不委曲求全也。宣言大意，分爲七項，若者爲軍閥獨裁，若者爲人民權利，若者爲總理遺教，若者爲以黨治國，皆言之有物者也。但閻在事後，對新聞記者之談話，謂在『七項之外，咱有五點』，一似此宣言不大適當之意。所謂五點：

(一) 人民求安國家圖治；(二) 黨員是爲黨，黨是爲國的；(三) 先定實行訓政規約，取民有制；(四) 以革命精神整理破碎國家；(五) 以公道原則處理黨政事務。



▲齊撫萬同志之一函。齊撫萬同志者齊燮元也；齊燮元在江蘇時，曾捕殺國民黨員多人，此次擴大會議，苟能予南京以不利者，無論誰何，皆可引而親之稱爲同志，固不僅齊燮元一人已也。惟當汪先生致齊燮元之函經報紙發表後，蘇籍黨員卽憤憤不平，皆以汪先生不應稱齊爲「撫萬同志」。革命固不必擇手段，更不必記舊怨，但以「同志」稱齊，未必有玷黨譽云云。其實，齊燮元並未蒞北平，僅由其秘書長某（曾任江西省長者），居間向汪先生圖活動耳。

▲陳公博不加入政府。陳公博先生原爲奔走擴大會議以底於成之最有力者，然當組織政府塵囂直上之際，陳忽有不加入政府之表示，其時平津各報，且亦大登特登。據陳自稱，因身體多病，將漫遊國外，以資休養。而局外人傳說紛紜，有謂陳係與顧某先生不睦而出此者，有謂陳因參觀故宮受楚溪春（時任北平市公安局長亦晉人）之挪揄憤而他去者。其實，陳雖未加入政府固亦未他行，直待張學良擁護南京之電到平，擴大會議遷晉，陳始由平而津而港而出國也。

△國民政府之七委員 擴大會議宣告成立以後，繼之而作者便爲「國民政府」的成立，惟以委員人選問題，遷延至九月一日始行決定，以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汪精衛，唐紹儀，謝持七人爲國民政府委員，其主席則以握北平實力之閻錫山任之。及東北態度不可樂觀之謠盛傳時，又加推石友三劉文輝二人爲國府委員，蓋亦唯力是視也。至國府各部部长人選問題，更難解決，蓋其時舉足輕重者厥爲張學良，薛篤弼賈景德輩之僕僕於秦皇島（張學良時居秦皇島），皆不外以部長來相銜售，彼時平津各報，亦曾大書特書覃薛携部長名單謁張。結果，直至擴會喬遷，政府瓦解，各部部长始終未見明令也。

△懸鉅賞二百萬捉× 其時尚有一事，頗有一紀之必要。當馮閻聯軍與南京軍在平漢津浦線鏖戰時，汪精衛之夫人陳璧君女士與閻之大二兩夫人，聯合其他各人眷屬，發起脫珥拔釵，籌集二百萬現金，以爲活捉竊方首要×××之獎金。此事曾經通令前綫各軍，其令文中，且有活捉何應欽劉峙何成濬者賞二十萬云。

# 傳非常會議

仕廉

△前序 非常會議者，迺中國國民黨「黨變」中之一幕也。其爲時，在中華民國二十年；其爲地，在南中國之廣州；其中人物，爲汪精衛孫科古應芬陳濟棠李宗仁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鄒魯輩。其奄有區域，爲廣東廣西兩大行省；其影響所及，則中華民國空前之奇恥大辱的「九一八」事變，適於此非常會議時代中所由成也。用是撫拾聞見之所及者，爲非常會議傳：「傳」云者，備補史家之或有所忌而或不免乎缺，故特鄭而重之署之曰「傳非常會議」云，夫是之謂「前序」。

△胚胎之所由成 當中華民國二十年春季，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氏，以阻礙某種政治實施的罪案，被看管於南京之雙龍巷（胡寓所在）。時，人稱爲胡漢民靈魂之古應芬，適養疴廣州，聞胡被禁，遂密遣使者說孫哲生氏南去，此非常會議胚胎之

所由而成也。

△古應芬的號召語

聞古應芬彼時所資爲號召者，厥爲「浙江人太欺侮我們廣東人」一語。其時，適因某種問題，一般失位者正苦無機可乘，古語一出，遂如響斯應，洵洵然莫能遏止矣。益以兩廣人氏之同鄉觀念，較之任何省籍人氏爲深，古氏能燭其微，爲此恰到好處之語，故能一拍即合，不愁陳濟棠之不爲所用矣。

△太平洋上的汪精衛

其時，汪精衛氏適以擴大會議瓦解，潛處香港，秘不使人知其居處，時而於天津報紙發表一談話，時而於上海報紙公布一通電，蓋不欲於政治條件未商妥以前顯其行止也。故當孫哲生氏南下之訊披露於香港報紙之翌日，汪之機關報南華日報，始載有「汪精衛先生太平洋船中之談話」新聞，其實汪氏處於香港銅鑼灣陳孚木寓固已越月矣。

△護黨有罪

汪孫之間，聯絡告成，汪氏遂於五月二十三日公開接見賓客，並於二十四日伴孫以去廣州。當汪氏去廣州之前夜（二十二夜，或二十三夜），曾在

雲咸街南華日報社召其曾經隨從有年之同志輩談話，表示此去廣州，如孫古蕭鄧諸人堅欲以三屆立場談話（即以三屆中央委員名義號召），則本人在旁贊助，如以革命方式，則願大家共同奮鬥云。汪氏之爲此言者，良以護黨之後，所揭號召者，即爲「反對三全大會」，今若承認「三屆中央」，則不啻自承其「護黨之有罪」，故不容不有所表白也。

△協商開府名曰非常 汪孫至廣州後，當與古應芬陳濟棠輩協商「開府」辦法，以各人立場不同，若斤斤較量長短，則不是東風壓住西風，就是西風壓住東風；協商結果，僉以汪氏所提之「非常會議」爲最適當，蓋既曰「非常」則一切所謂法律的根據歷史的檢討，都可因「非常」二字遮蓋盡矣。

△孫主席慷慨激昂 當五月二十七日，非常會議宣告成立，由孫哲生主席，其所致詞，頗多慷慨激昂之調，故廣州各報皆大書特書曰「再造黨國之非常會議紀盛」，「孫哲生主席慷慨激昂」。

汪宣言潸然淚下。孫主席致詞畢，由汪精衛讀宣言，讀至「待至依據黨章，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之日，非常會議之任務，即告終了，望我同志，共體此意，今日之事，以精誠團結為第一義，過去之糾紛付之淡忘」，竟潸然淚下，悲不成聲，尤其於「第四次」三字，「淡忘」兩字，十足顯露出無限之悲哀云。

再宣告國民政府成立。非常會議宣告成立之明日，再宣告國民政府成立，惟以孫中山先生大元帥時代大元帥府之士敏十廠，隔一珠江，往返不便，乃由廣東省政府分室數椽，作國民政府辦公地點。國府委員，計有唐紹儀汪精衛孫科鄧澤如古應芬許崇智陳友仁李宗仁鄒魯陳濟棠唐生智等。

革命者的條件。國民政府宣告成立典禮完畢後，由陳濟棠部李揚敬所屬部隊，在燕塘舉行閱兵典禮，不料天不作美。大雨如注。據參與典禮之友好見告，謂隊伍並未操演，祇在場繞一圈子，比由汪精衛訓詞，中有一「最近六七十歲的老同志唐紹儀先生和總理的獨子孫哲生先生都來廣州革命」的語句，因此遂引起許多人非

難，謂革命者的條件，難道非六七十歲的老同志不可云。

△忘却了程潛。比時，汪曾左手拉着唐生智，右手拉着李宗仁，向兵士們言曰：「革命軍的編制，第一軍是蔣中正，第二軍是譚延闓，第三軍是朱培德，第四軍是李濟琛，第五軍是李福林，第七軍是李宗仁，第八軍是唐生智」。據說汪之獨不說第六軍是程潛者，並非忘却，實以程常寧漢合作之後，曾大唱反汪論調也。

△祇死×××一人。汪在演詞之最後段，有曰：「這一回倒×，等於辛亥倒滿洲，民國五年倒袁世凱，辛亥是十餘年時間，就推倒滿清，民國只費數年時間，就推倒袁世凱，這回討×，相信是更易的！民國十八十九兩年，我們所犧牲的武裝同志，是有價值的，精神是不死的，但今年討×，祝各位康健，個個都不死，祇死×××一人。」

△許崇智夜走澳門。在兩重典禮，舉行後之遲二日，許崇智忽以夜走澳門聞。據傳許此次南來，實因碍於孫科氏之情面，故當登林肯總統號郵船之便（即孫由上

海赴香港所趁之船，蓋許與孫同行），許即要孫以五百萬福建軍事活動費爲同行條件。詎至廣州後，軍政財權，全由古應芬陳濟棠之高州要人所把持；許氏所介紹之孫本戎，雖得一福建宣慰使空銜，而公費之規定，僅月給三千元。許氏因此，當即悄然趁省澳夜船去澳門矣。

△日本顧問 許等由上海赴香港，曾有日本浪人岩本同去偕行。及非常會議開府告成，當由國民政府聘爲顧問，月送三千元，其時適當萬寶山事件發生，廣州國民政府擬趁此結好日本，以搗亂南京之國民政府，故以重金豢養該日本顧問，後陳友仁劉紀文赴日觀光時，即携此日本顧問同行云。

△平民宮招待代表 其時南京之中央黨部，正擬召集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非常會議，當亦急起直追，從事召集，惟以地域僅粵桂兩省，人數有限。益以暗中派系之爭甚烈，皆欲於此所謂全國代表大會中多得幾席，俾便爭取「中委」。是故漫無限制，各私其私，以致報到代表達六百人以上。由廣州市政府將築建之平民住所



「平民宮」，草草完成，以蘆席隔成鴿房，安居大批代表云。

△雙十節一幕慘劇。在雙十節的夜晚，有從事檢查仇貨團體之一員，道經永漢路（即雙門底）某洋貨店前，見一兵士在購電筒，即前而止之曰，是為仇貨。該洋貨店乃一著名十娼所開，而該所屬地段之五區署長杜學泰即該士娼的姘夫，因是店夥仗勢，將該檢查仇貨團體之一員，捆送警署。詎路人不平，紛往警署，要求釋放，而警士無知，竟向衆開槍，當場擊斃三人云。

△汪辭職走香港。雙十節慘劇發生後，羣衆乃向政府請願，要求立即槍斃杜學泰，以謝國人。當由各委員公推汪精衛出而作答，謂「我們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決不能學段祺瑞之三二一八政府，現杜學泰已扣留在公安局，自當依法從嚴懲辦」云。不料，汪作答之時，正公安局私放杜學泰遠走之時，及杜逃之消息為汪所聞知，汪即向政府辭職，連夜走香港矣。

△限四十八小時告退。由唐紹儀領銜，鄧澤如古應芬蕭佛成林森汪兆銘孫科王

寵惠陳濟棠李宗仁許崇智李烈鈞唐生智陳策鄒魯陳友仁馬超俊陳耀垣李文範劉紀文林雲核鄧青陽同署致蔣一電，其中警句爲「請於接受此勸告後，四十八時以內，即行引退」云。

▲唐少川等不知以何種資格。蔣之回電，則以唐等之電無答覆之必要，僅單獨覆孫，謂「中正盡瘁革命，係受總理付託者，並本兼各職，均奉黨國命令」；且有「至唐少川不知以何種資格」語句。

▲有大事北伐之必要。故唐等對蔣回電，認爲不滿，有大事北伐之必要。惟苦欲武無力，而李宗仁陳濟棠，又各互有戒忌，桂軍恐粵軍假道滅虢，粵軍亦恐桂軍反客爲主。結果祇是油然作雲沛然無雨。後經汪精衛氏之力保，着唐生智以重金收買何健部隊，詎師近衡州，南京軍隊已由贛逼近粵邊，李揚敬遂不得不由郴州移防南雄，唐生智之湖南買兵計劃，又苦爲過去虐政之劣聲所格，耗財百萬，結果祇收得陳鐵堅趙自新兩匪部數百人云。

△退思園之和的對策 軍事計劃，既無從實施，便轉而着眼於政治計劃。幸其時陳友仁劉紀文偕日本顧問赴日觀光成績昭著，九一八事變已作，迺由汪精衛派顧孟餘密赴上海，與陳銘樞韓旋和議，迨協定告成，陳銘樞張繼蔡元培南去廣州，於退思園中，共談共和的對策。比經幾度磋商，由汪精衛伍朝樞孫科陳友仁李文範北來上海，接洽條件，此喧騰半年之偏局，遂通電宣告結束矣。

△陳公博未到廣州 在廣東非常會議時代，陳公博始終未得到廣州一步，蓋粵人對於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共黨事件，始終未能忘情於汪陳二人。當汪去廣州時，曾費若干唇舌，始將泰康路之「共禍紀念碑」毀去，而陳則尤為廣州人士之所欲得而甘心者。聞汪至廣州時，廣州商人曾有罷市之議，幸陳濟棠之極力勸解，始未實行。據傳陳濟棠曾向商人表示，決不請陳公博來省，此亦當日之一事也。

△湖南人之丟臉 其時，湖南黨同志之流，大都奔附於唐生智，以圖活動，如

會繼梧會傑陳書農輩，皆得有一湖南黨務特派員名義。其中以會傑倚老賣老，致結怨於唐之左右鄧介松於湖南會館之大會時，由流痞將會架往非常會議，請予羈押。事後，經湖南中委覃振將兩造大罵一頓，謂爲「湖南人之丟臉」始行了事。

△那是廣西老爺們住的 其時，在粵人心目中所不敢不尊而崇之者，厥爲廣西人，蓋桂軍若順珠江而下，則廣州實難自保。一日，大新公司天台京班演「高陞店」，其串店主之小丑說白，有「上房」？「那是外江老爺們住的」；「樓房」？「那可了不得了，那是祇有廣西老爺們住的」。蓋樓房較之上房尤遠過之，於此可見當日廣西人之勢力也。

△後跋 傳豈矣，不能不有所跋。良以如此年代，說話難，行文尤難，偶一不慎，大則生命攸關，小則飯碗不保。本篇之所記，實係當日確切真情，且有當時之官報爲證，有罪我者，我則有辭。夫是之有所跋者，表白茲篇之所記，絕非含血噴人，更非嚮壁虛造也。

# 廣州的四全大會

易仁

△四方人馬浩蕩來，却說民國二十年，是民國黨政史上一個極離奇錯雜的年份。那時廣東來了一個非常會議，種種非常的情形，記者雖非『非常人』，但也有多少可以記憶得出的。那時正是南中開府，同時又有所謂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集。那真了得，廣州一隅之地，都被這類所謂革命空氣籠罩起來了！那時什麼自稱革命之流，以及一向失意的人們，都認為千載一時的機會，無論遠近，都一齊投奔到廣州來。有的說代表某地黨部，有的說代表某某要人，同時又來一大套錦上添花的恭維話，於是『非常會議的』『非常諸公』，更加滿身酥癢，高興萬分。

一一認為忠實同志，把他們收容起來。既有錢用，又有飯吃，於是一月之間，愈來愈衆，所謂代表，陡地擠了七八百人之多。『非常諸公』，這時雖覺得太多了一

點，開始有些討厭。但既以非常爲號召，這些非常的事情，不能不以非常的態度容忍下來。

### △平民宮裏多春色

始初到來的代表，都是住在東亞新亞亞洲等幾間頭等的旅館，由非常會議派出人員，敬謹招待，每日由他們償付旅賬。後來愈來愈多，這筆旅費的開支，也就可驚，於是『非常諸公』，乃不得不變更招待計劃。那時高第路有一所『平民宮』剛剛建好，那平民宮原本是建來準備租給一般無家可歸的平民居住的，現在當局就把牠來安置我們的代表。代表們慣嘗了大酒店舒適的華貴的起居飲食，走來那平民化的平民宮，自然是十二萬分的不願意。各代表搬進平民宮之後，第一件感覺最痛苦的，莫過於夜幕下後宮中清冷寂寥的空氣。因爲在長堤的酒店中，無論晝夜，那肉香酒香以及來往活動着的肥臀玉腿，着在高跟皮鞋上的豐美的雙趺，還有那妖媚的巧笑，無一不令我們的代表，沉沉欲醉。以此例彼，真不啻相距天淵。然也有一二持富革命性的代表如高方等，居然打破這寂寞的環境，在馬

路上找着合意的對手，借進平民宮裏，實行最平民化的工作。各代表聞聲技癢，遂亦羣起做辦，而平民宮中，遂陡地春色盎然，空氣緊張了。

▲待•遇•不•平•齊•請•願。然而這緊張空氣裏，顯然亦有階級的分別，因為代表中分兩等，一種是每日可領招待費十元，而一種僅可領五元的。那領十元的，自然可以夜夜風流，朝朝浪蕩，可是那領五元的，就不得不稍有限制。這樣相形之下，那領五元的，自然憤憤不平，於是聯合起來，向非常會議請願。呈文中有：『代表等原為打倒獨裁而來，今號稱反對獨裁之革命政府下，亦有此不平等現象，代表等為仰陳公理，如不達目的『當以頭血濺于鈞會之前』等語。『非常諸公』為愛惜諸代表之頭血起見，遂當面答允，一律平等待遇，代表等乃高呼萬歲而散。

▲長•衫•落•伍•改•西•裝。那時的代表，除廣東的地道代表外，許多是來自外省的，大都被稱為外江代表。他們來到廣東，仍不脫布袍棉襖本色，但是這種裝束，在廣東是認為落伍的，尤其吃黨飯的革命同志，非有一兩套西裝不行。各外江代表見此

情形，乃先實行服裝革命，可是做一套西裝，非三十金以上不辦，這點頗令他們躊躇，幸而廣州市四牌樓地方，有許多舊衣店，那是專賣陳舊衣服的，半新舊的西裝也很多，價錢尤廉，十三四元便買得一套，各外江代表於是統統向那裏光顧。各代表於是便煥然一新，又不免到映相店去照一個相，作為紀念。故此那時的廣州舊衣店和映相店，不免多一筆意外的生意。

△詹菊似大揩油水 那時平民宮的招待主任，就是現任候補中委詹菊似。他向非常會議領了五萬元為招待費，并以八千元的開銷，為購買棉被之用。可是各代表以那些棉被過于單薄，故雖然在南國的天氣，雖然每晚都加上一個異性的同睡，然仍覺得還不溫暖，故此咸認詹菊似揩油無疑，羣向詹氏提出質問。有幾位華僑代表，更為憤憤不平，向蕭佛老質問，力說詹氏如何揩油，如何舞弊，但是蕭老寬大為懷，他說在這非常會議，我們同志間都要有非常的懷抱，大家非常的諒解，然後可以完成非常的事業；不可因些小的細故，發生非常的意見云云。各代表聽了這番



非常的訓詞，于是個個亦非常的唯唯而退。

△焦易堂表演的國術 等到十一月十六日，廣州的四全大會，果然開會了。因為各派競爭得很利害，而各代表又流品過於不齊，所以會場秩序很不好。其中很明顯的，分爲代表陳濟棠的所謂粵派，李宗仁的桂派，胡漢民的胡派，孫哲生的孫派，汪精衛的改組派及新舊西山派等。派的領袖，都想做主席團，因此第一日的情形就很不好。其中有位代表焦易堂先生因鋒頭太露，被他派代表，高聲喊打，焦氏因頗懂國技，聞喊打聲，不慌不忙，反走上主席台前，擺出一個餓虎擒羊的姿勢，向台下說道：『誰喊打，儘管來！』台下的人，看見他這種姿勢，又知他確有幾手功夫，虛張的聲勢，便陡地沉寂了下來，于是我們的焦先生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

△刀光劍影之會場 會場上的派別，既如此其多，所以第二日就鬧翻了。汪先生和孫先生的代表，都紛紛退出。後來雖然胡展堂先生極力調停，但結果，改組派仍然退席，僅孫派代表，再回廣州開會。不過實力派代表，自經汪孫兩派退出大會

的打擊後，雙方意見更深。嗣後開會，爲威脅孫胡代表計，實力派的代表，當開會時，個個都拿了手槍出席，且會場四旁，密佈軍警，名爲保護，實則監視。故此那時香港改組派的報紙——南華日報，視爲很好的材料，冠上一個刀光劍影的粵四全大會的題目，把他寫得有聲有色。實際，在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中，也可稱得空前未有的景象了。

## 上海的四全大會

儼然

△事●前●之●大●錯● 當「一九一八」的前月，那時正是所謂「寧」也「粵」也雙方盤馬彎弓的當兒，寧方既有中央黨部，粵方也來一個「非常會議」的中央黨部。寧方在很早的幾個月以前，業有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粵方也照樣葫蘆的再來一個。不過，寧方以擁有名正言順之中央，其進行也自較粵方爲順利，益以各省

市黨部，除廣東廣西二省外，其他皆奉寧方之正朔。所謂最高權力機關之中央黨部，雖可藉詞「非常」，另來一個，而下級幹部及黨員份子，決不能因急就章的「非常」而得。於是乃有所謂各省市特派員之設，特派員之使命，便是在製造一大批的代表。因此，粵方之號稱的代表，便不免不擇其人而集於一堂了。其最無根據與嚇人聽聞的，則其時粵方軍事委員所委出之空頭軍師長，不下五六十輩，而此輩號稱軍長師長，大都白相在上海，花其天而酒其地，不僅無一兵一槍，甚至其番號旂幟，亦未備就。但是此等滑稽不過之軍也師也，亦公然各有其代表出席。約軍也五代表，師也三代表，人數既衆，便不得不有其愛憎，便不得不各有其小組矣。且此輩代表，先就其本身之是否有籍可稽之黨員，還是很大的問題；其所代表者之有無其黨員份子，尤未嘗一計焉。

△領袖之再誤 及「九一八」事變發生，粵方適於其時見挫於湘，乃藉詞退兵；寧方亦以國難到來，遂有派遣陳銘樞蔡元培張溥泉諸先生南去調停之舉。此經

退思園一度會議，所謂寧粵和議便於是成。惟議和地點既非寧亦非粵，而爲有外國租借地之上海。粵方所派赴滬代表，爲汪精衛伍朝樞孫科李文範諸先生，其時則在「九一八」後一月也。與所定四全大會開會期相距極近，惟以各領袖皆有較重於所謂黨務問題在心，便不得不無形中竟告停頓。及在上海伍朝樞宅之和會告畢，此擱淺之全國代表大會，又不得不宣告結束。當經汪精衛先生在滬與寧方協商，議定寧粵兩方，同時開會，於投票之先，由各領袖決定委員人數，再以電報告粵，彼此之間，當不患不平衡而均勻也。不料，其時胡漢民先生已去香港，粵方代表，在大會且將主席團中之石青陽毆打一頓，其動手打石之人，大概屬諸汪先生一系，而石則被指爲胡漢民先生之人。因領袖間既無切實公允之表示，代表們便乘機大鬧，遂鬧成一塌糊塗的不可開交矣。

▲汪電代表來滬 汪精衛先生在滬，既得「胡系」包辦之訊，乃於十一月廿五日以急電電粵，召各代表立即北行，其電文措詞，則藉口張發奎將赴吉黑救援馬占

山，各代表可隨張北上也。由會仲鳴林柏生諸人，在香港設代表招待處，由李宗仁處撥洋兩萬元，爲各代表北行旅費。其始也不計手續，祇要有一紅色綾質之代表徽章，即可領得港幣一百五十元，迨後領錢之人數太多，甚至魚蝦莫辨，遂規定須有改組同志二人之保證，方可領取旅費，而數目則減爲國幣一百元。時距閉會之期僅數日，蓋閉會之期定爲十二月一日，所謂開會云云者，即委員產生之緊要關頭也。嗣經胡漢民派駐上海之親信劉蔗隱再四與汪先生協商，而孫哲生先生亦從中力事斡旋，結果粵仍開會選舉，並担保汪所屬之張發奎唐生智會仲鳴必能入選，復由汪電止各代表北來。惟其時各代表已紛紛首途，所未啓程者，僅會仲鳴林柏生諸人耳，故粵方選舉，會林二人依然出席也。

△退席代表通電 各代表來上海後，時寧方選舉之期已過，而粵方則以尊重汪之意旨，改爲十二月四日，比由各代表於報端刊布其覲汪精衛電，以示擁護，其電文如下。

上海汪精衛先生鈞鑒，奉請徑電，感奮莫名，自暴日佔侵東省以來，全國民衆，無不渴望統一，共死國難。寧方代表，先後抵粵，先生急於外患，力主以政治解決，代替軍事解決，不辭勞瘁，躬與和議，議決各案，雖未能盡當先生之意，然維持和平之苦心，固已大白於天下，同人此次南下，因本此旨，促進統一，不圖少數份子，勇於私利之爭奪，不顧民族之存亡，悍然作此破壞和平統一之決議，同人不忍數年來先生苦心締造之和平，毀於一旦，故毅然相率退席，齊集香港，既感亡黨之痛，復惕亡國之憂，熱血沸騰，欲死無所，來電勸勉加入第四軍，共赴疆場，義憤所激，全體一致接受，共發偕亡之願，同盡救國之責，悲憤陳詞，伏維鑒察。

不圖電文自電文，結果均屬集上海，由汪先生每日發給各人旅費大洋三元，暫維目前生活。

△閩選之前一夕，在國民黨黨史上，有應予大書特書，即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

月三日，蓋此日，卽大世界開選之一日也。當二日之夜，在大世界鄰近之大中華飯店二樓與三樓，幾全爲出席大世界會議之代表所包。熙熙攘攘，熱鬧殊非想像可及。其欲嘗中委之滋味者，均以千載一時之機會，營求請託，熱烈異常。惟以領袖所介紹之劉文輝唐生智張發奎唐有壬等，非全行選出不可，而所謂「委員」也者之選額，因胡（漢民）孫（科）汪（精衛）之三分春色，不能超過「十」人，十去其四，僅餘「六」耳。在此六數中，如馮玉祥代表之黃少谷，亦因特殊關係，不能不特別借重，如領銜發通知之王懋功，亦覺情而有關，不能不將其大名填入。六數再去其二，供此百數十衆代表之爭逐者僅「四」而已。因此，奔走酬酢，各盡其競爭之能事，夙昔以「革命」自豪者，亦以前途所繫，覩覩然一切不顧矣。

△通知書草率。惟其時有一部份激烈之徒，常舉方以「四全」爲號召時，沈謝冰等卽表示反對。因爲所謂「護黨」運動之起，根本上不承認三全大會；三全大會既經否認於前，則決不能繼續「三全」而「四全」之；既「四全」之，則無異自承

過去反對三全爲反動黨之罪人，惟彼等雖反對以四全相號召，不參與四全代表工作，而所謂代表中，則頗不少與此輩激烈份子通聲氣。故領袖間對之，亦不得不稍事顧慮，乃採緊急手段。使此輩不及預防；因此，所謂國民黨選舉委員之盛舉，不僅不用正式之通知，甚至艸率手續亦不欲行之，其通知卽爲「大中華飯店旅客用牌」也。數國民黨有黨以來之開會通知，當莫過於此次之別開生面。茲將其通知照抄於下：

明日（即三日）午前九時

汪先生在大世界共和廳召集諸同志談話（非代表同志請勿參加）此致

〇〇〇委員

王懋功十二，二。

此之所謂〇〇委員，實卽〇〇代表或〇〇同志之錯誤。原係用藍色複寫紙所書，〇〇之內，並未填進收受者之姓名，其潦艸與疏忽可概見。此通知發出時，已屆二日之九時以後，有的代表，於十一時半方才接到。



△大●世●界●之●描●寫● 大世界，誰都知道是上海的遊藝場所，其所在地，爲法租界。自上海公共租界宣告抽籤式之禁娼後，所有形形色色的娼妓，大都以大世界爲淵藪。是上海人士閒談相謔，言嫖必以「去大世界打野雞」對，其實大世界之遊藝頗多，所往遊者亦非全爲打野雞也。惟其中之共和廳，以當出入要道，野雞多厝集於此，而共和廳之遊藝，又爲女校書之清唱，益以數年前花國選舉，亦在共和廳舉行，故共和廳之名，特別爲滬人注目。此次汪先生爲圖便利及安全起見，始決定在大世界共和廳舉行，并選舉中委。惟一般激烈之徒，頗不相諒，事後於選出之中委十人亦輕視譏誚，無所不至，並指爲××中委，則殊非汪先生所及料也。

△黃●金●榮●躬●自●護●衛● 大界主人黃金榮黃大老板，亦卽法租界巡捕房的高等顧問，爲上海有名之大亨，是日竟躬親到場保護，不可不視爲異數。汪先生夫婦之到大世界，且係與黃同事，可見黃老板之小心翼翼矣。當八時許各代表早已紛紛而至，計在簿簽到之人爲一百二十八人，實際到來者則不滿百，蓋有甚多在途中托相

識者代庖簽到，便可多一票權也。不過照寧方規定代表人數四百三十餘人之標準，此一百廿八人，似不足法定人數；若照粵方報告所到代表七百餘人之標準，則相差更遠矣。至此一百二十八人之中資格與黨籍，匆匆間更無從稽攷。至鐘鳴九下，汪先生等始至，當由汪先生夫婦及王法勤郭春濤白雲梯趙丕廉顧孟餘七人爲主席團。

△汪報告開會宗旨 主席團人數推定後，乃依次按照開會儀式，行開會禮。首由汪先生報告開會宗旨，其大意如次。

兄弟接到廣州各同志退出四全會的消息，從悲痛當中，我們感覺得無限的愉快。現在和會中，已決定將一二三屆連任，而每方面重新選出二十四人。廣州方面的二十四人，大概以三分一的比例，我方可以分八人至十人，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再在這八人至十人中，兄弟特介紹四個人給諸位同志，一是張發奎同志，張同志的犧牲，完全爲護黨的。一是劉文輝，劉同志他現任四川省主席，他有十多萬兵力，將來是很可同我們來革命的。一是唐有壬，唐同志自己本身的經歷雖不見多，

可是他父親唐才常先生，是革命前輩中先殉難的一人。一是唐生智，唐同志的武功，是諸位所知道的，用不着兄弟來介紹。報告完了，請諸位同志開始投票。

### △選舉之一幕

汪報告畢，大家鼓能掌，便急急乎忙於投票。票用記名式，每一票可寫被選人十名。頓時交頭接耳之狀，與夫「費心幫忙」之聲，不禁啞然失笑。每代表之選票，除前四名，照例爲張發奎劉文輝唐有壬唐生智，其第五名大率爲王懋功，良以人爲富於感情之動物，且諺有人有見面情之說，王以署名發通知之力，故得票僅次於張發奎與唐生智。雖劉文輝以有十萬之兵，尙不能與爭焉。此外則谷正綱鄭飛黃，以向爲幹部要角，故均入選。黃少谷，則以有馮玉祥之靠山，故亦得入選。至范予途，則以與王樂平有同鄉之誼，一部改組同志，爲追念王氏，故亦選及范氏。此次之最幸運者，厥爲蕭忠貞，且蕭與陳孚木同得四十五票，用拈鬮法而蕭被圍焉。茲將票數，抄錄於下，以昭信徵，同時於其票數中，發見與簽到簿與通電之人數不相符，亦足留作後來關心黨事者之疑讖也。計唐生智得一五七票，

張發奎得一四三票，王懋功得一二五票，谷正綱得一〇票，鄧飛黃得六七票，劉文輝得五七票，唐有壬得五七票，范子遂得五五票，黃少谷得四六票，陳宇木蕭忠貞各得四五票。

△通電署名之人數

選舉告竣，出席之代表，當電粵之四中全會主席團，報告選舉結果，其電末署名者爲延國符，谷正鼎，王志遠，馬少屏，李平衡，鄧介松，鄧壽荃，唐錦柏，李松鳳，陳書農，李忻，張川武，王友蘭，虞子雲，郭澄，蔣先樾，武和軒，王非，鄧敬芳，譚厚慈，顧崇典，孟廣厚，劉子書，王重羽，彭伯勳，徐邦傑，丁良恒，陳言，方正，王懋功，唐生智，朱綸，蘇幼，葉紹振，劉敬模，龍雲，黃文初，謝盾如，張家範，商瀾波，鄧飛黃，申夢奇，趙慶祥，梁謙，蕭忠貞，谷正綱，金家鳳，許松圃，張企留，梅恕曾，楊全宇，吳煌，竇子進，吉裕民，唐升節，李海榮，楊嗣福，謝伯年，李先教，馬慶昌，朱化魯，沈默，曹寅甫，柴孺瞻，丁振亨，鄧學如，戴任，羅方申，林凡野，彭耀焜，朱道濂，曹煥

章，李永新，趙自鳴，劉秀峯，吳惠民，李鳳崗，郝志厚，張國寶，曹子斌，李克生，呂寒潭，呂蔭南，王持華，羅文光，羅鈍，王德禔，鄧鴻業，楊齊天，孫鑑秋，吳鈺，王志聖，姜豪琪，鄧嘯林，姜信聖，姜心曙，楊琪，周常沛，盛緯航，張平江，黃少谷，王本佐，白巨川，王立哉，徐敏壽，孫繩揚，方震，劉子班，魏華寶，馬蓬萊，孟武言，張師石，徐森，蕭輔之，陳路藩，馬中驥，葉聲白，李天錫，李宗盛，葛鶴才，孫迪室，楊大椿，盧哲之，武靈初，郭樹棟，郭其昌，劉定菴，趙光庭，劉殿棠，趙一峯，李俊龍，范子途，徐葆楨，李子實，藍冬青，劉重言，朱途言，徐廷幹，王華夫，艾魯瞻，鄧一舟，張綬青，王崇禹，郭春濤，王勵齋，趙芷青，張和本，張知本，彭年，徐紹熙，魯龍九，湯文泉，衛世俊，薛映離，曾醒，文星三，唐彥，謝國藩，陳其祥，周芳岡，陳石生，余如愚。較之簽到簿，多出二十四人。且其中如彭耀焜陳鐵藩王本佐等，皆尙在海程中也。

△大東酒店之宴。在六日下午有大東酒樓之宴，由主席團簡邀全體代表，蓋爲

疎解而獲慶功也。汪先生來稍遲，不圖入席之初，代表中之余如愚，即起立向主人翁之汪精衛先生質問。略謂上海各公共場所甚多，單說青年會即有二處，此外則各學校亦何嘗不可，今茲必於大世界者，其意義安在？汪當答稱，因政治環境關係，在大世界較他處爲安全，因大世界主人之黃金榮先生能予吾人以保護也。汪言甫畢，代表中又有起而言者，謂既因安全問題而非於大世界開會不可，則今日之宴於大東，其保護者之人又誰何哉？既可宴於大東，自可會於大東。汪以諸代表人多口雜，難以應對，乃舉七匙響盤碟而言曰：凡宴會，例應主人首先致詞，然後再由來賓答辭，今吾主人尙未發言，來賓已刺刺不休，殊屬失禮，言畢即離座他去。

▲楊梅實爲主謀 大東之惡劇，事前實有所布置，主其事者約有三派，一爲趕不上選舉之落後代表，推戴任虛印泉爲首，此派約有三四十人，以江浙二省爲多。因彼等在港開拔時，誤搭一荷蘭船，行動既慢，且在汕頭廈門各擔擱一天，到滬適在三日晚，新中委之談話稿且發表矣。第二爲反幹部派，推楊全宇梅恕曾爲首，凡

預備常選而未獲者都屬之，如北方代表延國符祁志厚，兩湖鄧介松、粵南唐錦伯李松風等均屬之，亦有三四十人。第三爲牢騷分子，數最少，大世界選舉方畢，楊梅即暗中活動，指此次選舉爲不合民主精神，且谷邨等事前有小組織，主張反對。果然附和者甚衆，乃闢室於大東七十六號，以浙江代表李士豪顏昌權主持之。預擬一上汪先生書，極慷慨激昂痛哭流涕之能事，末復綴以務請答復，否則登報向汪先生告別，一時聯署者八十餘人，超過在滬代表之半數，書上而音信杳然。說者謂已被幹部派捏住，汪先生根本不知代表中有此不平鳴也，因乃有大東宴會不歡而散之一幕。當時本推定戴任延國符發言，因戴已年逾望外，在浙江與經亨頤齊名，延曾任西北大學校長，著聲學術界也。不意湘代表余如愚，別有刺激，致預備之許多高論未能發揮，汪已見機退席矣。言觀汪蒞席時之一團高興，而谷某等始終像捏一把汗的在擔心，則幹部派捏住聯署書之說，爲可信矣。

▲兩•種•特•別•代•表

代表資格之如何取得固無論矣，而代表中，尙有所謂候補代

表者，如江蘇有四人，上海有十二人，其他各省且不止此，四川有代表兩批，湖南有代表三批，非常會議原擬於審查資格時取決，後亦馬虎過去，凡參加者都算代表，同樣有選舉權，據人查勘，大世界出席之百數十人中，正式代表不足三分之一，此亦不足為奇，最奇者為上海代表中之王志聖姜豪湯文泉葛鶴才等，彼等原為代表上海工界赴粵請願者，居然於回航之際亦預於代表之列。尤奇者為湘代表陳其祥余如恩等之以爭取而來，陳等為唐孟瀟舊部，在二日晚至大中華四〇四號訪王懋功，要求代表陳鐵肩出席。時主持招待事宜者為王婿孫要五，以陳鐵肩且非代表却之，但彼等居然找得門路，三日亦出席大世界，票選中委矣。

## 商團事變的經過

黃 鶴



雙十節的國慶紀念，到今天已經二十一回了，其實這二十一年來，中國的狀況，真是每況愈下。所以要說慶祝呢，根本是無慶可祝。記得在七八年前，共產黨提議改雙十節為警告節，這實在也是很有幾分道理。

不要說這二十一年來中國的每況愈下，就是雙十節的本身，也沒有什麼光榮的記載，只要想到這位發難的領袖黎元洪是從牀底下臨時拖出來這一回事，就可知道。因為如此，雙十節減低其價值了。

雙十節雖然沒有多大紀念的價值，但在歷年的雙十節，倒發生許多可歌可泣，令人感慨的故事，尤其是十三年廣州的商團事變。

那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了一個革命政府，與北洋軍閥曹錕吳佩孚等對峙。中山先生自己在韶關前方督師，後方由胡漢民留守。那時香港帝國主義勾結了香港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在廣州組織商團，私購大批軍械，準備在廣州起事，響應曹吳，推翻孫中山的革命政府。但軍械既被扣留，當局防範又嚴，一時不易動作，直至雙

十節始行發動。

商團的實力，其實並不強大，不過在孫中山內部，有不少作了商團的內奸，如李福林的桂軍，范石生的滇軍，都已經由商團收買停當，一旦有事，可爲內應。當時商團反對最烈的是共產黨及左派，因此共產黨及左派，也極恨商團，主張痛加剿平。孫中山本欲對於商團加以鎮壓，但是中山左右的有力人物，都不主用武，例如這位胡留守，就主張對商團妥協，和衷共濟。這是因爲他在廣州受了左派的氣，想圖報復，借商團力量以自重。同時楊希閔劉震寰等野心軍人，也因彼有企圖，所以對商團也是取包涵態度。

但是情形一天緊張一天，商團在他的勢力範圍——西關一帶，武裝步哨，儼然與官軍對壘。十月十五日以後，西關商團勢力圈內，竟有「驅孫下野」的標語，形勢緊張到了極點。官軍除了黃埔的學生外，其餘對於商團的態度都很曖昧，而胡留守的態度，尤其使人懷疑，但共產黨方面，武裝的工人糾察隊與農民自衛軍，也是

躍躍欲試。在蔣介石領導下的學生軍（即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尤其是義憤填胸，恨不能立刻踏平商團。

雙十節那天，商團軍在陳廉伯陳恭受指導之下，突然發難，襲擊遊行的工人糾察隊與農民自衛軍，以致死傷枕藉。而商團方面「驅孫下野」之傳單，到處飛揚，左派到此，乃不能忍耐，孫中山先生亦赫然震怒，由韶關回廣州，乃對商團實行討伐，但當時胡留守還不主張用武，但蔣介石廖仲凱等則極力主張非用武力不可，孫中山乃檄調黃埔學生軍進攻西關大本營。當時李福林本受商團的運動，但因中山命令他進攻商團軍，他就突轉態度，向商團軍進攻，商團被學生軍猛攻，勢已不支，滿以為李福林可為內應，詎知李福林竟食約向商團進攻，商團乃完全潰敗，而陳廉伯陳恭受乃被通緝而逃往香港，而陳恭受在廣東皋大道的住宅，乃被沒收作廣東省農民協會焉。

# 中山艦事件的真相

黃 豪

## △廣州反共的第一步

自從孫中山在北平逝世以後，廣州情形，最初頗陷於混亂。其後肅清楊劉等反側軍閥，成立國民政府，廣州時局，乃漸趨安定，而共黨亦漸得勢。八月二十日廖案發生以後，共黨在廣州國民政府內，勢力更爲增加。省港罷工一方面使國民政府的基礎，漸趨鞏固，另一方面亦增加共黨勢力。當時雖有一部分國民黨人反對與共黨合作（如北京之西山會議），但共黨仍頗得勢。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之中山艦事變，實爲廣州當局對共黨之初步打擊。

## △三月廿日晨的情狀

三月二十日的早上，廣州的情形是和平時沒有多大的不同。北京段祺瑞大屠殺民衆的消息（三一八慘案），已經傳到了廣州，但是被濃厚的革命空氣興奮慣了的廣州民衆，對此實在引不起特殊的興味。在早上七八點鐘，

正當細雨濛濛的時候，我同了繼從上海到廣州的張秋人，到文明路七十五號的『神秘之樓』去會獨秀的兒子延年，因為他是神秘之樓的王。神秘之樓在平時固然也是警衛森嚴，但是像我們這種熟人去會客，可以一往直前的登堂入室，決不會有赤色衛士來阻擋你，可是那天的情形似乎有點不同。二層樓上表現出非常混亂。後來會到穆青，纔知道廣州發生了出人意外的政變，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省港罷工委員會被軍事當局派兵包圍，禁止一切人等出入，而被尊為太上總理的俄顧問鮑羅廷的公館附近也被軍警密佈包圍，禁止任何人出入。馬路上也到處佈滿了步哨，情形的確是不同了。

### △包圍罷工會情形

我們從神秘之樓出來，就到長堤大東酒店去會高語罕，據高說，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址是越秀南路的惠州會館，本原有工人糾察隊武裝守衛，三月二十日上午三四點鐘（尙未黎明）的時候，突然來了大批武裝兵士（第一軍軍部特務營），將惠州會館週圍包圍，並將守衛糾察隊繳械，禁止一切人等出入。那

時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不在會內，而誤會實際負責人鄧中夏李森等則均在會內，乃由鄧以電話詢衛戍司令部，無如此時各處電話已均不通。至黎明七時，惠州會館附近形勢，始稍緩和。

▲包圍鮑公館情形 國民政府高等顧問鮑羅廷，他的公館即在大東路中央黨部對面，平時有衛兵數十人守衛，軍政黨各方面要人之出入其公館者頗多，以故門庭如市，一般人認此為廣州政治中心。二十日上午三四時，大東路上突來大批武裝兵士（亦係一軍特務營）將鮑公館包圍，禁止出入，唯衛兵之械未繳，此鮑公館與省港罷工委員會不同之處。鮑公館而對中央黨部，左隣東較場，斜對通黃花崗白雲山之大道，此時東較場及紅花崗附近，均密佈軍警，形勢極嚴重，至下午，情形始為緩和。

▲汪精衛稱病不出 時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為廣州之政治重心人物，平日對政治頗多負責。乃三月二十日之後，汪忽稱病不出，未幾即

赴法國。此蓋三月二十日事變之一結果也。

▲中山艦異動問題 當時政變之內容如何，初爲一般人所不知，或謂汪蔣衝突，或謂共黨密圖異動，或謂蔣以實力懲共，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據蔣介石氏當時呈報軍事委員會述該時情形一節如下：

「……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兵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係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項報告，深以爲異，因事前並無調遣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經一晝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防其擾亂政府之舉，爲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面令派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權理艦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面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

▲李之龍被扣留 李之龍爲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學生，共產黨也。李在未入黃

埔軍校前，曾在烟台習海軍，時廣州海軍人才缺乏，故李任海軍局政治部主任兼代理海軍局局長，爲當時黃埔學生之地位最高者。三月二十日上午二時，被蔣派黃埔特務隊將其扣留於中山艦。當時共黨之被捕者，尙有多人，均係在軍隊方面任黨代表者。

▲共黨之讓步 當時政變之真相，已顯然爲對共黨之壓迫，共黨對此，初無絲毫準備，事變起後，除神秘之樓的重要文件運往他處外，乃密謀所以應付之方。時共黨內部意見，分爲兩派，一派主張對蔣表示堅決之反抗，其辦法一方面由鮑羅廷等威脅汪精衛下令免蔣一切職務，另一方面，嗾使工人宣佈罷工，嗾使軍隊中共黨設法反抗。但另一派意見，則以爲對蔣應表示屈服，使革命方得順流進行。結果，共黨表示對蔣作最大之讓步，蔣乃撤退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及鮑公館之兵士，并交還工人糾察隊之械，廣州形勢，始漸回復常態。

▲共黨撤回黨代表 蔣氏直轄之第一軍中，自軍至連，均派有黨代表，任黨代



表者十分之八係共黨，十分之二係接近共黨之左派。蔣在平時，對若輩頗示重用，但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命共黨將各級黨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員撤回廣州，蓋第一軍隊伍，均在東江，此輩均在軍中。此輩黨代表政治工作人員回廣州後，第一軍中，幾已無共黨潛伏，但黃埔軍官學校之共黨任政治工作者，仍任職如常。第一軍以外之政治工作人員，亦照常服務。

▲裁制共黨的動機 中山艦事件，為蔣校長裁制共黨之一種表現，固為人所共知。原來蔣校長之蓄意裁制共黨，已非一日。自蔣校長辦黃埔軍校以來，共黨在廣東漸趨優勢，而在黃埔軍校為尤甚。當時黃埔軍校方面，共黨頗為猖獗，對於不同情共產主義之份子，動輒加以右派之惡名而加以壓迫。時學校方面儼然成左右對峙之勢，而且各有組織。共產分子除共產黨以外，尚組織有公開活動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而反共產分子，則組織有孫文主義學會，青會與孫會，暗鬥極烈。時共黨較為得勢，故孫會頗受青會壓迫。孫會訴諸蔣校長，蔣校長以容共為總理所決

定，當時未便更改，但對共黨分子之猖獗，亦頗不滿，故當時曾下令學生之隸籍共黨者，須至特別黨部登記。但在事實上，共產分子無一人遵命登記。兩次東征凱旋後，左右兩派之衝突愈甚，蔣校長乃決定以實力制裁，此中山艦事件發生之由來也。

△汪精衛之去國 中山艦事件之最重大的結果，即為汪精衛氏之去國。汪斯時為廣州國民政府主席，與蔣校長同為廣州政府之柱石。汪之去國，實由於與蔣之衝突。蓋三月二十號之中山艦事件，實為一鮮明之反共政變，而汪氏當時，實為同情於共黨之人物。當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初，汪絕不知情，僅由蔣在汪前表示裁制共黨之意，汪期期以為不可，而中山艦事件，乃突然於三月二十日發生。此事予汪以打擊特深，蓋汪自以身為國府主席，兼軍委會主席，為政府最高負責人，而蔣之動作，事前並未得汪同意，頗引為難堪也。但一時反共空氣，非常濃厚，汪亦無法挽回，汪氏處此，不能不出於一走。

▲高語罕之離粵 中山艦事件既爲對共之一種壓迫，故共黨頗受打擊，而高語罕則首當其衝。高爲留學德國之共黨，在共黨內初無顯赫地位，唯因其與陳獨秀同鄉之故，在共黨內亦有相當發言權。當彼於遊德歸來之際，適國民黨在廣州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高卽代表留歐支部參加，頗出風頭，當選爲國民黨二屆中監委。時鄧演達任黃埔軍校教育長，鄧與高在德國認識，交誼頗深，故高卽入黃埔軍校任事，任入伍生部黨代表，地位極爲重要。蔣校長之待遇高氏，亦優禮有加。但高爲人爽直，出言不慎，常有觸犯他人處，故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高卽首被免職，離粵至港。

▲高級訓練班之創設 第一軍中之政治工作人員，大多係由共黨擔任，中山艦事件以後，第一軍之政治工作人員，全部撤回。但一時又無法安置此一批O字號英雄，不得已，乃於廣州市之大佛寺，創設高級政治訓練班。以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爲該班主任，第三師黨代表魯易爲該班秘書，實行開課訓練。

▲帝●國●主●義●之●空●歡●喜● 當三月二十號事變消息傳出以後，其最喜悅者，爲香港之英帝國主義。蓋廣州之省港罷工，使香港受鉅大打擊，香港方面，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忽然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帝國主義以爲共產黨既經打擊，解決罷工，自不成問題，故歡天喜地，自鳴得意。無如廣州雖經中山艦事件，而安定如常，政府基礎既不動搖，反帝亦仍照舊進行，故罷工之堅持如故，帝國主義僅空歡喜一場而已。

▲中●央●黨●部●之●改●造● 廣州之中央黨部，在中山艦事件以前，全在共黨操縱之下，如五個常務委員，共黨佔去二人（譚平山林祖涵），此外各部處之主持人，主要者皆係共黨分子，如秘書處在林祖涵支配之下，秘書處無秘書長，以書記長代秘書長職務，書記長一職，由共黨劉芬（伯垂）擔任。組織宣傳兩部，爲中央各部中之最重要者，乃組織由譚平山任部長，宣傳部由毛澤東任部長。此外，如農民部長爲林祖涵，工人部長胡漢民遠遊海外，部務實際由秘書馮菊坡負責；海外部部長彭澤民

爲進共黨，而秘書許甦魂則共黨也；青年部由秘書黃日葵（共黨）主持；婦女部由共黨鄧穎超主持。總而言之，當時中央大權，全在共黨手中。中山艦事變以後，中央黨部首先改造，譚平山去職，組織部長由蔣校長自兼（以陳果夫代理）；宣傳部長代以顧孟餘；青年部長代以丁維汾；秘書處改書記長爲祕書長，以葉楚傖任祕書長。此後之中央黨部，共黨勢力乃大減。

△青孫兩會之暗潮 中山艦事件，爲壓制共黨之一種手段，在蔣校長之意，原欲使共黨與反共黨分子，趨於妥協。無如經該次事變，左右兩派之衝突乃愈烈，尤其是黃埔方面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兩派之暗潮愈烈。

△創設黃埔同學會 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另一種大效果，即爲黃埔同學會之成立。蔣校長鑒於數千黃埔同學，畢業後決須聯絡，非組織一同學會，不足以資團結，故有黃埔同學會之設立。會址即在中央黨部內，由蔣校長自任會長，以曾擴情爲祕書，劉仇西爲總務科長，余澗度爲宣傳科長，楊引之爲組織科長。蔣校長創設

此會之用意，原在聯絡學生情感，故用人行政，使兩派平均分擔，如會擴情與楊引之爲反共派，而劉仇西與余瀾度則共產派也。但同學會之成立，仍不能消除兩派之隔膜。不久，黃埔軍校中另有同情共黨之左派形成，而左右兩派之暗鬥乃益烈矣。

△李之龍退出共黨 李之龍爲中山艦事件之最主要人物，當事變發生之始，李即被捕，寄押造幣廠之第一師司令部。李本爲共黨，黃埔第一期生，頗出風頭。被捕後，因不堪鐵窗生涯，乃上書蔣校長，表示悔過自新，願退出共黨，絕對服從。蔣准之，李出獄後，即在各報遍登脫離共黨，服從蔣校長之廣告。

△動搖份子紛紛脫黨 當中山艦事件未發生以前，共黨在粵，炙手可熱，故投機者紛紛加入共黨。及至三月二十號中山艦事變起，一般人見共黨受壓迫，不易發展，乃紛紛脫離共黨，而表示忠於三民主義，此亦中山艦事件之結果也。

## 張黃護黨記

瑞 孫

△成功失敗的關鍵 王唯廉君所作的『張發奎之成功與失敗』一文（詳本書第一集），對於張發奎之榮枯得失，敘述頗詳，唯獨於張十六年冬在廣州驅黃（紹雄）護黨一役，言焉不詳。實則此役不僅為張向華一生成功失敗之關鍵，抑且為所謂『左派』成功失敗之關鍵。雖事變之起源與終結，為時甚短，而其重要性實不容忽視也。

△勉強分共之苦衷 武漢分共之役，實為張氏生平最痛心之事。但事已不能兩全，張氏在無可奈何中，乃以『勉強分共』之辦法敷衍當時環境。故當時除賀龍（二十軍軍長）葉挺（二十四師師長）在南昌公然樹反叛之幟，無法再敷衍外，張氏部下之共黨，依然甚多，如四軍參謀長葉劍英，軍部參謀李人一張公達，三十五團第三營營長梁秉樞，特務營長羅皆衡，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憲兵營長廖偉，砲兵第二營長章銘等，均係著名共黨，張氏並非不知，特以種種顧忌不能澈底反共耳。故彼輩仍留在張氏左右，頗蒙重用。三十五團第三營營長梁秉樞氏，且升任為總部

警衛團長，軍部參謀長葉劍英，亦兼任教導團長，名爲分共，而實際重共如此。張氏之所以重共，當然非有愛於共黨，特自己保存實力耳。

▲謀●羈●廣●東●倡●護●黨● 時廣東當局李任潮，方擁有第八路軍勁旅，儼然有問鼎中

原之志。故張氏之窮途來粵，即予接受，蓋任潮亦深知向華決不爲南京用也。向華抵粵之日，雖重作馮婦，而任潮頗待之以禮，躬迎於黃沙車站。向華抵粵時，其部隊僅剩一第四軍。蓋張部本有四，十一，二十等三軍，二十軍原爲賀龍部，已完全在南昌叛變；十一軍朱暉日部，原有三師，二十四師（葉挺基本部隊）既已完全叛變，第十師（蔡廷鍇部）亦完全同去（後逃至福建），結果僅剩一破碎不堪之二十六師（許志銳部）之一團——蓋二十六師原有三團，七十七團係共黨領導，九江已完全繳械，七十六團在吉安贛州途中潰散，故十一軍實際上只剩一團不足，自然不能成軍，乃併入第四軍。但張此時名義上仍爲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恐引起反響，乃稱病辭總指揮職，推黃琪翔代理，蓋張黃原屬一家也。張既僅一軍實力，自然不



能有所作爲。幸此時在廣州李福林之第五軍，及薛岳之新編第二師，頗傾向於張，加以收編補充，實力亦漸充分，而李任潮又將廣州市公安局昇張部親信朱暉日，公安局之保安隊有槍二千餘，雖不能成勁旅，亦不無小補也。時適汪陳願等，亦陸續來粵，於是有護黨運動之發生。

△編黃李稱霸羊城 張氏本任潮部下，對任潮尤多所畏忌，適汪先生以出席四中全會爲名，邀李任潮同赴上海，任潮雖多智，此時竟不虞有他，乃於十一月十五日，偕汪先生離粵。任潮既離粵，於是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時，張黃在粵發難矣。時粵桂軍隊，大都在東江討伐賀葉，一部在西江，時在廣州者，僅李任潮衛隊兩團耳。故張黃既發難，廣州卽入彼掌中，李福林與薛岳，事前均已接洽妥當，唯代理八路總指揮黃紹雄尙在廣州，故事變初起，卽派隊圍攻文德東路李任潮公館，蓋黃紹雄寓居李宅也。當時張黃之意，原欲生擒黃氏，無如李宅有地窖可遁郊外，致被

免脫。

△反對亡黨的清黨 張黃之變，係揭護黨救國之幟，實變相之賀葉暴動也。彼輩最觸目驚心之標語，即爲『反對亡黨的清黨』，清黨既爲亡黨，當然反對；清黨既然反對，當然主張容共。故李任潮時代查封之共黨御用工會，一概發封，廣州又頗有赤色氣象矣。事後張即派隊接收黃埔軍官學校，并委四軍參謀長葉劍英爲該校教育長。當接收該校時，長洲附近稍有抵抗，但旋即解決。此外如石井兵工廠，中央兵工試驗廠，第一第二兩製彈廠等，亦一一接收。

△西江東江的戰事 黃紹雄脫險後，即逃至香港，轉赴三水，指揮桂軍反攻廣州，張黃乃急起迎敵，派薛岳之新編第二師及許志銳之第二十六師，出發西江。同時爲防東江敵人反攻起見，派十二師繆培南部，出發東江，此時廣州已十分虛空矣。張黃對於共黨，雖極拉攏之能事，而共黨仍不爲所用。故當張部東西迎敵，廣州虛空之際，突然發難，十二月十一日之暴動發生，張部急回師靖難，雖將共黨擊退，而桂軍又掩至，張部卒被迫退出廣州，向東江方面而去。護黨運動，至此乃告

慘敗。

## 濟南慘案發生的真相

▲濟南慘案的意義 自從九一八瀋陽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兇暴的真面目，曝露無餘。其實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暴，由來已久。而其對於中國的侵略，尤其是歷有年所。在九一八以前，一九二八年的五三濟南慘案，其性質之嚴重，實不亞於九一八事變。山東之所以在一九二八年不致成爲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後的東北，一方面固然由於日本在山東的基礎不如在東北之雄厚，但當時主持者之應付得宜，實亦主要原因。

▲日本挑釁的陰謀 如果我們來研究濟南慘案的責任問題，這不是傻瓜，也就甘心爲日本帝國主義作工具，因爲這根本是不必研究的，這顯然是日本帝國主義

有計劃的侵略中國之一種表現。本來日本帝國主義之對於山東，素來視爲己有。張宗昌在山東時，尤其甘心爲日本作工具，所以日本更視山東爲囊中物，而對張宗昌，則寵愛甚深。革命軍如克復濟南，則不僅他的工具張宗昌的勢力要根本消滅，而日本在山東的特殊地位也要動搖，日本帝國主義是決不能容忍的，所以濟南慘案的發生，實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預定陰謀，也是毫不足怪的。

▲亡國大夫的責任論 但是那些亡國的士大夫，却偏偏要有意無意地替日本帝國主義辯護起來，所以他們不說賀耀組是濟南慘案的禍首，就說孫良誠是濟南慘案的罪魁，其實濟南慘案的全部責任，應該由日本帝國主義負之。

▲日本屠殺的主要原因 日本在濟南屠殺的主要原因，在於第一：給革命軍一個下馬威，使革命軍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不敢輕視，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仍可任意壓迫中國；第二：張宗昌在山東時，與日本所有密約甚多。張既失敗，該項密約，自然要失其效用，這在日本真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第三：山東交涉員公署內，

藏有張宗昌與日本間秘密文件甚多，日軍深恐秘密爲革命軍所得，故當革命軍進城之後，日軍突然發難，首先佔領交涉署，將一切不可告人之秘密文件，全部擄去，這是濟南慘案的直接原因。

▲賀耀組部無辜犧牲 在國民革命軍未開入濟南以前，總司令部即接有密報，謂如革命軍直入濟南城，日軍勢必向革命軍挑釁，故總司令部即有嚴令約束各部隊止與日軍衝突。當時孫良誠部有少數兵士，因購物與日商衝突，日軍即無理干涉，以致與我方發生衝突，日軍竟將孫部士兵擄去。時第三軍團總指揮兼四十軍軍長賀耀組之一團，剛開到濟南，正待休息，日軍即乘其不備，將其全部繳械，以致外間即以爲濟南慘案中，賀耀組應負重要責任，而日軍尤以賀耀組爲敵對目標，實則賀部遭此無辜犧牲，真是有苦說不出。但賀頗識大體，且富於責任心，於慘案發生後，即回黨家莊向蔣中正辭職。

▲賀耀組辭職以後 當時賀耀組向蔣介石提出辭職，並推舉方鼎英毛炳文以自

代，但蔣頗知賀於此事，可以絕不負責，故再三挽留，但賀以國家已至如此地步，一時不易爲力，故堅決辭職，蔣介石亦只得准照賀耀組所請，以方鼎英爲第三軍團總指揮，毛炳文爲第四十軍軍長，而濟南慘案，亦從此告一段落。

△日人心目中的賀耀組。濟南慘案因日方之宣傳，而賀耀組遂成爲濟南慘案之禍首矣，故在一般日人心目中，皆以爲賀耀組必爲一而目可憎之武夫暴徒。但這三二年來，我會到許多會會到過賀耀組的日本人，都說賀耀組的真面目，實與他們所理想的不同，彬彬有儒者氣，無糾糾武夫狀。因而一般日本人民，亦均知濟南慘案，實係日本軍閥之一種預定陰謀也。

## 濟南慘案目擊記

翠薇

△日本當局的矛盾 一九二八年五三濟南慘案，是近世中國外交史上的最大恥

辱，凡是中國人民，誰都不會忘記這一回的奇恥大辱。那時我是隨同總司令部出發到濟南，目擊慘案發生的種種經過，茲將其情形很忠實地敘述如下。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上午八點鐘：濟南日本總領事同了日本憲兵司令到總司令部（時駐濟南督署），來拜會見總司令，我是當時的翻譯，日本領事與憲兵司令在會見總司令的時候，盛讚中國革命軍的軍紀風紀如何良好，秩序如何整齊，軍容如何雄壯，而大罵張宗昌軍隊如何不行。他們還說他們派兵到濟南來的目的，原是保護在濟南的僑民，如今革命軍既如此良好，僑民治安可以無虞，所以已派到濟南的軍隊和憲兵，今天就要撤回去，所以他們的憲兵司令特來向總司令辭行，這次的會見，充滿了和平的氣象，那裏知道日本領事與憲兵司令辭出不到半個鐘頭，日本軍隊就開始屠殺的獸行了。日本帝國主義真是世界上最無信用的國家！

△屠殺開始時情形 日本領事與憲兵司令在總司令部足暢談了四十分鐘，纔與辭而去，我們初到濟南時，聽說日本方面風聲很緊；及至日本領事同憲兵司令來過

以後，以爲可以沒有事了，那知他們去了半個鐘頭，就聽到外面的機關槍聲音，當時我們總司令部內人都覺得很奇怪，機關槍聲是什麼地方來的呢？敵人咳的不得了已離了德州幾百里路。敵人是不會來的，那個機關槍聲又從何來呢？總司令立刻派侍從副官去打聽，去了一趟回來報告，說未到城門口已經不能出去，革命軍已經同日本軍隊打起來了。並且他在路上看見有兩個中國小孩子已被日本軍隊刺死。總司令部得了報告，空氣驟然緊張起來。總司令就下令給各師長，要他們各師的軍隊約束部下，不許出外面去，並且聽候命令，不要與日本軍隊衝突。一方面通知日本的司令官福田，說我們軍隊已經下了命令，約束他們不許出外面去，請他下令日本軍隊也不要出去，免生衝突，所有現在衝突的情形，我們正在調查，調查得了結果，我們再來決定辦法，現在我們軍隊第一個辦法；就是撤回，不好再使衝突起來。但是我們派去的人，不能夠到日本司令部裡去，日本軍隊在各路口或要隘的地方，緊要交通的道路，統統在十幾分鐘之內，把沙包鐵絲網堆起來，交通完全斷絕了，我



們沒有方法通過到那邊去了。

△和平會議的波折 後來到了下午二點鐘的時候，日本領事派了一個人過來，報告蔣總司令，說他們福田司令的意思，同蔣總司令的意思差不多，先要撤退軍隊，不使衝突，以後再行商量。這個時候，總司令又接得外交部黃郛的電話，說他已到了日本司令部，要總司令部派汽車到日本司令部去接他，總司令就派了一部汽車去，這時候已下午五點鐘了。總司令在正午十二點鐘已經告訴各師長，所有的軍隊，今天下午五點鐘以前，除了在城內的軍隊以外，凡是在城外的，都要離開濟南，不要與日本軍隊衝突，即使他們來找岔子，也讓他們，不許與他們衝突。另一方面，總司令又通知福田司令官，說已經命令我們的軍隊於下午五點鐘以前，凡是在濟南城外的軍隊，一律離開濟南，請他們也約束軍隊，不要亂放槍放砲，徒然傷害我們中國人民。當時福田回了蔣總司令一封信，說他很願意同我們開一個會議，來調查今天衝突的事情。這時雖然到了下半年，槍砲聲音依然沒有停，日本軍

隊依然到處屠殺中國人民。但總司令的意思，仍願意和平解決，所以就答應福田的要求，要他們立刻派人到總司令部來開會議。到了夜晚十二點鐘，纔來了一封回信，說他不能派人到總司令部來開會議，要我們派人到他們司令部去開會。總司令就答覆他說，如果要我派人到日本司令部裏去，我就是認你沒有誠意，就是認你今天不是爲小的事情衝突，就是認定我們是你們的敵人，不派代表到你司令部裏來，讓你怎麼辦？這封信去後，日本司令又來了一封信，說他的參謀副官不敢到我們總司令部來開會，沒有旁的意思，不過也不要我們派人到他們司令部裏去，找一個中間地方來商量會議的事情。總司令就指定在交涉署附近的一個委員會，爲開會地點。福田派了三個人來，總司令也派熊式輝代表與他們交涉。這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從上午到深夜的情形。十二點鐘以後，他的炸彈砲彈聲音格外利害，差不多沒有斷絕的聲音，東掉一個炸彈，西掉一個炸彈，使得滿城都覺驚慌。

▲外交部長之受辱 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外交部長黃郛回到總司令部來了。他

把在日本司令部裏的經過情形，詳細報告給蔣總司令聽。當日本軍隊開始暴行的時候，首先把交署包圍起來。這是因爲日本軍說與張宗昌有一密約，其文件放在交涉署，日人深怕此次文件，被革命軍所得，鬧出岔子來，所以先把交涉署包圍起來，把裏面所有的一切文件都搶奪去了。當時黃部長適在交涉署內，就對那日本朋友說，我是外交部長，就是黃郛，你不要這樣子兇，你要去問問你的司令官，說是中國外交部長在交涉署，你不能派兵到此這樣強暴跋扈。後來這排長到司令部去了，一下子回來說，他們司令官要請黃部長去同他講話。當時黃部長因爲他的日本朋友很多，福田司令他也認識的，以爲福田來請他時，一定有方法可以和他調和，所以就在那排長同去了。黃部長到了日本司令部以後，不僅是見不到司令官，而且連什麼參謀副官都沒有，只把他關在一間小的房間裡，卻要他簽字，說今天中國革命軍與日本軍隊衝突，是中國革命軍來搶日本的東西，來打日本人，所以衝突起來的。黃部長知道這是日本想蒙蔽是非的黑幕而挾制我們的，當然不能答應他了，他坐了

一個鐘頭 有一個日本人進來，這個日本人從前是我們總司令部派他在濟南做偵探的，也同黃部長認識，他就和黃部長講，說他們日本真豈有此理，對於朋友一點也不講道理信義了，後來黃部長要他打一個電話給蔣總司令，要蔣總司令派汽車去接他。總司令接到了這一電話，纔知道黃部長在日本司令部內，所以就派汽車去接，但他們卻不許他出來。當時他當然不肯簽字，不肯簽字怎麼樣呢？他們見黃部長不肯簽字，就叫一個班長；拿一枝手槍放在桌上，說你要命不要命，要命就簽字，不要命就莫簽字。黃部長說我是外交部長，你不能這樣子馬虎。他說我不曉得你是什麼東西，那裏認得你是外交部長，當時替我們做偵探的日本人同他講，你這樣的態度太不行了，那班長還罵他道：你是否日本人，你如果是日本人，爲什麼到幫助中國人，敢同中國人講話？今天是什麼日子？今天就是我們日本人同中國人開仗的日子，你是日本人，爲什麼要講這種話。黃部長當時說，即使你槍斃我，我也不能簽字。這樣，日本人也沒有辦法。先是黃部長在交涉署時，派了一個中國人同一個日

本人到街上去調查，勸兩方面不要衝突。此時兩人調查回來了，日本人很兇惡地說，我剛才看見一個日本兵被中國兵殺死了，你們中國人也看見。黃部長問那個中國人是不是看見的，他說也看見的。日本人就拿這句話做影子，叫黃部長簽字，說不能不簽，這是中國人講的，就叫那中國人做一個報告給黃部長，黃部長說，這個我不能夠簽字，不過我可以批這個報告我看過就是了。所以就批了幾個字，纔放他回來，回到總司令部的時候，差不多五點鐘了。當時總司令問他的情形，他憤然的說，中國人不是人，日本人沒有當作我們是人，這種恥辱與殘酷，從有歷史以來均沒有看見過的，不僅是自己沒有身受過。

△和平會議的情形 當時熊式輝代表總司令去和日本人開和平會議，會議是十二點鐘開的；在開會以前，熊式輝首先申明，我們中國軍隊絕對不放槍放砲，望你們日本軍隊也阻止兵士，不許放槍放砲或掉炸彈。不要他放槍放砲的時候，他却放得越厲害，兩分鐘就掉一個炸彈，放一個大砲。一晚上就把我們的無線電台交通機

關，統統用炸彈破壞了。那時的會議，日人提出的條件，就是說濟南的商埠幾條街，我們中國軍隊不能通過；膠濟路和津浦路不准運兵，我們的軍隊要退去二十里之外。熊式輝說：這事我不能答應你，一定要問了總司令之後，纔能答覆你。日本人就問他可是總司令的代表？熊就說我是代表，但我沒有簽字之權，因為總司令沒有給我全權代表。這時已經三四點鐘，槍砲炸彈的聲音越弄越厲害。他們的動機，無非是想藉此把我們革命軍嚇出濟南城外，以達到他們的目的，來妨害我們革命軍追到黃河，退到濟南以外，以後革命軍就完全不能進到北方去，仍舊可以拿軍閥做傀儡，同南方對壘，使北方得永遠在日本操縱之下。當然熊式輝會議回來報告總司令，他的報告比黃部長更要苦痛，更要慘淡了。他說是不要講日本人怎麼樣，他們簡直是禽獸也不如！熊式輝是日本陸軍大學的學生，他同福田司令官的參謀長和參謀同學很多，他又懂日本語，日本派來會議的，就是熊式輝的同學，就是福田的參謀長，可是會議的時候，不是同學的話講不到，也不僅是不認識熊式輝，他心目中

簡直沒有中國人了。這種橫暴，野蠻，跋扈，壓迫的情形，幾乎形容不出來。

▲蔣總司令的態度

熊式輝當時向總司令報告，說照現在的情形，日本一定要同我們開仗，打將起來，沒有別的办法，我們只有想方法同他對抗，或者我們避過他，不同他衝突。到這時候，總司令和他商量，以後天就走了。五月四日的早晨，張宗昌的軍隊在徐州，當然曉得，他們打電話去，說濟南已吵起來了，要他的軍隊趕快回來。因為張宗昌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必須集合一個禮拜，纔集合得起來，如果有一兩團集合起來，他一定可以衝過來。日本人一定會幫他的忙。但是張宗昌沒有軍隊來，祇派飛機來向總司令部掉炸彈。那天炸死總司令部幾個衛士隊，傷了幾個官長。當時總司令也在部裏。據總司令的意見，我們現在不能同他們開仗，亦不能同他們衝突。現時我們只有忍辱負重，忍耐下去，仍是要同他們調解。只要我們能夠打到北京，然後再同他們講話，總司令拿定了這個宗旨，所以還同他們敷衍，派代表來往交涉。

△日本軍隊的亂幹 五月五日那天，總司令下令，我們所有軍隊，今夜要連夜過黃河，不許在南岸，如果日本軍隊要同我們作戰，我們即刻離開濟南，在城外與他奮鬥。另一方面，我們軍隊仍要繼續北伐，急渡黃河。當晚我們軍隊走了，渡過黃河。他們的偵探滿目都是，他如曉得我們軍隊要渡黃河的時候，就要同我們拚命了。他們爲什麼五月四日那天的態度好起來呢？就是用緩兵之計，使我們不作準備，軍隊住在濟南附近，不要給你過黃河那邊去，就是等到他還有一師團兵到了濟南以後，就可以出我們不意，解決我們，後來他曉得五月五日下午半天我們大批的軍隊已渡過黃河，曉得他的計劃不成功了，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就是亂打，把渡河的軍隊打死了不曉得幾多。

△總司令退出濟南 日本亂幹的開始，還只在西關及北關警戒範圍，南關東關還沒有入，大商店都是在西關，總司令知道了這種情形，也到處派了偵探，看東關南關有沒有他們的軍隊，偵探以後，總司令就在五月六日的早上離開濟南，到黨家



莊。總司令是六日早上八點鐘出濟南城的，日本偵探是十點鐘知道這一消息的，福田司令官一聽得蔣總司令出城的消息，就說糟了，同參謀長商量，以後事情甚是難辦。其時總司令部參謀程縉，他是總司令派到日本司令部做代表的，五月五日夜晚，被日本司令部監禁起來，他監禁的地位，正是福田司令官辦公廳對面，所以福田司令知道蔣總司令離開濟南消息後的那種驚惶失措的狀態他看得很清楚。本來照福田的意思，早就要把東關南關一同包圍起來，不給蔣總司令出城，他們可以作城下之盟，就可以不許我們北伐，但是他們爲什麼不這樣做呢？因爲還沒有接到東京參謀本部的命令。及至一旦聞知蔣總司令出城，於是懊悔不及了。

△李延年死守濟南。總司令在離開濟南的時候，留第二團李延年部在濟南城內防守。當時劉峙總指揮說，我們既已退出，這一團兵一定被犧牲，所以據他的意見，以一同退出爲妙。但是總司令說不能夠，至少要留一團兵守在那裏，如果我們一個兵不留，將來日本人來佔領濟南時，就說是因爲中國一個兵都沒有，沒有人維

持秩序，是送給他們日本人的，那就不曉得什麼時候，我們濟南纔可收得回來。所以他要留一團兵在那裏，就是這一團兵犧牲了，也是爲了國家。總司令當時告訴李團長，至少要守兩天，並且一定要等到他來攻，如果他攻了之後，若有方法，儘管退出來，並且還留了一架無線電機給他。當時李團長說，如果沒有總司令的命令要我退，我一定守死，就是一團兵，也儘可以守。總司令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一定守就是了。

### ▲第二團全部犧牲

總司令離開濟南後，日軍果於五月六日夜晚的時候，進攻濟南。那時我們隨總司令退出離開濟南三十里的黨家莊，都能聽到槍砲聲音。當時總司令就打電報給李團長，有方法就可以退出來，不要守了。但那時李團長已被日軍包圍，一時不易退出，給他們一師人打了兩天，衝進城頭幾回，但都被我們機關槍掃退。那時日軍司令福田，也知我們軍隊不易屈服，就來同李團長講和，說他們可以讓東關給李團長退出到黨家莊，後來李團長於九日夜晚帶兵出來，可是不到三

里路，就被日本伏兵的機關槍亂打，一團人只贖二三百人回來，其餘的人都死在火綫上。

### △蔡公時慘遭毒手

在濟南慘案中，最使人悲憤痛恨的，是外交特派員蔡公時之死。蔡公時出發到徐州的時候，就說這一次出去，日本人一定要同我們搗蛋，我們一定不好讓他，一定要有強硬的態度，不好同他講一句好話，我們要是退避，他們就更加兇惡，我們要拿出革命精神來。總司令就說你抱定這個宗旨是很好的。所以當五三那天，他被日本軍隊拿到的時候，就一點也不屈服，當時交涉署的幾個職員統統被迫跪下來，日本司令官坐在中間，蔡公時就是不跪，他說，你殺我都可以，我是不能跪的。他們就說你不跪嗎？不跪就做給你看！就把蔡公時同伴的一個人拿手槍來打死，再問蔡公時跪不跪，他還是不跪；他們又再打死了交涉署的另一個中國人，再問跪不跪？如此把我們十幾個中國人一個個都打死了，但蔡公時還是不跪，他們就叫兩個兵拿槍敲他，把他的肩膀都敲斷了，倒了下來，蔡公時仍是大

罵日本人，日本人把他的舌頭也剪了，剪了之後，拿手槍亂放亂打就打死了。

## 山西各派勢力分合記

傳英

△國民黨的諸派別 閻錫山統治山西，垂數十年，勢力鞏固，莫可誰何，直至民國十二三年，猶是如恆，毫未動搖。彼時留學北平者，企圖開始另闢局面，從事民衆運動，即當時所謂革命運動也。當時參加運動的人，有現任山西省黨部委員韓克溫，苗培成……等，及現任太原改組派領袖趙光庭，梁永泰，及閻錫山的死黨李冠洋（李係後進）諸人。從此關係言之，山西目前各派領袖，原本一家，願後來各人何以分家，獨立門戶？其原因可得而言。

△大同盟派的活動 孫總理十三年北上，山西人士參加革命者，已作進一步之運動。當時山西革命運動，均聽中委丁惟汾指揮，其他如王樂平，朱齊青，顧孟餘

等亦爲山西革命份子所常來往者。迨至民國十七年突生變化，卽所謂大同盟運動是也。十七年山西省黨部派李冠洋（省黨部委員）赴京，代表出席三全代會。李本資質漂亮，卽與隋煥東（丁惟汾派）結合，適此時正大同盟運動頗盛之際，李冠洋遂於此時參加大同盟，而山西省黨部遂被李一人出賣。然其他山西省黨委聞訊，均不以爲然。李冠洋與省黨部遂從此脫離關係，山西省黨部仍保持常態，不受丁惟汾之指揮。自是以後，李冠洋之活動，居然成爲北方大同盟之領袖。

### △梁永泰與省黨部分家

其次關於梁永泰與省黨部分家的事實，十八年前，梁

永泰與山西省黨部尙屬一致。自改組派在十八年產生後，梁永泰態度突爲之一變，與省黨部行動，遂不一致。緣改組派產生時，山西省黨部派梁永泰（其時爲省黨委之一）參加改組派，探聽虛實，嗣後省黨部不信任梁永泰，梁即開始拉攏青年，形成另一派勢力，若問究竟是否改組派，則答案不能不謂爲不是，不過與趙光庭之改組派絕不相同。據云梁永泰接近顧孟餘，梁雖與省黨部分家，但從未火併，事實上

兩方感情仍在保存。

### △趙光庭與省黨部分家

再其次關於趙光庭與省黨部分裂的原因：十三年前，山西留學北平的趙光庭，苗培成，韓克溫，梁永泰等，為促革命順利計，在太原辦一平民中學，公推趙光庭為校長，梁永泰為庶務主任，韓克溫苗培成皆為教員。嗣因校務關係，趙與其他各辦校同人，感情上極不和睦，於是十三年後，趙光庭即與梁永泰苗培成韓克溫等決裂。此後趙赴西北軍即國民第三軍工作，十六年與山西省黨部合作，任農民部長。然與梁永泰等感情終歸惡化。趙遂離開山西，走南京上海杭州等處，此為民十七年事也。查趙于十七年與省黨部分裂時，并未加入任何派別關係，只有徘徊而已，直至十八年，改組派產生，趙與陳公博認識，從此趙接受改組派之洗禮，此為趙光庭與省黨部分家之確定時期。

### △四小派與兩大派

綜上所述，山西省黨部，趙光庭，梁永泰，李冠洋等四部份確是山西省之四種力量。縮而言之，亦可謂為兩種力量，因為李冠洋於十七年

時，雖爲了惟汾部下之大將，然至十八年後，完全變爲閻錫山的死黨。所以李冠洋可以閻派名之。從下層言，閻錫山勢力，可由李冠洋代表。趙光庭爲陳公博部將，然同時又爲趙芷青之部將，趙芷青乃係閻錫山派中人物，故趙光庭之行動，亦不能違背閻之利益，是趙光庭亦可以以閻派名之。梁永泰雖爲顧孟餘派，然做事不甚努力，且乏骨氣，嘗在閻錫山軍（卽第三集團軍）任政治部主任，及蒙鹽局長……等職。故梁在山西之後台，實際卻爲閻錫山，謂爲閻派，亦極相宜。至于省黨部方面，就與梁趙諸人，大大不同，始終遵循中央路線，歷次黨政變化，均足以顯示其不拔之硬節，絕未曾爲閻所軟化，故省黨部派，亦可以中央派名之。從上述情形觀之，表面上有四種力量，實際僅有省黨部與閻錫山兩派。此兩派別，則絕難談合作，故近來趙光庭派梁永泰派李冠洋派（卽閻派）。雖正實行合作，而省黨部方面，雖多方疏通，仍不稍動其初衷。假令省黨部與閻可以合作，則除非中央與閻已趨一致。

# 總政治部野史

鄒翠芬

## △總政治部的誕生

總政治部是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成立而誕生的，最初

是屬於總司令部內的一部，故命名總司令部政治部，簡稱總政治部。本來，中山在世的時候，曾任命廖仲愷爲軍官學校黨代表，國民革命軍成立以後，廖仲愷又做了各軍的總黨代表，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以後，總黨代表一職由汪精衛繼任。但總黨代表並沒有固定的辦公處，職權雖有規定，實際等於虛銜，不過蓋蓋印而已。二次東征凱旋以後，蔣汪同時提出各軍設副黨代表，代行黨代表職權，而各軍之副黨代表，即以各軍之政治部主任兼攝。但總司令部成立以後，似乎沒有明文規定有黨代表。那時黨代表的名義雖尙未取消，而實際上，因爲汪黨代表跑到了外國去的原故，總黨代表一職，早已無形取消了。所以總政治部自總政治部，並不稱什麼總黨



代表辦公廳，而總政治部主任也沒有什麼副黨代表的副銜。

### △主任的人選問題

關於政治部主任的人選問題，的確是經過了幾番波折。在東川馬路鮑羅廷公館與百子路蔣介石公館中，幾經磋商，提出的人物，至少也有半打。最初蔣的意思，是推崇戴季陶，但O P方面絕對不能通過，因為那時雖然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變已過，共產黨氣焰稍殺，但他們對於戴季陶，無論如何是不能同情的。其次，蔣又提出吳稚暉，但鮑羅廷反對，理由是總政治部責任重要，非好好先生所能擔任。此外，又提出了邵元冲，邵力子，丁維汾等多人，這都是蔣方提出的，但共產黨方面都不能同情。其中特別是關於邵力子，討論頗久。蔣方之所以提出邵力子，是因為邵力子是蔣的朋友，蔣可以駕馭，雖然他是O P；正因為他是O P，可以對O P方面說話。但O P方面亦反對，原因邵力子雖是O P，但是特別O P，尤其是那時對O P已貌合神離，O P對他，已失了駕馭的能力，如以邵力子任主任，則在O P方面，徒負其名而無其實。所以O P提出，以為如要用O P，則應

由O.P.方面推荐，其人選不外周恩來吳玉章兩人，但蔣對此兩人，都不能同意。故另外又由第三者提出徐謙及陳公博。關於徐謙，O.P.方面表示可以同意，但蔣却反對，至於陳公博，雙方都不同意。幾經磋商，最後始決定鄧演達。

△總部直轄的政治部。總政治部成立以後，鄧演達當總政治部主任，當時一般頗慶得人。總政治部雖創立伊始，而其下級機關，成立者已頗多。當時所屬各軍及特種部隊政治部如下：

部	隊	主任（即副黨代表）	副主任	後方留守主任
第一軍政治部		何玉書	無	謝某
第二軍政治部		李富春	無	黃鰲
第三軍政治部		朱克靖	無	無
第四軍政治部		廖尙果（後易廖乾吾）	無	李某
第五軍政治部		李郎如	無	無

第六軍政治部

林祖涵

無

第七軍政治部

黃紹雄

黃日葵

第八軍政治部

劉文島

張其雄

黃埔軍校政治部

邵力子

熊雄

軍校入伍生政治部

賈伯濤

無

石井兵工廠黨代表

余程萬

中央兵工試驗廠黨代表

曾養甫(後易譚其鏡)

海軍處黨代表

徐世雄

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

譚其鏡

無

虎門要塞司令部黨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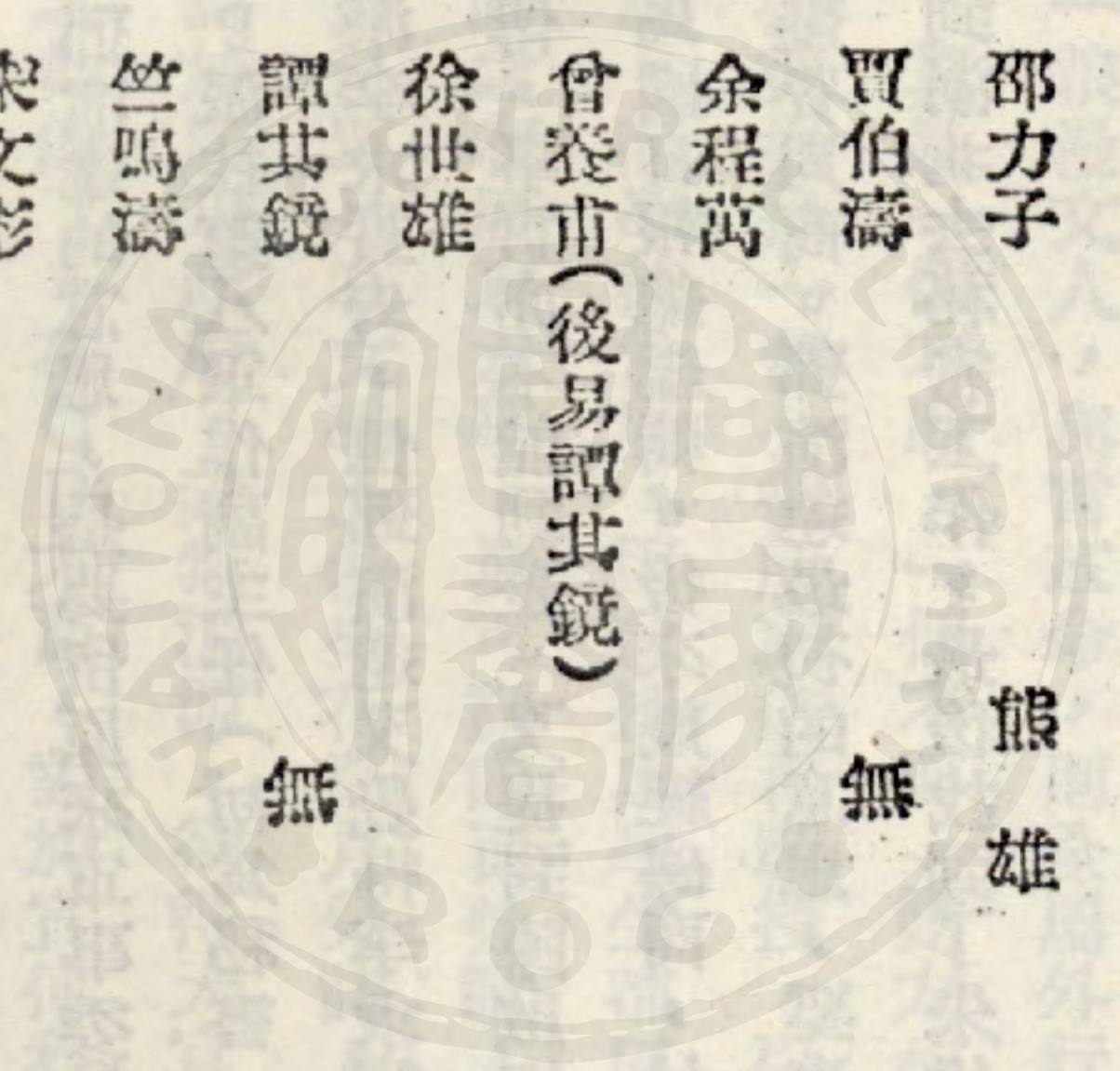
竺鳴濤

財政鹽務緝私大隊黨代表

宋文彬

航空學校黨代表

聶開一



△兩•大•科•長•的•人•選 總政治部成立的時候，主任問題雖然解決了，但部下的幹部人選，頗成問題，尤其是宣傳與組織兩科的科長

關於宣傳科長的人選，鄧演達的意思，是要留原來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的秘書張其雄。但張其雄已被C P派往第八軍作副主任（初為秘書），不能到差，於是向周恩來要人，周恩來本想派李求實去，但鄧演達又覺得李求實的赤態太顯，而李求實那時是C Y兩廣區委宣傳，事實亦不能到差。又提到陳啟修，但事實上陳亦不能來，蓋陳啟修那時任廣州民國日報總編輯。後來幾經磋商，始決定郭沫若。

組織科長的人選，也是幾費周商。鄧演達最初的意思，要青年軍人聯合會的周逸羣來擔任，但那時周逸羣到湖北去秘密工作，最後找到了朱代杰來代理。朱代杰是共產黨中的青年健將。

△沫•若•入•總•政•治•部•經•過 如前所述，關於政治部之宣傳科長一職，幾經磋商，始決定郭沫若。而郭沫若之出任宣傳科長，在當時也是經過了許多波折。郭沫若本

人，當時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長，他本是創造社的頭目，自視甚高。本來他自以為學問資格，可當一總政治部主任，區區一上校科長，在郭沫若未能滿其所慾。而在總政治部方面，則以為郭係一浪漫文人，與言革命，則全屬外行，所以最初也絕不會想到他身上。所以在初期，真是一個不願，一個不要，雙方相去頗遠。但事有湊巧，郭沫若在廣東大學，因被彼撤換一部分彼所謂飯桶教授，引起全體教授之罷課；學生方面，對彼亦殊無好感。而學校當局，因教授與學生都反對郭氏，自然也不能予郭以同情，故郭沫若當時之在廣東大學，真可謂四面楚歌。但郭沫若究竟是一個識時務的俊傑，他眼看到自己單是在文學上做些花兒月兒詩，是無濟於事的，所以很想任政界上活動。但郭對於廣東政府，素無淵源，欲得大官，頗不容易。所以區區宣傳科長一職，也就甘之如飴了。在C P方面，對於宣傳科長一職，頗為重視，而又苦於無相當人才。當時蔣總司令有介紹周佛海為宣傳科長之說，故C P亦急於解決此事，郭沫若既有此意，在C P方面視之，郭沫若雖浪漫，但尚能駕馭，故亦極

力在鄧演達前推荐，而郭沫若得投筆從戎，作宣傳科長去矣。

△孫炳文後方留守 內部人員既已決定，主要問題，乃在解決後方留守主任之入選，蓋總政治部出發後，後方事務極多，需要一留守處以負專責也。鄧之意思，以爲前方事務，有彼統轄，幹部人才，尙不成多大問題，但後方留守處，則本人鞭長莫及，故須付託得人。乃商諸周恩來，求其紹介人才，周乃推荐孫炳文，孫四川人，曾留學法國，共產黨也。此人頗忠厚老實，能刻苦負責。澤生與彼，亦係素識，故一經周之推荐，卽任其爲後方留守主任焉。

△郭沫若榮升副主任 北伐軍底定武漢以後，總政治部駐在武漢，大出風頭，一時工作頗爲緊張。而郭沫若亦於此時，由宣傳科長而升爲副主任。本來有功則升官，實是一回很平常的事。但郭沫若這次的升官，並不是由於「有功」而是其中有一篇大道理在。原來郭氏自任宣傳科長以後，雖然刁兒浪蕩，但因其對於上官（鄧演達）則殷勤獻媚，頗得鄧澤生之歡心。對於OP則吊膀拉搦，亦頗努力，故OP

對之，亦多好感，時武漢雖云底定，但江西猶未見分曉，老總親率總部人員入贛，總政治部既爲總部之一部分，自應隨節赴江西。但武漢爲全國中心，革命軍初到，工作繁多，亦未便離去。故決定總政治部暫駐武漢，鄧澤生亦留於斯，另派一部分人員隨總座入贛，前方事務亦多，自然須有大員負責，非一小小科員所能勝任，故總政治部編制中雖無副主任，而至此乃決添設一副主任。副主任人選，鄧澤生之意，既不願OP任之，亦不願與己不能同調之右派任之，更忌憚大有才幹者任之，因鄧氏剛愎自用，而器量又頗狹小，不能容物。在共黨之意，自己既不能入選，自然更不願右派任之。郭沫若雖接近OP，實非真OP，而對鄧澤生又頗忠實，鄧氏覺得郭完全可以駕馭，故鄧頗中意於郭；而OP方面，以郭雖非真CP，幸頗忠厚可資利用，亦極力擁護，而郭氏乃得高升斯職也。

△駐贛辦事處之腐敗 南昌克復以後，總政治部於南昌設駐贛辦事處，即由郭沫若任主任。郭本係一文人，浪漫昏庸，兼而有之。除吹牛拍馬，只能寫寫歪詩，

實無工作能力。至其所用之人，亦係諂妄小人，負責者如秘書李民治（一氓），其綽號爲『活死人』，雖活而等於死，社會股之袁文彬，亦日唯吊膀子喝酒而已。而編輯股之孫席珍，則尤爲墮落，招搖撞騙，卒被共產黨開除黨籍。駐贛辦事處設於東湖邊一洋樓中，時方冬令，部氏與其屬員，日惟圍爐飲酒，談談女人而已。其腐敗情形，實在一言難盡。

△朱代杰被免職之經過

總政治部自廣州出發之初，朱代杰爲代理組織科長，及至郭由宣傳科長升副主任以後，因一時人選困難，卽以朱代杰兼任。朱爲共產黨中健將，雖年事甚輕，而工作能力，頗有可取。彼時身兼宣傳組織兩科科長，又兼C P特支書記中央軍委秘書，實權在握，雖主任副主任，亦側目而視之。鄧澤生雖名爲主任，而下級政治工作人員之委派，全係朱代杰秉承C P意志辦理，郭沫若自然更無實權。朱代杰在總政治部內，因實權過大，以致引起反對者之仇視，而所謂右派尤甚。因朱代杰對於右派，素頗嚴厲也。時黃埔第四期學生畢業，由老總指派



數十人至總政治部，囑爲分派下級政治工作，鄧澤生卽以此事交朱代杰辦理。朱因此數十人中，有二十一係右派，頗不願派彼等工作，但老總之命，又不敢違，只得留下，派以極不適宜之工作，待遇極苛。此二十一位仁兄大譁，訴諸老總，而其餘右派分子，又從中挑撥，老總果爲之赫然震怒，在南昌行營中，親下手諭，將朱代杰免本兼各職。朱被免職後，即潛離武漢，赴莫斯科去矣。

▲章伯鈞作威作福 朱代杰免職以後，總政治部宣傳科長一職，卽以章伯鈞任之。章伯鈞曾留學德國，共產黨也。此人與朱代杰大異，婆婆媽媽，極爲庸俗，而有書獃子氣味，嘗謂革命者至少須研究幾年數學，幾年物理學，幾年化學，幾年哲學。非此者，不能成爲革命家也。因又以彼曾留學柏林，故自視極高，對非留學生出身之職員，極爲輕視。且留學生中，如係留日出身，亦被鄙視。嘗謂不曾留學西歐，不能稱爲全人。又以其官爲科長，作威作福，但宣傳科中人，均鄙視之。

# 宋慶齡左傾記

元伯

△中山在日之孫夫人 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曾參加世界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及國際革命互濟會，在莫斯科巴黎柏林不魯塞爾等處，與國際著名之政治家文學家多所往返，如蘇聯之高爾基，列寧夫人；法之巴比塞，羅曼羅蘭，英之蕭伯訥等，皆孫夫人友也。以故孫夫人之名，頗爲世人所熟知，紐約論壇報曾稱其爲中國傑出之女政治家。當中山先生在世時，女士以不欲多露頭角，故尙寂寂不爲人知。憶中山逝世之際，一般人猶以爲宋氏不過爲一貴族夫人耳，不知其有如此之政治識見。詎宋氏之愛好政治，在中山先生在日已然，固不自今日爲始也。十二年冬，國民黨宣言改組，中山親主其事，而以廖胡汪等佐之，宋氏即當時出力人員之一。蓋宋氏當時表面上雖不與聞政治，而實則在中山面前，每多貢獻政治意見，彼對國民黨之

改組，極端贊成。中山公務極忙，而得宋氏之幫助者不少，蓋宋女士對孫先生，不僅爲一普通之賢內助，且爲一政治上之重要副手也。

### △與鮑羅廷之交誼

中山在日，出入門下者，於廖汪胡蔣諸同志外，俄顧問鮑羅廷亦其一也。中山爲大元帥時，因恐政敵暗算，警備極嚴，部屬進謁，須先經傳達，但另有一種特別符號，佩此符號者，不僅可以直入大元帥府，而且可以直入大元帥室。但此項特別符號僅十二枚，非親信之人，不能領得，而鮑氏亦得此項特別符號一枚，故可以直入大元帥室，可見其與大元帥關係之密切，以故與宋氏亦常見面。鮑雖俄人，而英語甚佳；宋氏曾留美，英語亦佳，彼此可以直接通話，無需舌人也。鮑氏不僅曾參加俄國大革命，且曾參加土耳其革命與英國勞動運動，在英國與俄國（十月革命以前），曾幾次入獄，革命經驗，極爲豐富，故宋氏頗喜與鮑氏接談，因宋氏對於世界革命消息，頗喜探聽也。說者謂宋氏思想之左傾，實得鮑氏之影響。

△與女共黨之往來

十四年三月，中山在北京逝世，四月間，宋女士由北京南下，抵上海之日，上海大學學生迎之於北站，宋女士下車之際，由上大女生楊之華黃胤扶之下。楊黃皆女共黨健將也。宋女士在滬，寓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孫宅，女共黨常往走訪，而宋女士亦頗喜與女共黨往來。蓋此時中山初逝，宋氏不免爲之戚戚不樂，得此，亦頗可解除寂寞也。女共黨知宋氏悲切，乃多方勸慰，走訪益勤。瞿秋白妻楊之華，彭述之妻陳比難，蔡和森妻向警予，以及麻子黃胤等，奔走莫利愛路宋女士之門，幾無虛夕。在此時期，實予宋女士思想上以絕大刺激。而宋女士思想之左傾，此亦重大關鍵。

△五卅運動中之宋氏

未幾，五卅慘案起，全上海捲入革命運動之漩渦，而上海大學之濟濟羣賢，尤爲粟六，一時宋氏門下，大爲冷靜，但宋氏本人，亦頗忙碌，蓋宋氏對此運動，亦頗熱心也。當時宋氏來往之地方有三：一爲環龍路四十四號上海執行部，蓋宋氏既爲國民黨總理之夫人，對於國民黨工作，仍極熱心也；一

爲開北寶山路之民族日報館，蓋當時國民黨之機關報民國日報，因地處租界，在帝國主義淫威之下，言論極不自由，故另在華界辦一民族日報，以資宣傳，報由楊杏佛主持，宋氏亦常至該報爲文也；一爲靜安寺路小沙渡路之某號，蓋此處爲上海大學女生之一秘密集合處，黃胤即在此間主持一切，故宋氏亦常來此也。當時宋氏除參加各種實際運動外，並作英文論文，投諸外報，以資宣傳。宋慶齡女士之名，至此乃大著國內。

△反對季陶辦事處 時戴季陶氏因不得志於粵，由中央調至上海執行部服務。戴氏除至執行部指示一切外，復另設一季陶辦事處，發揮其國民革命理論。出版有兩種小冊：一名『孫文主義之哲學基點』，一名『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當時本爲容共時代，共黨在國民黨內，頗爲得勢，而戴獨發揮其反共產理論，故一時影響甚大。宋氏思想，此時已極左傾，故對戴之主張，表示反對。八月二十日廖仲凱氏在廣東被刺，環龍路四十四號之上海執行部，亦爲開會追悼。是日由戴氏主席，

宋氏亦出席參加，於演說之際，對於戴氏頗加指斥。此項演說，頗使戴氏難堪，而宋氏不之顧。

### △通電反對西山會議

十四年冬，國民黨一部中委在北京開西山會議，反對廣州中央，宋氏在滬知之，頗爲憤慨，乃發一通電，對於西山會議，極力指斥，內有「總理泉下有知，亦當痛哭」句。十五年一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宋氏亦自滬蒞止，並出席演說，對於廣州政治，頗多嘉獎，二屆大會結果，宋氏遂當選爲中委。

### △聯席會議中之宋氏

北伐軍克復武漢之際，宋氏在粵。其後中央決議遷都，先派宋慶齡，宋子文，孫科，鮑維廷等北上考察，宋等於十月中旬，由廣州乘廣韶車出發至韶關，經江西南昌而至武漢。其後中央黨部亦隨即於十二月七日自粵出發；但至南昌，逗留不進。宋氏在武漢組織中央聯席會議，代行中央職權，儼然與逗留南昌之中央，成遙遙對峙之勢，蓋已隱伏寧漢對峙之朕兆矣。宋氏在聯席會議

中，頗爲出力。聯席會議初設於南洋大樓，宋氏每日必至該處辦公，且時參加民衆大會，公開演說，對於中央之逗留南昌，頗爲不滿，而對於某軍事領袖，尤爲不滿。此爲宋氏努力於實際政治工作之始。

△參加武漢三中全会 三月間，聯席會議決定召集三中全会，時中央已自南昌遷往武漢，武漢反×空氣大盛，三中全会實爲鄱漢分裂之基礎。宋女士亦參加此項會議，當時會議中提出『提高黨權』案，宋氏於此項提議，極力主張。時陳銘樞氏對此提案 欲加以修改，而宋女士力主照原案通過，當時共黨亦力主通過此案，乃照原案通過。

△任中央婦女部長 三中全会之結果，中央各部處改組，宋女士被推爲婦女部部長。不久，鄱漢分裂，宋女士遂成爲武漢方面之主要角色。時宋女士對於政治工作，頗熱心參加，而一班女共黨，仍與之往返甚密。大麻子黃胤，此時亦已至武漢，寄寓宋寓，與宋女士感情尤洽。周恩來妻鄧穎超，瞿秋白妻楊之華，黃平之

妻楊復南等均在武漢，宋女士遂日與此種人往來。時鮑羅廷夫人在山東被張宗昌扣留，宋女士特往慰問。鮑氏寓武昌湖上園，宋女士自漢口往，是日狂風大作，輪渡幾覆於江。舟子請回舵，但宋女士以鮑氏夫婦爲中國革命服務，不幸其夫人被捕，自應立往慰問，以示敬意。

△留書星夜出走 但武漢政府成立不久，內部即起裂痕，六月底以來，反共空氣極爲濃厚。宋女士以袒共之故，頗爲各方所注目。七月初之某夕，何鍵竟派兵至宋女士寓所抄查。此事極予宋女士以難堪。宋往詰汪，汪亦無以對。至七月中，武漢大局已不可爲，宋女士曾屢斥汪先生態度之妥協，但以後連汪先生亦避不與宋見面，加以何鍵又派兵搜查其寓，政府亦不加以糾正，知大局已無法挽回，乃留一函於汪，另對武漢民衆發一留別書，星夜出走，不知所之。宋女士致汪先生之函，當時未經公佈，但知其內容者甚多，措詞極爲嚴厲。留別武漢民衆書中，內有一黨中之負責者已投降軍閥，彼輩藉口民衆運動之過火，獎勵軍閥之屠殺民衆，作爲投



降軍閥之進見禮』云云。此項留別書，與鄧演達當時之『告同志書』，同樣沉痛，為武漢政府臨滅亡時之重要文獻。

△在德國之政治活動 宋女士離武漢以後，即漫遊歐洲，以寓德時間為久。宋氏之參加世界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參加國際革命互濟會，均在此時。時與宋氏往返者，頗多共產國際人物，但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者，與彼亦有往返。時國內有第三黨組織之醞釀 推宋女士為領袖之一，宋女士本人並未實際參加該黨活動，但亦不否認與該黨之關係。猶之賀龍葉挺在南昌暴動時一樣，革命委員會推彼為主席團之一，彼既未參加，亦不否認也。時鄧演達亦亡命至柏林 曾與宋氏時相過從，鄧氏為第三黨之領袖，宋氏當時之同情第三黨，當無疑義也。

## 胡漢民政治生涯之一頁

伯 矢

△代帥時代的威嚴 胡漢民氏爲國民黨元老派之一，當辛亥革命光復之初，所謂國民黨四都督者，胡氏其一也。在中山左右，人材輩出，而胡氏尤以沉着見著。民十三年，中山在粵北伐之際，親自督師韶關，後方要務，概委胡氏留守辦理。十三年冬，中山北上，於是胡氏由留守而晉爲代帥之尊。在廣州大有中山第二之慨。此時中山左右人材，文有廖仲凱汪精衛張繼謝持等，武有許崇智楊希閔劉震寰等，而文武雙全者，有譚延闓等，而胡氏之能獨得代帥頭銜者，蓋在中山未北上前，胡既爲留守，總攬一切，中山北上以後，爲駕輕就熟計，自以胡氏代帥爲宜，如易其人，反易引起政治糾紛也。

△中山逝後之變化 但世事如白雲蒼狗，政治變化，亦猶是也。中山北上以後，未幾卽病故北京，於是廣州政局，不能不發生變化矣。是時廣州軍隊東征雖獲勝利，而內部反側，逐漸抬頭，蓋楊希閔劉震寰之輩，本係投機軍閥，雖在國民黨旗幟之下，而實際對於國民黨主義，並無絲毫信仰。中山在日，尙可予此輩以人格威

化，至少使他們還有所顧忌，但是中山逝世以後，他們就成了武鄉侯死後的魏延，開始叛變了。在楊劉肅清以後，國民政府成立，胡氏雖然不致如楊劉之被驅逐，而已失去了代帥之尊，降為次等人物了。

▲主席落選的原因。廣州國民政府，係七月一日成立。汪精衛被推舉為國府主席，照當時新規定的政治制度，國民政府主席是最高的行政長官，是一國的元首，其地位與中山生前所任之大元帥同。事前一般預料，以為國民政府主席，必須胡漢民無疑，蓋胡氏既尊為代帥，則主席一職，自然舍胡莫屬也。即退一步，縱使胡氏不能當選，亦決輪不到汪氏，蓋汪氏在黨，以清高見著，從不任政治要職，故一般人亦決不會想到元首之尊，由汪氏任之也。胡氏在事前亦以為主席一職，必可由其擔任無疑，但結果竟名落孫山，不僅主席之職不能得，且連五個國民政府常委中，亦不能得一席。僅得一與其性質不符之外交部長。此在胡氏，實屬意想不到。其實胡氏之不能當選，亦意中事。蓋胡氏本人，在黨內歷史雖深，但因其城府太深，為

一般同志所猜忌，中山在日，尚可駕馭胡氏，及中山逝世，胡氏既無實力，又不得同志信仰，自難獨據高位。當時最得同志擁護者，即為廖仲凱氏，故廖氏實為國府主席之最適當人物。但廖氏本人，雅不願就此，蓋廖氏注重實際工作，非徒好虛名者。胡氏既不得同志信仰，廖氏又不願出馬，故主席一職，乃為汪精衛所得。

▲廖胡交惡之由來，當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內部糾紛迭起，最重要者，即為

『廖胡交惡』。蓋當時國民政府主席雖屬汪精衛，但在政治上居最重要地位者，實為廖仲凱。胡氏之被推為外交部長，亦係廖氏之意。蓋胡係政治家而非外交家，胡氏生平未曾辦過一件外交案件，胡氏決非不知，廖氏之所以推胡任外長者，實欲暗示胡氏，自動去職也。無如胡氏閱世甚深，胸中自有十萬甲兵，精知國府當局，不滿於己，而仍安之若素，慨然就外長職，此事實出廖氏意外，但廖胡間之惡感，因是日深矣。時胡氏不僅與廖交惡，與戴季陶尤若冰炭之不相容。胡戴交惡，尙在中山未死之時，故在十四年二月間，廣州中央即決定將戴季陶與汪精衛對調——時戴

本任中央宣傳部長，汪本任中央上海執行部常委，爲解除胡戴衝突起見，故將戴調往上海。戴氏既不在粵，與胡氏自可避免直接衝突。唯廖胡之間，終因政見不同，感情益惡，未幾，而惠州會館之流血慘劇發生矣。

△中央黨部前之慘劇。廖胡交惡，既如上述，唯此時廖氏頗有權力，胡氏對廖，亦莫可奈何也。時外報謠傳胡氏另有企圖，將不利於廣州當局，尤不利於廖氏，不久，廖仲凱即於八月二十日在越秀北路惠州會館中央黨部前被刺身死。與廖氏同時遇難者，尙有監察院委員陳秋霖，廖氏之被刺，顯然爲帝國主義及其工具之一種陰謀，而胡漢民之弟胡毅生，實爲主要兇首之一。其餘兇首朱卓文林直勉等，皆所謂胡系人物也。故當時胡氏實處於嫌疑地位。

△關於省港大罷工。廖氏之被刺，與省港罷工有極大關係，蓋帝國主義以廖氏爲主持省港罷工之要人，故恨廖刺骨，胡毅生朱卓文之刺廖，雖有其本身的政治背景，而另一面實受帝國主義之嗾使。至胡氏本人，對於省港罷工，素持反對態度，

在彼之意，以爲國民政府應盡力與國內反革命派搏鬥，不宜與帝國主義失和，換言之，胡氏此時，實抱不反對帝國主義主張，而對於廖氏之堅持省港罷工，尤爲不滿。胡氏既身爲外交部長，與香港政府關係，自覺密切，此與廖案亦不無相當關係也。

△屈留黃埔的真相 廖案發生以後，即證實胡弟毅生等實爲主謀，故胡氏頗不自安。廣州當軸，亦以胡氏處境艱苦，爲避免反革命起見，特請其赴黃埔長洲要塞司令部暫爲休養，並派兵保護，以免不測。因此外間即謠傳胡氏被廣州當局扣留，羈禁於黃埔，實非事實也。

△感不安出洋考察 胡氏雖在當局保護之下，安居長洲要塞司令部內，然於心究有不安，故呈請中央政治會議，要求出洋考察。中央政治會議立即核准，胡氏乃於廖案發生不久，悄然去國，作海外遊矣。

△解釋國民黨使命 胡氏出洋考察，首至莫斯科。胡氏爲反共健將，對於蘇聯

政制·自然表示不滿，而社會主義尤爲彼所反對。但既至俄境，環境如此，亦不容胡氏表示真實態度。故胡氏內心雖極力反共，而表面上不得不極力表示左傾，彼在莫斯科十月紀念日大會上演說，解釋國民黨之性質，中國國民黨之使命，在於完成由國民革命過渡到社會革命的工作。並說明三民主義革命之目的，與蘇聯十月革命原是一樣云云。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胡氏至莫斯科，其言論行動，已一反其原來主張矣。

△二屆大會之當選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十五年一月一日在廣州舉行。時胡氏尙遠遊海外，不能參加。在大會上，關於胡漢民當選與否，頗費週折，大會中C P黨團，最初決定不選胡氏，但第三國際觀察胡氏在蘇聯言論行動，認爲十分左傾，故命令中國共產黨必須選胡氏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故大會選舉，結果胡氏得票不少，當選國民黨二屆中委。在第一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上，且被推任爲中央工人部長。此係譚平山所提出，蓋共黨明知胡氏對工人運動工作，極不相宜，而

必推彼爲工人部長者，實有深意在焉。

△返國問題之波折 胡氏因避灾而出洋考察，原定半年可以歸國，三月二十日中山艦案發生後，胡氏滿以爲可以返國矣，無如尙爲當局擋駕。直至十七年寧漢分裂之前夜，始有機會回國，寧漢分裂，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後，胡氏始得復出任黨國要職焉。

## 廖仲愷與胡漢民

楊新華

△國民黨的三人才 自從黃興宋教仁相繼謝世以後，有一天，日人大塚毅問中山先生，國民黨內還有些什麼最著名的人才？孫中山以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三人對。特別是對於朱執信與廖仲愷尤爲誇獎。本來國民黨內，人才輩出，而孫中山獨提出這三個人來，不知者以爲咄咄怪事，其實這三個人，的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可惜朱執信老早就死了，等到孫中山在鐵獅子胡同壽終正寢的時候，他所推重的三人才，已僅剩其二了。

▲廖仲愷三大長處 被孫中山特別推重的廖仲愷，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才。

在國民黨諸領袖中，除老頭子自己外，要以他給我的印象為最深刻。我覺得我對於他是有相當認識的。他有三個長處：第一，他是一位理財專家。他歷任國民黨的會計部長，對於經濟度支，支配極其得當，孫中山曾譽之為天下的理財家。他不僅是善於理財，而且廉潔自守，掌了二十年財政，始終不妄用公家分文，一直到他被刺身死。他的住宅，還只是廣州百子路那所舊的小洋房，而且這還是他岳家送的；第二，他作事有魄力，有膽量，有決心，這在國民黨內諸領袖，只有奉化老總可以和他比擬；在黨外說，那只有袁項城有此長處了；第三，他的政治眼光很遠大，這一點，就是胡漢民朱執信也不及他，其餘的更不待說了。舉一個例來說，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是國民黨發展的基礎，而這次改組，以廖仲愷之功勞為最大。

△中山死後之廖胡 孫中山於廖胡兩人中，雖然對廖特別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師的時候，後方留守的要職，委胡而不委廖。他北上的時候，代帥的交椅，授胡而不授廖。不知者以爲廖不如胡，其實中山自己是詳細知道。曾有一位心腹同志（這是我的朋友姑隱其名）去問他，何以不推重廖而推重胡？他說 我如果把大權交給胡，廖可以服從；如果把大權交給了廖，則胡一定不服，廣州從此多事矣。因這兩句話，就可以使我們知道廖胡之爲人了。但中山死了以後，廣州的大權，落入鮑羅廷手中，既不屬於胡，亦不屬於廖，不過在事實上，廖比較尙握有重權，胡則僅一空洞之外交部長及中央黨部之工人部長而已。他既非外交人才，更不善於作工人運動，這不過鮑羅廷和他開開玩笑而已。廖則以黨代表及財政部長之尊嚴，儼然爲廣州新政府之中心矣。本來在官位上是廖不如胡，至此反胡不如廖矣。胡漢民非肯屈居人下者，此中山在日，早已洞若觀火，中山既死，漢民失勢，豈肯罷休，故廣州從此多事矣。中山遠見，誠可佩也！

▲廖仲愷被刺背景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氏在廣州惠州會館（中央黨部）前被暴徒刺殺了。這對於廣州新政府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因為那時的廖仲愷，雖非政府元首，但因其手握軍政黨財四大權，其重要實堪元首。廖仲愷之被刺，其背景顯然是帝國主義及廣州的失意官僚，因為廖仲愷那時領導省港罷工，努力反帝運動，致招香港帝國主義之大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至於廣州的失意官僚，尤其是直接的兇手，因為廖仲愷銳意改革政治，提出軍政財三權的統一，使一般封建割據者及貪污者大起恐慌，而那些曾經做過都督元帥的要人，本來不把如老廖這些人放在眼裏，如今眼看自己反而失勢，彼人如此得意，自然要妬火中燒，恨不能引刀而一快了。

▲要暗殺的四個人 其實當時暴徒要暗殺的人不只是一個廖仲愷，一共是四個人，除廖仲愷外，計有軍官學校校長蔣介石，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高等顧問鮑羅廷。在此諸人中，暴徒尤其注意，必欲得而甘心的，是廖仲愷與蔣介石，但蔣身為

軍事領袖，警衛森嚴，而且他常住黃埔，不常來省行刺非易，所以廖仲愷就不幸首先做了犧牲了。

▲誰是暗殺的兇手

兇手究竟是誰呢？說是香港總督，又未免空洞，後來一打聽，主要的兇手是胡毅生，這位胡先生，就是開府廣州，榮任代帥的胡外交部長漢民先生的令弟，於是弄得我們這位外交部長也是嫌疑極重。因為據兇手的供狀，不僅是胡毅生出錢主使的，而且此事還曾在外交部長公館中開過幾次秘密會議。事情發覺以後，胡毅生一溜煙跑到香港去託庇香港總督保護去了，可憐我們的胡代帥——不！錯了！胡外交部長，不能不暫時有屈在黃埔一個小房裏休息幾天。

▲胡外長出洋考察

東街事發，五羊城中，不能安身，胡毅生固早已一走了之，其餘的人物，也紛紛逃避。幸而我們胡老先生資格老，牌子老，雖然吃了一點眼前虧，究竟還沒有什麼了不起。好在奉化將軍尙念舊情，包魚顧問不爲已甚，於是我們這位外交部長，就有機會出洋考察去了，有詩爲證：

何物廖仲愷，一死何足奇？  
恨我觸羅頭，主席未到手。  
兩把爛交椅。一雙空頭銜。  
兇手原非我。牽來黃埔居；  
淡茶並粗飯，儼然待囚徒。  
威風今何在？想起好傷心！  
幸得有機會，出洋考察去；  
他日若得志，不忘報今仇！

## 譚延闓的一生

詩 倫

△朗朗佳公子。

譚延闓氏，號組菴，一署无畏，湖南茶陵縣人氏，爲前清兩廣

總督譚鍾麟之第三子，係庶出，說者謂譚氏之不娶妾，蓋以母故。譚在童年時，丰姿俊秀，才華清逸，實一翩翩佳公子也。

△翰林院學士。譚氏以乃父之餘蔭，重以文章有價，故連科皆捷，鄉闈且登解首。會試則以第十三名進士，得翰林院學士銜。譚氏會試時，年祇二十四，在同榜中間爲最少年者云。

△諮議局局長。宣統三年，時各省有諮議局之設，蓋爲所謂君主立憲之張本也。譚氏受命爲湖南省諮議局長，以名宦子弟而翰林學士而有事鄉邦，其得意可知也。

△湖南省都督。不料革命軍光復武漢之風聲，播至長沙，湘省革命者焦達峯陳作新揭竿舉義，時湘撫爲余某，聞變作卽潛逃，陳焦即各自以正副都督號召，惟以資望太淺，不副人望，幸有譚氏暗中策畫。嗣焦陳相率被害，而譚氏乃正式被推爲湖南省都督。

△湖南省省長。及全國底定，滿清遜位詔下，譚氏遂受袁世凱任命，爲湖南省

省長。譚氏爲人，富才華，但甚圓通，一時有「譚三婆婆」，及「譚琉璃蛋」之稱。譚氏主湘政爲時頗久，其爲湘人所不滿者，則湖南省銀行鈔票之不兌現一事，蓋湘人因之破產傾家者頗不少也。

△湖南討賊軍總司令 護法軍興，譚氏曾一度受程潛之逼而去位，惟爲時不久，譚氏得反程將領之擁戴，再主湘政。但以種種關係，復爲趙恒惕所逐，譚乃走廣州依中山先生，得一建設部長職，未幾，又遷內政部長職，民十二，孫中山以將有事於北方，必先勘定湖南，乃任譚爲湖南討賊軍總司令，雖趙恒惕所部兩師長（宋鶴庚魯滌平）來歸，終以各旅長唐生智劉劬唐榮陽皆爲趙心腹，故師次距長沙三十里之猴子嶺，仍棄甲曳兵以返廣州。

△建國軍北伐總司令 譚氏返粵後，以携有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陳嘉祐各軍，乃有湘軍總司令之稱。及民十三，孫中山先生北上，命譚統領在粵各軍，除湘軍不計外，尙有朱培德之滇軍，樊鍾秀之豫軍，以及柏文蔚之北伐第一軍，何成

濟之閩軍，路孝忱之山陝軍等，合計不下十萬人，從事北伐，其頭銜則爲建國軍北伐總司令。其時江西省長爲方本仁，當以重兵拒譚氏於吉安以南，兵士瓦解，一敗塗地，譚乃收拾殘餘退保粵邊。

△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粵中復有楊（希閔）劉（震

寰）之亂，譚氏與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協力同心，先從整理內部着手，乃成立國民革命軍，蔣任第一軍軍長（後讓第一軍軍長於何應欽），譚任第二軍軍長，朱培德任第三軍軍長，李濟琛任第四軍軍長，李福林任第五軍軍長，程潛任第六軍軍長，其時革命軍祇此六軍，迨後桂省歸附，乃有李宗仁之第七軍加入，湘省變作，遂任唐生智爲第八軍焉。

△容共時武漢主席

民國十六年北伐完成，舉行南遷，譚以左右多共黨，如姜

濟寰，朱劍凡，方維夏等皆是，乃止於武漢，任武漢國民政府之主席，但以譚之爲人，終屬好好先生，因之無處不受鮑羅廷之利用也。



△分共後南京主席 民國十六年秋，武漢繼南京之後宣告與共產黨不合作，寧漢兩國民政府乃併而爲一，建都南京，譚氏遂被任爲國府主席。

△第一任行政院長 及實現孫中山先生遺教，改五院制，譚氏被任爲第一任之行政院院長。行政院於五院中，爲最有實權而最難應付者，然譚氏措置裕如，終其生無大過誤，繼之者皆不能如譚氏之安於其位而久於其任也。

△乃弟之妻舅呂 譚氏左右，有所謂「馬桶秘書」者，蓋譚氏雖在馬桶上洩解，此秘書亦可以直入而面譚氏，非言其卑，乃言其親信也。此秘書姓呂名宓，號蘧蓀，乃譚氏五弟譚澤園之內弟，其爲人應變活潑，一如譚氏，譚氏在政治史上之所成就，呂之力爲多，呂現任浙省民政廳長且兼代行主席職權云。

△夫人之女婿袁 譚氏有二子一女，女居長，嫁湘人袁海觀（曾任上海道者）第六子，袁六爲執袴子弟，祇知揮霍，罔事生產，大有啼飢號寒之虞，女乃請父救濟，惟譚素以不用親戚自詡，其時魯滌平氏適衛戍武漢，譚以父女情切，不獲已，

爲函魯，袁六遂得湖北第一關缺之蔡甸稅局局長。有譏之者，謂袁非譚之親，乃其夫人之女壻也。

▲蓋棺論定長樂老人。茲者譚氏死近兩年矣，論者謂譚氏善於做官，大有長樂老人風度，若滿，若民國之各次政變，譚氏皆能通用自如；惜乎天不假年！否則，人事芥桑，或更多談說資料供吾人描寫也。

## 何應欽武功之一斑

于旭

### 回何應欽的簡單身世

何應欽氏，字敬之，貴州籍，日本士官學校第十期畢業。曾在貴州王文華部下任旅長，雲南講武堂教官等職。在雲南講武堂時，與王柏齡同事，其後王柏齡爲黃埔軍官學校任教育長，何因亦至軍校服務，任總隊長。何之入國民黨軍隊服務，於

此時起。

## 回第一次東征時之何氏

▲任教導第一團長 何入黃埔軍校時，初爲總隊長，當時蔣校長以何學術精深，辦事幹練，且作事富於責任心，尤有毅力，故頗爲重用。十三年九月，蔣校長在黃埔軍校成立教導第一團，卽以何任團長。在教導團成立以前，廣東無真正革命軍，其餘各省，更不用說，故教導團之成立，實爲黨軍之肇基，而何應欽則爲手創黨軍領袖之一也。十一月間，又成立教導第二團。以王柏齡爲第二團團長。

▲東征時之教導團 第一次東征，是十四年一月十五日頒動員令的。當時總理臥病在北平，陳炯明以爲有機可乘，乃自稱救國軍總司令，謀襲廣州。廣東聯軍（包括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湘軍譚延闓，粵軍許崇智，及各建國軍），乃決先東征。以滇軍爲左翼軍，粵軍爲右翼軍，桂軍爲惠州攻城軍。黃埔軍校之兩個教

導團，初不屬於聯軍戰鬥序列內，後奉總理之命，參加東征，乃出發加入粵軍之右翼軍，蓋此時蔣校長方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黃埔與粵軍較爲接近故也。

▲淡·水·之·役·的·勝·利· 二月一日，教導團隨蔣校長自黃埔出發至虎門，於四日與

粵軍共同佔領東莞縣，十三日，與敵軍遇於淡水。十四日，將淡水包圍，時敵軍洪兆麟自惠州調主力軍來援，惠州與淡水，相距不過百里，敵朝發而夕至。時淡水城雖被圍，而城堅難下，蔣校長乃下令由兩個教導團，各選奮勇官兵一百〇五人，編成奮勇攻城隊，限令於最少時間內，攻破此城，十五日早，由蔣校長親自指揮砲兵射擊，何團長又親自督促奮勇軍進攻，卒於四十分鐘內，將淡水城攻下。教導團之威名，至此始聞於世，而何應欽團長之勇敢善戰，亦從此傳播於世矣。

▲第·一·次·激·戰·之·勝·利· 淡水城之下，固足表現教導團之勇敢善戰，但尙未與敵軍主力接觸。教導團攻破淡水城二小時後，敵軍援師大至，粵軍與戰不利，蔣校長乃命教導團第二團守城，何應欽率第一團禦敵，激戰至夜，始將敵軍擊敗。

▲羊塘園之勝利 二十日，何之教導團由淡水向平山進攻，適敵之洪兆麟部由平山向淡水反攻，與教導團第一團相遇羊塘園，即由何團長指揮攻擊，即將敵人擊潰狼狽退却。

▲棉湖之役的勝利 右翼軍（即粵軍與教導團）於三月五日，完全佔領潮汕，時滇軍桂軍通敵之事實益顯。敵軍林虎，與滇桂軍有約，使滇軍由河源老隆撤兵，對右翼軍觀望，由林虎回師襲右翼軍，林虎所部萬餘，為敵軍精銳。三月十二日，敵人分兩路由河婆向棉湖鯉湖之綫前進。蔣校長率兩教導團及粵軍第七旅，由揭陽分兩路以趨棉湖。何團長率領教導第一團，將棉湖佔領，敵人乃止於鯉湖。三月十一日早，各部向敵前進，此時鯉湖之敵人，已轉至和順方面，兩路敵人，已合併一處。午前八時，何團長率教導第一團進至距和順四五里之處，將敵軍陣地偵察明瞭後，即以第一營由正面進攻，第三營由右方進攻，其餘為總預備隊。但敵人陣地，得瞰攻之利，而兵力有十倍之多，教導團第一團以數次戰鬥之後，總共不過千人，

故甫與敵接觸，敵即用大部兵力來作包圍，第一營損失已有三分之一，官兵傷亡亦多，幾失戰鬥力，何團長急令總預備隊長劉峙，率兵一連，向敵人反衝，並命炮兵向敵兵射擊，始將敵擊退。自此後，敵數次向何左右包圍，何團長均以總預備隊少數之兵力增加而擊退敵之大部。苦戰至十二時，總預備隊增加已盡，左翼之戰況，仍在危險，此時幸粵軍第七旅已趕到加入右翼第三營方面，右翼已不足慮，何團長乃親至左翼督陣，官兵亦奮勇格鬥，始達與敵對峙之狀態。戰至午後三時，右翼第三營與粵軍第七旅方面業將敵擊退，乘勝追至和順村。不意敵之總預備隊，施行反攻，第七旅一部退却，教導團第一團第一二兩營，死傷殆盡，敵人乘機突進，直攻團部，此時左翼第二營及學兵連正與敵激戰，而正面及右翼已無一兵，至此何團長乃收拾殘餘，及團部官兵共數十人，與敵作最後之戰鬥，而施以猛烈之射擊。敵遂躊躇而不敢進，至午後五時，教導第二團已向敵之司令部攻擊，蓋第二團至鯉湖後，已無敵人，故由鯉湖以擊和順，適當敵之司令部也。時將夜，敵受此打擊，乃

宵遁，棉湖苦戰，於是結局。是役也，以教導第一團千餘之衆，禦萬餘精銳之敵，其危險實甚，而關係國民黨之存亡者亦大，此役若敗，不惟總理手創之黨軍消滅，而革命策源地廣州亦不能保。此役當然以蔣校長之指揮得宜，而何團長之勇敢善戰，尤有足多。

△加倫將軍之嘉許 此役當敵人反攻之際，其危險實間不容髮，當時蔣校長及俄顧問加倫將軍，均在團部，已被敵包圍，幸何團長指揮若定，危始得解。時加倫在團部觀戰，對何團長之作戰策劃，甚爲嘉許；團部圍既解，加倫對何獎勵有加，並解所佩寶刀贈何，告何曰：「此寶刀有名於歐洲皇室，本爲俄皇尼古拉二世御佩之物，歐戰中之某役，余部大勝德軍，故俄皇以此刀相贈，余甚寶之，今特以贈君，以資紀念。」

△攻克興寧縣城 林虎部在棉湖失敗後，向興寧五華逃竄，蔣校長乃率教導團及粵軍乘勝追擊，以教導第一團爲前衛，於三月十九日包圍興寧，旋即下之，第一

次東征之役，乃至此結束。

## 回肅清楊劉時之何氏

△任黨軍旅長 第一次東征勝利之後，兩個教導團改編為黨軍第一旅，因何應欽在第一次東征中厥功甚偉，故將其升任為黨軍第一旅旅長。

△龍眼洞之激戰 十四年四月下旬，楊希閔劉震寰之叛跡已彰，政府即從事討伐之設備，於是東征軍乃回師廣州，由何應欽率黨軍第一旅任前鋒，十三日抵廣州郊外之龍眼洞，即與敵激戰，並得其他友軍之援助，於二十四小時內，將楊劉所部，完全解決。

## 回一次東征時之何氏

△任第一師師長 八月二十日廖案發生，政府統一編制，將廣東軍隊，改編為



國民革命軍，以黨軍為第一軍，即以蔣校長任軍長；湘軍改為第二軍，以譚延闓任軍長；建國第一軍改為第三軍，以朱培德任軍長；粵軍改為第四軍，以李濟琛任軍長；建國粵軍第三軍改為第五軍，以李福林任軍長。而何應欽則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二次東征中的任務 九月下旬，政府動員二次東征，十月上旬，東征軍編成，以蔣軍長為東征軍總指揮，而何師長則任第一縱隊長，茲將東征軍編制錄下：

總指揮蔣中正				區分	部	隊	號	出發地點	經過路綫	出發月日	集中地	到達月日
第一縱隊長何應欽												
警衛軍	第一師	第三師		新塘	市背底	石灘增城	省城	火車	火車至石灘—鐵場	十月一日	增城	十月一日
		第九團	第八團									

總參謀長胡謙

第一縱隊李濟 第二縱隊程潛

鄂軍	第二師之第四團	省	城	火車至石灘	十月五日	石灘	十月五日
第三十一師張獨立團 第三十四團雲獨立團	東莞	省	城	東莞—石龍—茶山	十月一日	茶山	十月一日
湖梅留守部隊余張等部	潮汕	湖	汕			淡水	十月九日
攻鄂軍	省	城	火車		十月十七日	石灘	十月七日
豫軍	省	城	火車		十月八日	石龍	十月八日
贛軍	省	城	火車至石灘—增城		十月六日	增城	十月六日
程潛	河源	河	源			河源	十月十日

▲攻克惠州

東征軍出發後，首先集中兵力以攻惠州，蓋當時楊坤如守惠州拒

抗革命軍，惠州不下，東征軍無法進行也。惠州三面環水，城垣堅厚，傳聞自唐以

來，未嘗一破，而扼東江要害，為軍事上所必爭。蔣總指揮自任攻城指揮官，由何

應欽擔任攻城事宜。以第一縱隊之第三師（缺第九團），第二師之第四團，東江警

備隊之野砲山砲營，獨立第一師（即警備軍）之砲兵，第一師之機關槍連組織攻城

軍。十月十二日，攻城軍佈置完畢，十三日午前十時，飛機與野砲開始攻擊。午後二時施行總攻擊，第三師攻南門西門，第二師第四團攻北門，砲兵火力亦集中於北門附近，蓋因北門有陸地，容易近城脚也。惠州城之東爲惠陽縣城，與州縣毗連，由東江警備隊攻之。十三日，自午後二時激戰至夜，由蔣總指揮親自指揮砲兵，何縱隊長督率攻城隊，卒未能下，第四團長劉堯宸且因傷而亡，官兵死傷甚衆，蓋敵人防禦週密，工事堅固也。十四日，計議再行攻擊，第三師第八團增加北門，砲火更集中於北門，何縱隊長并將攻城奮勇隊從新佈置，預定待砲火呈極大之效力時，則同時率隊前進。計劃定，十四日午後二時，再施總攻擊，蔣總指揮指揮砲兵，北門城垣，爲之毀壞，何縱隊長督率奮勇隊乘機猛進，至三時五十分第四團之奮勇隊一部已登城，餘乃蟻附而上，北門守敵遂逃，楊坤如率殘餘向東遁去，惠州乃下，惠陽縣城亦繼之。號稱銅牆鐵壁天然險要之惠州，不過卅小時竟被黨軍佔領矣。

△佔領海豐縣城

惠州既下，東征軍聲勢益盛，乘勝挺進。何應欽縱隊長，率

領第一師，於十月二十二日進佔海豐。海豐爲陳炯明故鄉，海豐既下，陳逆之膽乃益落矣。

▲華陽之激戰 時南路緊急，第四軍班師轉赴南路應援。而敵人乃大舉來攻，激戰於華陽，第三師死傷過半。但蔣總指揮及何氏指揮得宜，卒將敵人擊退。此爲二次東征時之第一場大戰。

▲收復潮汕 華陽之役勝利，敵之主力已被擊破。加以雙頭河源各役，敵損失太多，何應欽指揮之第一縱隊，乃長驅東下，於十一月四日，完全收復潮汕。

## 福建底定時之何氏

▲任第一軍軍長 二次東征勝利以後，蔣介石氏任陸軍總監，未幾即辭第一軍軍長職，荐請國府任何應欽繼任第一軍軍長。

▲擔任東江防務 當大軍北伐之初，蔣氏鑒於東江防務重要，非有知兵大員，

不足以資鎮攝，乃留何應欽坐鎮潮汕。但第一軍大部，已隨總司令北伐，故留守東江者，僅第一軍之第三師，第十四師，及獨立第四師之兩團與五十八團而已，步槍不過六千枝，砲不過六門而已。

△周蔭人之野心 時福建偽督辦周蔭人，十五年九月間，受孫傳芳之命，傾師東犯，企圖佔領潮梅，蓋潮梅爲粵東重鎮，苟有動搖，不特危及廣州根據，抑且影響前方作戰，關係至鉅也。

△奉命入閩 如上所述，革命軍之留守東江者，僅六七千而已。而敵軍則有三萬餘，傾師來犯，頗不可輕視。何軍長以地廣兵單爲慮，徒事防禦之無補。雖各方面相當布防，敵難遽入，然曠日持久，終老我師，且察敵勢頗大，而我士氣亦正甚盛，遂本革命之精神，下攻擊之決心，電請蔣總司令，下令入閩。何軍長奉命後，即命獨立第四師師長張貞，率所部及五十八團，在饒平暫取守勢，以禦張毅；命中軍軍校潮州分校教育長王繩祖，率領學生，協同代潮梅警備司令何輯五，擔任潮汕

後方。並以第三師之第九團，於松江之右岸，嚴密布防後，即由三河壩進駐永定。

▲永定之佔領 時敵之主力周蔭人已抵永定，何軍長於十月八日，親率各部直趨永定，先發制人，擬將周蔭人之大本營先擊破，再行將敵各部分別殲滅，而便一鼓盪平，使敵無法恢復，九日命第三師長譚曙卿，率所部進攻永定城，命十四師師長馮軼斐，進攻石下壩以斷峯市孫部之來援，是日永定之敵頗抗雖極猛烈，終不敵我軍，僅歷一晝夜，即將永定克復，周蔭人僅以身免。

▲福建底定 永定既下，周蔭人主力部隊，全部消滅，故不久即將福州占領，全閩底定矣。

## 武漢反共與孫哲生

楊新華

▲孫氏的政治地位

孫哲生先生是總理的獨子，他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原是毋

庸解釋的。在國民黨改組的時候，他是總理指定的中央委員之一。但一直到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孫哲生這個名字還是不爲世人所重視的。孫哲生氏在政治上的地位，實在是自武漢政府以來纔提高的。

△歷來反共主張 在武漢政府以前，一般人心目中的孫哲生氏，不過是貴家公子之流，似乎在政治家中，他應該是被摒棄的。尤其是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孫哲生氏的那種惡意的譏嘲，使一般人對於孫哲生氏的感想更加惡劣。這是由於孫哲生氏的反共態度所引起的反響。說到孫哲生氏的反共，到是他歷來堅決主張的。當國民黨改組之初，黨內容共空氣十分濃厚，而孫哲生氏則表示反共，當時他寫給張溥泉謝默生的長信，說明國民黨容共之非計，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與瞿秋白張國燾毛澤東輩大起辯論，故共產黨對於孫哲生氏反感頗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他主持廣州市黨部，反共頗力；十四年冬北京之西山會議，亦係孫哲生出資支持，故在歷史上，孫氏即被目爲右派。

△武漢時代之孫氏。但是在西山會議失敗之後，孫氏態度，頗為轉變，十五年五月二屆二中全會上，態度頗為積極。當時共黨在國民黨內，方受重大打擊，已無往昔盛氣凌人之概，故對於孫氏，由反對而改為拉攏，對於孫氏的惡感，乃逐漸減少，政治地位，逐漸增高。武漢左派政府時，孫氏在中央黨部，為常委而兼青年部長；在國民政府，為常委而兼交通部長。當時其地位雖不如汪精衛氏之顯赫，但吳下阿蒙，已非昔日矣。

△武漢第一個反共。當時之武漢政府，實際是在共產黨支配之下，雖然黨政大權，名義上還在國民黨手中，但事實上國民黨已失重心，當時之所謂左派領袖，亦不過為軍人及共產黨工具而已！獨孫哲生氏，尚不完全同化於共產黨。當時孫氏雖然反對南京政府，但一方面對於共產黨亦抱反感，故武漢政府之反共，孫氏實為第一個出馬。

△鄭州會議上提議

當唐生智張發奎軍隊在河南作戰時，武漢方面，已完全在



共產黨支配之下。武漢政府之反共，實始鄭州會議。當武漢北伐軍勝利，與西北軍馮玉祥會師鄭州以後，馮玉祥唐生智都到了鄭州，武漢方面的汪精衛孫科徐謙鄧演達等也都趕到鄭州去會馮玉祥，即於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在鄭州舉行鄭州會議，那時參加的，都是純粹國民黨人，不僅沒有共產黨員參加，而且連過於傾向共產黨的鄧演達，也拒諸門外，因為這次會議，是馮玉祥以請客的名義召集的。在這會議中，馮玉祥一方面極力表示了反南京政府的決心，另一方面則暗示反共的傾向。那時武漢方面出席的人，如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輩，均無反共表示，孫哲生氏極力表示反共，並提議以武力驅共，當時會場空氣，由孫氏之提議而緊張異常。

△聯共容共的分別。當時共產黨所熱烈高呼的口號，即是所謂擁護三大政策。所謂三大政策，是聯俄聯共與工農政策，當時一般人亦以聯共為國民黨主要政策，而聯共就成一專門名詞。七月初旬，孫氏特著一文，說明國民黨之三大政策之一，為容共而非聯共。此文洋洋數千言，予當時社會以甚深之刺激。從此以後，聯共這

一專門名詞，被容共取而代之。

△督署會場的一砲 七月初旬之某日，張發奎在武昌督署就第四方面軍總指揮職，汪精衛代表中央，孫科代表國民政府致訓詞。汪之訓詞，固已明白表示反共，而孫哲生氏之反共演說，尤爲激烈。孫氏是日在督署之演說，在武漢反共故事中，尤爲有名之一砲。

△中央紀念週報告 七月十三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發表反對國民黨領袖右傾的宣言，翌日爲星期一，孫哲生氏出席中央紀念週報告，對共黨大肆攻擊，並說明當時國民黨容共之經過，對於共黨領袖陳獨秀輩，尤多指摘。

△廬山會議的主張 七月三十日 汪精衛孫科唐生智張發奎朱培德黃琪翔陳公博顧孟餘等舉行重要會議於廬山。當時武漢政府之反共，已有具體決定，唯據汪精衛氏之意見，本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之義，和平分共；但孫氏則堅決主張以實力裁制，當時並提出主張若干辦法，如查封九江市黨部，查封九江國民新聞報，查封九

江書店，通緝九江總工會負責人，及軍隊清黨辦法等，均一一通過。蓋孫氏此時，已成為武漢反共中之中心人物矣。

## 北伐軍中的賀耀組

思 銘

▲賀耀組與北伐軍 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件大事，所以國民革命軍的將領，也大都著英譽於全世界的。在初期北伐（十五年）中，除了蔣總司令以外，北伐軍中最著名的將領，如唐生智，李宗仁，張發奎，陳銘樞，白崇禧等，都是大名鼎鼎的，提起四七八軍這些將領，這是誰都知道的。此外，如朱培德，程潛魯滌平等，則因勝敗無常，以致二三六軍的威名，遠不如四七八軍。而第一軍的指揮官王柏齡，以長脚善逃之故，常敗將軍之名，反孺婦皆知。此外，如葉挺，黃琪翔輩，以勇敢善戰之故，雖以團長之微，却威震江東，使小兒不敢夜啼，亦有

尼多哉。其中建有奇勛而名反不甚彰者，賀耀組是也。

△獨立二師師長

賀與葉開鑫劉劬唐生智等，同爲趙恒惕之四師長，無論就資

格，地位言，賀不下於唐。但當北伐軍在粵出動之際，賀部遠處湘西，地位不如唐之近水樓台，故唐得爲八軍軍長，而賀僅得一獨立第二師師長。當時之言北伐軍基本隊伍者，不外八軍，除第五軍李福林部全部外，在前方者爲王柏齡指揮之第一軍（計兩師，一軍之其他兩師，由何應欽統率鎮守潮汕）；魯滌平指揮之第二軍三師（當時二軍軍長譚延闓，代理國府主席，留守廣州，二軍所屬陳嘉祐之教導師，留守廣東北江；朱培德之第三軍；陳銘樞指揮之第四軍（計十二師及葉挺之獨立團，十師師長即陳銘樞，十二師師長張發奎。四軍軍長李濟琛，統率陳濟棠之十一師，徐景唐之十三師，留守廣州）；程潛的第六軍；李宗仁的第七軍；唐生智的第八軍。此八軍以外之新編部隊，皆被目爲非基本之雜牌軍隊，而不加以重視，故在當時之賀耀組，實未能引起一般人之注意也。

△從湘開贛應援七軍 賀部本駐防湘西，北伐軍入贛後，奉命由湘入贛，在石門擊退王都慶部，乃由南華澧安湘陰等處，轉入湖北之通城，入江西之修水，又折回湖南之平江，轉入江西武寧之箬溪。時第七軍在箬溪被孫傳芳軍包圍，李宗仁，白崇禧，夏威，胡宗鐸，陶鈞等均在箬溪待援，賀部星夜趕到，出全力將孫軍擊退，方解七軍之圍。而賀部從此遂為各軍所重視，蔣總司令並特電獎勵。

△賀部實力 時賀雖一獨立師師長，而實力實等一軍而有餘。蓋當時北伐軍編制為三三制，無旅，軍之下為師，師下為團，每軍三師，每師三團，一師實等一旅也。賀部計有四旅，每旅旅長姓名如次：

第一旅旅長劉重燾

第二旅旅長楊永清

第三旅旅長毛炳文

教導旅旅長何培基

賀部本爲精銳，軍械亦充足，故實力頗不弱也。

△馬迴嶺之役。馬迴嶺爲南漳路中間之一站，贛北有名險要也，不得馬迴嶺，

則縱佔領九江南昌，亦不能守，故孫傳芳駐重兵於此，即上官雲相顏景琮等部，另以盧香亭部駐德安，以與呼應，均孫軍精銳也。時總部行營尙在高安，程潛雖曾佔領南昌，但因孫軍反攻，大敗潰退，程本人泅水而逃，幾爲所俘。故此時形勢極爲緊急。時賀部在箬溪獲勝之後，長驅直下，在馬迴嶺劇戰一日，即將馬迴嶺完全佔領。

△首先攻入九江。馬迴嶺克復以後，孫軍被截爲二段，一部潰入南昌，一部潰

退九江，賀耀組乘戰勝之威，不待命令，分兩路直攻九江。正面賽虎橋之役，犧牲頗大，但終將戰線維持；另一部由側面廬山脚下經蓮花洞而進襲之第二旅楊永清部，居然偷襲成功，出敵不意，而首先將九江佔領。孫軍向以九江爲後方留守之地，所儲械彈糧食等甚夥，九江既失，亦全數爲北伐軍俘獲。

△克復九江的影響。當時北伐軍的形勢，本陷於很不利的狀態。第一軍在高安奉新失利，南昌得而復失，三軍朱培德及二軍魯滌平所部，勝敗無常，孫軍節節反攻，頗佔優勢。四軍援軍，尙在途中，江西形勢，嚴重異常。因江西敵勢猖獗，故湖北方面，殘敵尙圖作最後之掙扎，武昌固尙在劉玉春手中，而武昌下游戰事，亦頗不利，八軍被圍於黃梅廣濟，吳佩孚正企圖反攻武漢，漢口一夜數驚，紛傳吳部已到達漢口郊外，其形勢之嚴重如此，但自賀部佔領九江後，形勢突變。因九江爲孫傳芳上游之軍事政治重心。九江不守，孫傳芳固大勢已去，而吳佩孚亦失其臂助莫可爲矣。故當九江攻下後之第三日，孫部因軍心動搖，南昌遂亦爲北伐軍所佔領，江西敵軍除極少數被其潰退浙西外，其餘幾全數被俘，而黃梅廣濟之圍，亦因九江之勝利而解決，武昌城隨亦攻下，北伐勝利，至此始得保障焉。

△唐賀之會晤。唐之興賀，雖久同袍澤，而彼此之間，頗有嫌怨。殆九江既下，唐圍得解，翌日卽乘輪至九江，向賀謝救助之忱，握手言歡，感情轉洽。蔣總

司令以賀建此奇功，獎勵備至，而俄顧問加倫將軍，彼時並再三稱譽，許為勇敢善戰者。

△收回九江英租界 賀部克復九江後，九江黨部即公開活動，民衆運動如雨後春筍，而反帝國主義之空氣，亦極濃厚。一月三日，七軍李宗仁部兵士因武裝過英租界，被巡捕解除武裝，第七軍方面聞之，派隊包圍租界，一時形勢極為嚴重，當時賀耀組有警備九江之責，故英領事即找賀耀組交涉，賀本革命外交之精神，與英領事強硬交涉，結果將九江英租界無條件收回，而賀耀組之名，從此聞於國際間矣。

△奠定首都大業威名 十六年春，賀部編為江右軍之一部，東下攻取南京。時孫傳芳聯絡張宗昌，集中精銳，勢力仍不可侮。賀部任先鋒，時所部槍僅及萬枝。意擊潰張宗昌部六七萬之衆，首先攻入南京，在紫金山下，大做其紀念週，奠定首都之功，至今尚為人所樂道，而五洲公園至今，尚存有四十軍攻南京之陣亡將士公墓在也。



△陞任四十軍軍長 東征軍出發時，賀已陞任第四十軍軍長，與第六軍程潛部，同被編爲江右軍（總指揮係程潛兼任），賀因在途中，未正式就軍長職，既克南京，乃宣誓就職。

△擁護建都南京 南京克復以後，蔣總司令卽至南京，但旋即赴滬。時武漢反蔣空氣鼎沸，而南京方面之軍隊，除賀部之四十軍外，尙有魯滌平之第二軍，程潛之第六軍。南京上游軍隊，爲二十七軍王普，三十七軍陳調元。二六兩軍之反蔣態度，已極顯然，而王普陳調元等雜牌軍隊，亦頗不可靠。蔣總司令之嫡系部隊，尙在滬杭蘇常一帶，南京除賀部以外，籠罩反蔣空氣，以至蔣總司令至上海以後，猶豫不能卽回南京。此時賀燧組極力擁護蔣氏回京，並親赴上海勸駕。蔣氏因賀之促駕，始決定回南京建都，到京卽委賀兼南京戒嚴司令。

△死守蚌埠 十六年夏，提師北伐，一路勝利，直下山東之嶧縣棗莊，此時因長江上游緊急，奉命班師，張宗昌臨其後，乃陷於重圍，時張部兵力較賀部多一

倍，故形勢緊張，但賀從容應敵，反戈還擊，在萬里岡（運河）擊潰張部，安全抵蚌埠，時奉魯軍大軍追至，賀奉蔣總司令之命，使在蚌埠死守兩星期。敵遂不敢南下，而南京亦得不入敵手。嗣適蔣總司令下野，賀乃率部回南京。

△克復徐州迎蔣 是年（十六年）冬，又提師北伐，在徐州附近，劇戰甚烈，然終佔領徐州。自是蔣介石氏已自東瀛回，賀乃率楊永清一部回京，赴上海迎蔣氏復職。

△陞任總指揮 蔣總司令復職後，以賀氏歷屆戰功甚大，實力亦厚，已成南京政府之主力軍。嗣因準備再度北伐，特任命賀為第三軍團總指揮，仍兼第四十軍軍長，及首都衛戍司令。

△豐沛失敗的原因 賀任第三軍團總指揮後 即揮師北進。其時第三軍團所轄各部，為賀兼領之第四十軍（中路），張克瑤之第三十三軍（左翼），夏斗寅之十三軍（右翼）。沛豐之役，不幸大敗，此實為賀軍北伐以來第一次大敗 但此次之

敗，實非戰之罪，而係左翼三十三軍張克瑤之無用。張係雜牌部隊，內容既極雜亂，戰鬥力亦弱，加以不服從賀之調遣，故一敗塗地。而右翼之十三軍夏斗寅部，又以行軍略為遲緩，未能如期趕到應援，以致正面之四十軍，犧牲極大，賀部教導師師長裴憲，即死於此役，賀頗悼惜之。

▲濟南慘案後之引退 未幾，張宗昌退出濟南，國軍入城，而五三慘案即發生矣。關於此事之經過，本報已有詳細記載，此次不贅。五三慘案發生以後，賀即向總司令辭去總指揮軍長戒嚴司令等職，雖經懇切慰留，而賀氏之辭意甚堅，終於引退。而賀氏之軍旅生活，亦從此告一段落矣。

## 廣州事變前後之唐生智

黃起

▲東征失敗以後 孟滿自從東征失敗以後，不得不離開了他的兩湖老家，東渡

扶桑，在別府作寓公，雖然東洋姑娘，別有風味，但其失意情緒，無法排解，好在他有的是錢，除了嫖賭以外，又復派人在上海天津香港等處，辦理出版刊物。在上海的，有『雙十』，『疾風』等，都是孟瀟拿出錢來的。

△又復起用孟瀟 南京中央軍討桂勝利以後，孟瀟乃輾轉託人向總司令疏通，企圖重起，總司令倒頗寬大爲懷，對於孟瀟，不記舊恨，故復將其起用，任爲第五路軍總指揮，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要職，一時之顯赫，又恢復當年盛況，軍權在握矣。

△討馮之役出力 十八年討馮之役，唐孟瀟統率所部，擔任前衛，指揮作戰，頗告奮勇。蓋唐鑑於在武漢之失敗，馮之叛變，實促成之，故恨馮特甚，沙場相見，難免無情也。討馮勝利以後，唐頗居功自傲，竊欲據中州而有之矣。

△大華飯店虛驚 顧孟瀟野心難馴，總司令雖遇之尙厚，孟瀟終以寄人籬下爲恨。討馮勝利之後，彼之希望，回湖南任省府主席，但此目的不能達到；而求其次

之山東省府主席亦不可得，故頗有怨望。某日，奉召晉京，寓大華飯店，此時孟瀟已有異動之謀，故此次入京，有些賊膽心虛。但在京晤見總司令後，總司令慰勞有加，孟瀟心稍安，在京住三日，某日之清晨，唐尙好夢方圓，親信者直入報告，謂總司令派人來捉矣。唐驚，倉皇遁去，匿友人家，終日不敢露面，後探悉警探至大華飯店所逮捕者，乃一著名共黨，非欲捕唐也，但唐已飽受虛驚矣。是日本已預約新聞記者談話，及至新聞記者往謁，飯店侍者，遍覓唐總指揮而不得，故一時有唐生智被扣之謠。

### △鄭州事變發動

孟瀟回至河南防區後，本不預備即刻發難，唯張發奎已在沙市發動，電促響應，而此電輾轉為寧方所探悉。如不立刻發動，則勢必先為寧方撲滅，乃猝然在鄭州發難，揮戈南下。當時自鄭州至許昌漯河鄆城駐馬店確山一帶，均係唐部駐紮，沿京漢路南下，可以下信陽，出武勝關而直抵武漢，故當時武漢形勢，十分緊張。

△確山一敗塗地。但此時之中央軍，固已早有準備，當唐部長驅南下之時，南京早策動討唐之師，中央軍之精銳，集中信陽附近，及此雙方調遣既畢，主力在確山接觸。時適大雪，嚴寒酷冷，唐部服裝不齊，士兵頗以爲苦，幾至不能作戰，而防禦工事，又完全爲雨雪所毀，故備戰之結果，竟至一敗塗地，龔浩所部，幾至全軍覆沒，而劉興所部，損失亦復不少。

△周家口被收編。孟瀟所部，既一敗塗地，不得不向中央軍乞降，由劉興派高級參謀與中央軍何成濬等接洽，結果乃決定在周家口收編，此時之唐孟瀟，早已遁往別處矣。

△從此一蹶不振。經過鄭州事變失敗以後，唐孟瀟所部實力，損失殆盡，從此一蹶不振，已無再起之可能矣。

## 伍朝樞與香港政府

楊新華

△伍朝樞的身世 伍朝樞是伍廷芳的公子，而伍廷芳是南方革命政府的元老。伍朝樞是靠了他老子的牌頭，在廣州政府裏得佔一席。中山在日，對於這位伍公子實在不大在眼，不過因為看了伍老頭子面上，不能不逾格成全。中山以下的人物，亦因為伍老頭子的關係，對小伍另眼相看，小伍就在這樣幸福的環境裏做他的官。

△受共產黨排斥 但是共產黨對於伍公子，卻並不買賬。斥為思想右傾，血液中含有反革命的原素，所以處處表示不滿，排斥得很厲害。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伍朝樞本想趁機會出一下風頭，但是共產黨處處與他作對，他每次站起來發言，共產黨員就繼之而起，鳴鼓而攻之，尤其是張國燾對於他，更是老實不客氣，以致他老先生雖然化了不少冤枉錢，但結果并一候補監委而不可得，更遑論執委？據說此事中山也代為不平，但也無可如何。

△中山死後情形 十四年中山在北平逝世以後，伍朝樞頗欲有所活動。但廣州情形，左派漸形得勢，共黨份子益猖獗，胡漢民以代帥之尊，尙有號令不行之苦，

伍朝樞更無活動餘地，乃北來津沽，與馮自由等同志俱樂部中人物，有秘密聯絡，進行推翻廣州政府工作。

△廣州政府改組 楊（希閔）劉（震寰）之亂討平後，廣州政府隨即改組，國民政府成立。胡代帥屈降爲外交部長，伍朝樞更是一無所得。軍政大權完全在蔣廖汪三公手中。代帥固憤憤不平，伍朝樞尤形憤慨。八月上旬某日之夜（十四年），在黃花岡附近伍廷芳墓前，割鷄頭，飲血酒，誓撲滅當權諸公。不久，果有八月二十日廖案的發生，說者謂伍不無關係，伍亦自知不妥，極力表示左傾，蓋欲取歡於共產黨也。

△一萬萬大借款 伍公子此時雖極力表示左傾，但一方面與香港政府有密切接洽。當時的香港總督，是新任的金文泰爵士。伍朝樞因爲他老子的關係（他老子是外交名宿），於外交界頗多交際，金文泰來華多年，與華人頗多交接，而與伍朝樞尤有相知之雅，故金任總督後，伍頓覺大有活動餘地。伍金之間，信使往返，秘密



進行一種接洽，結果，成立一萬萬元大借款草案，係由香港政府貸款一萬萬元於伍朝樞代表之一派，作推翻廣州政府及撲滅省港罷工事宜之用。

▲政府赫然震怒。事爲俄顧問鮑維廷所聞，告訴政府當局，政府當局赫然震怒，以伍有投降帝國主義之嫌，乃下令將其鞭禁，但因其先人之故，不忍加罪，只將其驅逐出廣州。

▲張繼貽書責難。此事發生後，張溥泉聞之，自北京貽書與國民政府，責其對老同志不應如此苛刻，對於伍公子，特別提出其先人，責奉化校長太不看老人之面，但事已如此，奉化校長亦只得覆函告以不得不然之苦衷，而伍公子仍感有家歸不得之苦。

▲二屆常選中委。十五年一月，廣州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伍以左派及勾結帝國主義之嫌疑，根本無可活動餘地，但當時政府以伍雖如此，實屬伍廷芳之子，故極力推荐，故二屆中委中，伍公子亦得當選矣。

△香港總督吉難 一萬萬元大借款之計雖已作成草案，但因其被逐之故，計劃完全失敗。而金文泰則事前已報告英國內閣，力陳廣州政局，不久將有變化，蓋已有內應（即指伍公子），赤化政府即將倒台也。詎知伍公子旋即失敗，金文泰乃責彼作事太不週密。伍公子被雙方夾攻，情形極為狼狽。

## 古應芬逝世之前後

漢雲

△南旋治背癰 古應芬，字湘芹，廣東番禺人。早歲留學日本，歷任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文官長等要職，為胡系下四大金剛之一。民十九年冬，胡漢民有謀獨攬中央政權之心，遂派古氏返粵，使暗中聯絡陳濟棠，及桂系等實力派，以為己助，古氏奉命後，即以南返割治背癰為名，離京抵粵，密謀進行。陳濟棠與古氏，從前雖有一段提拔之恩，惟陳氏作事頗謹飭，且有陳銘樞在側，謀叛中央，實無此

膽量。故對於古氏之鼓動，始終持敷衍政策。古氏知陳苦衷所在，知非先去陳銘樞不可，乃又進行倒陳銘樞之工作。

△省主席之夢 古氏之思倒陳銘樞，一方面固為陳濟棠打算，一方面實亦為自己打算；蓋古氏對於粵省主席，久欲再嘗此中滋味。當時乃藉此機會，密電胡漢民，力陳利害，謂欲握有粵省軍政權，非去陳銘樞不可，且提出本人欲服務桑梓之意，胡氏據電，遂于蔣氏面前，屢誣陳銘樞，而力薦古氏，繼任粵省主席。無如蔣氏終不答應，胡氏又不欲古氏太過失望，故不特不將實情，電復古氏，且數致安慰之語，謂稍候常有辦法云云。古氏觀此情形，以為大有希望，遂一面治癰，一面等候主席委狀之來臨。

△四監委通電 不料遲遲又久，主席之委狀，猶遲遲不來，同時又發生胡漢民辭職之事，古氏知主席之夢，已成絕望，因此懟恨蔣氏益甚，誓雪此胸中之憤，乃加緊向陳濟棠游說。陳濟棠本人膽量極小，前已言之，故古氏雖竭力游說，而陳終

猶疑不決，古遂心生一計，偽造兩電報，一爲張學良，一爲何應欽及何鍵者，內容均約期舉事之語，以示陳濟棠，陳氏將信將疑，古見計得售，遂先下手爲強，突於四月廿八夜，將四監委聯名劾蔣之電稿，交廣州民國日報發表，實行脅迫陳濟棠表示態度。

△古邸之捐棍 自反叛中央之幕揭開後，古氏無形中成爲粵省政治之重心，大小要人，每日均赴古邸開會，一時倉邊路上（古邸在該路）車馬喧聞，尤以一般平日藉古氏之力，以包攬捐務之所謂捐棍，以政局既生變動，又爲發財之時機，故咸趨古邸，拜謁古夫人，接洽捐務。故斯時也，古氏固忙，古夫人尤忙；古氏固得意，古夫人尤得意，蓋粵官場中慣例，各捐棍對於介紹捐務者，須按月送一筆公禮以爲報酌也。

△劉紀文受訓 劉紀文爲古氏之婿，劉氏之得有今日，皆爲古氏提拔之力，盡人皆知，自古氏反對中央後，劉氏仍服官南京中央政府，爲江海關監督，雖經古氏

數度密電，命卽南下，惟劉一因江海關乃屬全國最肥之缺，二則回粵後，料無相當之官可做，故雖經古迭電催促，仍託詞敷衍，不肯卽來。古氏大怒，立遣人至滬面劉，以大義相責，謂古翁待汝有殊恩，且份屬子婿，安可違命？末並提出以粵建設廳長一席爲餌，劉不獲已，遂赴粵。迨抵粵，則建廳一席，竟爲孫系中之胡繼賢所得，於是劉頗悔恨。

△儼然太上皇 五月粵國府成立，其中委員，雖然西山改組各派份子俱有，惟古氏以有陳濟棠爲後盾，復以開國功臣自居，故用人行政，悉憑己意，而在各種會議中，更常獨行獨斷，視各委員如無物。其中如許崇智，因是憤憤不平，謂吾人爲反對蔣氏獨裁而來，今古氏更獨裁，則吾人何不服從老蔣？遂拂袖而行，避居香港，雖經古氏派人勸解，均無效果。

△兩鬼隨身 有趙士觀者，在國民黨內頗有歷史，惟晚年忽耽禪宗，且能降邪治鬼，此事據一般人言，確甚靈驗。趙有徒弟汪嶽，亦曾任粵政界要職，道術雖

次於趙氏，惟趙氏雖能治鬼，而雙目不能辨鬼，汪則能之，常於白晝黑夜中，能察見鬼物之往來。某日，古氏召汪嶽至，問之曰，子能見鬼，此間亦有鬼物躡於吾身否？汪曰有之：一男與一女也。古氏頓時大驚，求爲解禳，汪曰，此乃冤孽，不可解也；惟能修身行善，則或可少釋鬼魂之怨，而不作祟云云。

△急時抱佛脚 古氏頗篤信之，自此時起，卽虔心信佛，且誡其家人，無論僕役，均一律茹素，古氏此時忽有此種思想，固屬暮年頹唐之表徵，但據一般習於古氏者，謂古氏對於其晚年之所作爲，極爲懺悔，故欲仗佛力以銷除，無如急時抱佛脚，佛雖有靈亦無能爲力，故不二月，古氏竟作古矣。

△一病竟嗚呼 古氏之歿，爲十九年十二月，斯時正值粵府風雨飄搖之際，而爲粵府台柱之古氏，亦竟於此時壽終正寢，粵中大小要人，自然無限感傷。陳濟棠更如失却導師，爲之淚下。易簣時，陳濟棠劉紀文等均在側，斯時古氏枯竭之眼眶，忽滴出最後之淚泉，焦枯之口唇，亦微微顫動，顧陳濟棠曰：家事太糾紛，子

幼，千望照顧。小停，又指紀文曰，爾此次南來，吾竟不能爲爾設法，致子婿間幾生誤會，以後亦望照顧，言已遂絕。

△遺產三百兩 古氏既沒，粵府委陳融劉紀文等爲之料理後事，陳等以古氏一生服官，爲官者，身後應當蕭條，乃得稱爲廉潔；於是經多次會議，乃決定古氏關於遺產之遺囑，定爲三百餘兩。古氏生前，歷任民政廳長，省府主席，財政部長，乃身後之遺，僅三百餘兩，可謂清廉之極。惟粵人不免竊竊私語，蓋凡事作僞愈甚者，愈易爲人看出，以古氏服官之久，縱有遺產三五萬，亦不算貪污，今竟矯揉造作，謂其遺產不及一三家村之老學究，其誰信之。

△妻妾之紛爭 古氏正室之外，復有一妾，妻妾間，平日極不和睦。古氏乃於東山別營新邸，以居其妾，妾有二子，年甚稚，迨古氏死，其正室忽不許其妾及二子，回故宅舉哀成禮。此舉無異不承認其妾及其二子之地位，於是妻妾間之紛爭復起，雖經陳融劉紀文等，極力排解，而古氏正室何夫人，頗固執，絕不肯讓步，直

至胡漢民由京回粵，其妾率其二子，泣訴於胡氏之前，謂懇憫此孤寡，主持公道，於是胡氏從中調停，以遺產之若干，歸其妾，一場紛爭，乃告平息。

### △一對怪輓聯

古氏服官桑梓之日頗多，故粵人對彼積怨頗深，又以此次廣州開府之局，爲古氏一手造成，使粵人負擔增加，故叢怨益甚。迨其病沒，粵人皆稱快。有某銀業團體，因曾受古氏之剝削，尤有怨於心，乃書就一輓聯，文曰，「早死一年天有眼」；「多生半載地無皮」；遣人送至古宅治喪處，治喪人員，不加檢閱，遽以懸諸古氏靈右，後雖發覺，而此事則遍傳五羊城中矣。

## 關於葉楚傖

翠芬

△吳門才子葉小鳳。葉楚傖，蘇州人，現雖爲黨國要人，但彼固一有名才子也。詩文小說，均所擅長，其筆名爲葉小鳳，不知者，以爲小鳳者，必一美麗少女



之芳名也，實則一胖大漢之別署也。蘇州人吳儂軟語，聽者消魂。葉爲蘇人，口音自不能例外。但葉雖爲文人，而欲在政界奔走，故於吳儂軟語中，亦略帶幾分國語氣，形成所謂蘇州官話。葉不僅善作文，且善說話，滑稽突梯，一言既發，四座噱然。因善滑稽之故，而葉小鳳之名，乃益著。葉在南社之地位，與其說由於其文，毋寧說由於其滑稽也。

△雪茄煙與五加皮

楚儂風流自賞，而事實亦不愧名士身分。其最大嗜好，爲五加皮與雪茄煙。每日非十枝雪茄煙，一瓶五加皮，不能過癮。當其主民國日報筆政時，桌上除文房四寶外，必有雪茄煙匣一，酒瓶一，酒杯一；右手執筆，左手執杯，一面寫文，一面飲酒，兼抽雪茄。且楚儂飲酒，不用菜，甚至花生米而無之，但酒杯不離口，其量之洪，可追美李白，楚儂亦喜下棋，象棋尤所好，但工夫殊不平。在民國日報時，於作文閱稿之際，必欲下一局，一面飲酒，一面下棋，棋興與酒興俱發。有時與館中編輯嚴慎予陳德徵管際安輩，輪流作戰，但每戰輒敗，愈敗

而興愈豪，其老當益壯之精神，不下伏波將軍也。

△民國日報的暗潮

葉楚傖爲民國日報總編輯，此盡人皆知也。民國日報之總經理爲邵力子（兼覺悟編輯），楚傖與力子，論私交尙稱敦睦，但究因派系不同不免暗潮迭生，蓋力子斯時尙參加共黨組織，而楚傖則被共黨目爲右派也。斯時報館中用入行政之權，由邵葉兩人，平分春色。因派系之不同，所用人員，未免各有立場。邵力子用其兄邵伯謙爲廣告主任，葉楚傖則引其弟葉子平爲營業主任，而會計主任亦由楚傖委其表弟沈君甸任之，故卽在事務方面，雙方已不免有所齟齬，但事務方面，究不比政治方面之易起糾紛，故編輯部之暗潮，乃較營業廣告等部爲尤烈，編輯部方面，屬於邵派者，有施存統（覺悟編輯），沈澤民（要聞編輯），黃正學（亦覺悟編輯），何味辛（體育編輯），向警予（婦女週刊編輯）；屬於葉派者，有陳德徵（要聞編輯），嚴慎予（本埠編輯），管際安（本埠編輯）；介于邵葉兩派之間者有許紹棣（地方新聞編輯），許爲浙江人，復旦商科生，論關係較

與邵接近，論思想則葉派也。因彼此思想之衝突，遂造成種種不愉快之事。一九二五年初，陳德徵曾一度被邵所逐，但是年五月，邵即離報館，而陳德徵亦重作馮婦矣。邵走後，邵派自然不能立足，除其兄邵伯謙因無政治關係，仍在館內外，其餘如施存統沈澤民何味辛黃正學向警予等，均相率離館他去，而民國日報乃完全成爲楚僖勢力矣。

#### △四十四號的經營

在當時論及國民黨內之地位，自然楚僖高於力子，蓋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楚僖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而力子則並非出席代表大會，更未當選也。時中央黨部在上海設有執行部，地址在環龍路四十四號，楚僖爲上海執行部中之秘書長，總攬一切，頗有作爲。但當時共黨在執行部中，勢力頗不可侮，實際指導權均在共黨手中，如組織部秘書爲毛澤東，宣傳部秘書爲惲代英，以及婦女幹事陳碧蘭等，均共黨中之佼佼者。陳德徵本亦組織部之幹事，因受毛澤東之氣，離去執行部。在宣傳部方面，楚僖雖派蕭淑宇任幹事，但大權仍在惲代英手

中。婦女部雖楚僑自兼部長，并派非共黨之吳庶華任秘書，但實權仍在共黨手中。楚僑爲此事頗費經營，以最大之努力，卒將上海執行部共黨勢力，逐漸肅清。蓋共黨在上海執行部之中心，爲組織部秘書毛澤東，且毛亦係候補中委，不比平常雇員。故首先須將毛排去，一九二四年冬，毛乃藉名腦病，回湖南原籍，組織部秘書乃由張廷瀨繼任，張雖亦隸共籍，而作用與毛大不相同，陳德徵於毛走後即回任組織部幹事，組織部實權，乃落入陳之手中。未久，宣傳部秘書恽代英，婦女幹事陳蘭等，亦相繼知難而退，上海執行部之實際指導人員，乃易爲孫鐵人何世楨陳德徵葉紹芳等，皆楚僑親信也。楚僑經營四十四號，至此始告成功。

△黃仁事件被責難 一九二四年雙十節，共黨與國民黨聯合發起召集上海民衆，在天后宫開紀念大會，共黨青年團代表黃仁（上海大學學生），被流氓打死台下，當時共黨宣傳兇手係何世楨童理璋等收買，並謂何童輩實係奉葉之命。此事發生，對葉攻擊極力，但葉素寬大，不失大政治家風度，對此不加置辯，見怪不怪，

其怪自敗，未幾，此項謠傳，亦即泯滅。共黨雖竭力宣傳，與楚僉固無損也。

△共黨繼續進攻。共黨之對於楚僉，繼續進攻不已。一九二四年秋，江浙間發生盧永祥與齊燮元之戰爭。盧屬奉系，齊則直系；時國民黨方主聯奉倒直，故對齊盧戰爭，自不免袒盧責齊。楚僉本中央意旨，在民國日報著論捧盧，中有一「盧存義存」句，共黨見之，作為攻擊楚僉之好材料，故嚮導週報等對此大加攻擊。

△西山會議之參加。五卅慘案以後，共黨在國民黨內，猖獗更甚。國民黨內一部分忠實同志，頗思有以糾正之，故有北京西山會議之召集，楚僉亦參加焉。但楚僉之參加西山會議，亦有足述者。楚僉思想穩健，對共黨大為不滿，但以本人並無雄厚勢力，故不能單獨發動。迨十四年六月，戴季陶自粵來滬，主持上海執行部，並設季陶辦事處於陶爾斐司路，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點」及「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開始反共；且在浙江與沈定一召集各縣代表聯席會議（在蕭山開會），作反共實際行動之開始。時廣州中央因共黨之慫恿，對上海民國日報經費，

不能如數撥給，致報館經濟，陷於絕境，幸季陶自粵來時，帶來現款三十萬，孫哲生又致送若干萬，故季陶辦事處經濟頗爲充裕，民國日報經費，季陶九月給若干，故此時楚僉乃正式開始反共焉。不久以後，西山會議在西山碧雲寺開幕，楚僉亦北上參加。

△張靜江邀請赴粵 但西山會議不久即告結束，雖然上海亦有西山會議派召集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楚僉仍當選委員，但總不能成局面，季陶辦事處亦宣告結束，而民國日報經費，乃完全落空。楚僉至此，乃由張靜江邀其赴粵，蓋此時張靜江方任廣州中央黨部代理主席，可以支配一切，而共黨則方當三月二十號中山總事變之後，大受打擊，故楚僉乃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

△民中支部的攻擊 時中央黨部內重要共黨雖皆已退出，而共黨之任職中央黨部者仍舊甚多，組織有一支部——即所謂『民中支部』（國民黨中央黨部支部之簡稱），支部書記爲秘書處職員彭某，而共黨要人如黃平之妻楊復南，張太雷之妻王

一知，阮笑仙之妻高恬波，周恩來之妻鄧穎超，以及陳啓修，于樹德，江浩等，均係參加民中支部，故民中支部可謂人才濟濟。共黨於楚僉，始終不能諒解，故民中支部對於楚僉，亦繼續攻擊，可謂再接再厲，但楚僉辦事幹練，且富涵養，故共產黨亦無奈彼何也。楚僉至中央不久，陳德徵葛建時梁棟等，亦因楚僉之引荐，至廣州中央工作，而楚僉之地位，乃益臻鞏固焉。

### ▲創辦中央學術院

當時中央黨部所辦之訓練學校，計有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名（毛澤東負責），中央政治講習班（亦係毛澤東負責），中央婦女運動講習所（名義上何香凝負責，實際鄧穎超負責），故實際均在共黨手中。楚僉有鑑於此，請於張主席靜江，謂此等講習班，徒為共黨造人才而已，國民黨為前途計，亦應有訓練人才之機關，張靜江乃命楚僉起草一計劃書，楚僉乃建議中央學術院，為最高學府，養成高級黨政領導人才，庶幾可以駕駛共黨。靜江乃將此案提出中常會議通過，並由靜江提議，任楚僉為院長。籌備不久，該學院乃在中央黨部內正式開學。

至於該院學員，資格限定大學畢業。所招來百數十人中，大半係楚僖門弟子也，蓋楚僖曾任職上海大學復旦大學等，桃李三千，門生極多也。

△遷武漢趕辦移交 十五年冬，中央黨部北遷武漢後，即為共黨所挾制，吳玉章譚平山林祖涵輩，在五月十五日二中全會所通過之『黨務整理案』後，本已被逐出中央，至斯又復盤踞中央黨部，且加入于樹德惲代英韓麟符輩，變本加厲，猖獗特甚。楚僖為反共健將，自不能為共黨所容，故當中央黨部甫遷武漢之日，楚僖即被迫移交於陳其瑗，蓋此時中央秘書處已將秘書長一職取消，而改為書記長，陳其瑗即新任書記長也。陳雖非共黨，但為討好共黨起見，當楚僖在南洋大樓辦移交時，百計刁難，頗使楚僖難堪。

△離武漢感慨賦詩 楚僖既辦移交，即隻身東下。其時彼苦心經營之中央學院，亦遭共黨解散，百餘學子，流離失所，楚僖係多情人，目賭慘狀，不能無動於中，故當離武漢之夕，感慨賦詩，備極沉痛，其詩已失傳，想必絕妙好辭之作也。



△清黨後青雲直上 楚儉雖於文壇負盛名，實亦有作爲之政治家也，唯其黨在日，因處處與其作對，不易發展，清黨以後，政敵既去，乃清雲直上，年來頗爲得意，而民國日報舊部，如陳德徵曾在上海大出風頭，嚴慎予作官已久，管際安亦甚得意，許紹棣則任浙江教廳，沈君甸總理華北日報與中央日報，皆已富貴雙全矣。

## 孫良誠在山東

駱 駝

孫良誠在山東當主席的時候，在下正在山東教育廳一個附屬機關裏任事，那時濟南正在日本人掌握之中，山東省政府偏安於泰安，在下恰恰又在泰安，所以對於孫良誠在山東的情形，約略知道一些。

凡是『西北軍』的嫡系，因爲頭兒馮大哥是八爺出身，識不得多少字，所以後來高升了的弟兄們，也大都識不得幾個字，看輕拿筆桿子的人，而且討厭拿筆桿子

的人。孫良誠在山東，每星期六的早晨，各機關的大小職員，以及民衆學校裏六七歲的小學生，婦女補習學校中的小脚太太，大家都要排隊到火車站去閱兵。在閱兵的時候，便是孫良誠痛罵拿筆桿子的人的時候。現在先把閱兵的那種情形說說：

泰安火車站下，有一片廣大的操場，這是孫良誠豫備閱兵練兵的處所。這操場本是農民的麥田，爲了孫良誠要練兵而特地開闢的；但是，老百姓們的麥田被佔，老百姓們拿得了多少的錢呢，那我沒有仔細的調查，不過僅知孫良誠一走以後，老百姓們爲地價曾經向省政府有過懇求。

每逢星期六的早晨，各機關職員以及孫良誠辦的民衆學校和婦女補習學校的學生都在黎明的時候起來，大家整隊到火車站去閱兵。這中間，有青年職員，也有老態龍鍾的職員，有小脚的太太，也有六七歲的小學生。最初，大家在主席台的旁邊鵝候着，在八點鐘光景，孫良誠就在軍樂悠揚聲中由車站旁的一宅小洋房中出來，走上了主席台。這時，十幾個軍官，從四面八方拼命的跑到主席台前聽令，大約過

了兩分鐘，十幾個軍官又各各拼命跑回原位。於是孫良誠從主席台下來，自己前行，各機關的職員和小脚太太及小學生，四個一排的尾在他的後面，在場中四圍站着的丘八面前走過。一個圈子兜回來至少是二十分鐘，那班小脚的太太常常跟不上而落伍了幾十丈。主席從新站在台上，職員們分排在台旁，丘八們一隊隊在台前走過。主席常常在台上喊着『你們要打倒誰啊？』於是走在主席台前面的一隊丘八高聲回答『打倒張宗昌』！主席再喊一聲『你們是誰的軍隊？』丘八們又高聲回答『是老百姓的軍隊』！這樣機械的把戲表演着，在他面前步隊砲隊馬隊輜重隊工兵隊一一走完了，於是主席要演說了——有時不演說，叫丘八們比一回武藝，主席的演說，就是痛罵拿筆桿子的職員。他如何罵法呢？我抄幾句如下：

『……你們看，這樣的沒有精神，當科長秘書有什麼希罕！有誰知道你是秘書或是科長？你們要人知道，那不妨拿一面銅鑼，一面在街上走，一面鏗鏘鏘的敲起來，再高聲喊『我是科長啊！我是秘書啊？』……你們在外國留過學，這算得什

麼！我軍隊裏的兵士留學生真多着呢！……拿了一枝筆桿算是斯文人，這成什麼話！你們看，我的軍隊怎樣整齊！……」當秘書科長以及小職員的人一個個被罵得啞口無言，他的罵癮已足，於是散隊了，大家垂頭回去工作。

孫良誠在冬天上午六時起至下午六時止。在這時期內是不准穿大氅的。有一次正是教育廳召集全省教育局長訓練，那時恰好全省的縣長及公安局長都在泰安受訓練。開始訓練教育局長的那一天，當然有幾位官僚要來說一套訓話。這天除了教育局長外，那批縣長等都要排隊來聽訓話。在下是派作當招待員，在下沒有一些女人氣，面孔又不漂亮，論理當招待是沒有資格的，可是西北軍方面滿不在乎，自主席以至勤務兵穿的衣服是一律的，修飾和漂亮不是軍隊化的機關中所需要，所以在下充充招待還不差。在下不認識大人物，因為在下那時初到泰安，計算起來還不滿二十天。不過，知道受訓練者是排隊來的，大人先生是單獨來的，所以單獨來的人就請其在名簿上簽名，同時再送上一朵紙花。真想不到，有兩位縣長遲到，我就當作

大人物，送上每人一朵紙花，再請簽名，一位拿了紙花直向大禮堂奔去，一位拿了紙花簽上了一個××縣長，我一看糟了，這位縣長要受斥了，說不定還要打破飯碗，因此向他要回了紙花，叫他把簽名的名塗去。天氣冷得很，站在門口當招待的我，時時走進辦公室烤烤火，倒也沒什麼，獨有那班受訓練的人，兩點鐘坐下來，受些冷倒還沒有什麼，但是是一個人冬天比夏天多小便，這小便急得很的忍着未免太苦了，所以散會下來，由隊長喊了向右看齊報數散隊後，大家都向毛廁中去小便。大概大家小便還沒有完吧，一位肥胖的縣長大喊一聲歸隊，有幾位花白鬍子正在小便的縣長，褲子都及扣好（恐怕一半小便尿在褲子中呢），拼命的向隊中跑，那種形狀決非我之秃筆所能描寫。蓋他們走慢了，恐因紀律不整齊而遭撒職也。他們大家又上樓去受訓了，我到廁所中去小便，正見一枝紙花浮在尿桶裏。這紙花也許是那位遲到的縣長，見到只有大人們有，他的同伴都沒有而他獨有，決不是好朕兆，所以不得不丟在廁所中了。可惜這天孫良誠沒有到，不然，說不定他將點頭微

笑，覺得大家『軍人化』雖不中亦不遠矣。

在下是教育廳附屬機關中的人，所以每次的閱兵和紀念週大都不去參加。有時爲廣廣見識，就去參加一次。

常豫備接收濟南的時候，正是謠言很大，孫良誠秘密把軍隊慢慢運往河南。泰安的城裏，風聲鶴唳，不是說主席今晚走，便是說紅槍會豫備怎麼樣。有一天，民政廳長已經河南去了，財政廳長魏宗晉有的說他已走，有的說他還沒有走。在這樣情形之下，紀念週的報告，當然很可以去聽一下了，所以我在那一天的紀念週特地去參與。這天紀念週的報告者是財政廳長魏宗晉，他上了台，不報告別的，只是闢謠言。他有許多的妙語我抄一些在下面。

『……大家不用怕，主席不走，我也不走。民政廳長河南去是有公事，三五天就來的。他是要回來的，不回來了，那我可以兼做民政廳長。我身兼兩廳長，錢又可以多拿，多麼潤呢！再不然，我叫我的兒子來做民政廳長。父子同做廳長，這又

是多麼濶呢?!他河南去了不來了，我倒很希望他不來，我可以一手拿到兩個廳長。但是他是要來的，所以諸位不要聽信外面的謠言!我無論如何不走，我走了我就做不到財政廳長了;因為別省都有好財政廳長在，我去奪不到的。諸位想想，我怎麼肯走呢?我是不肯走的!民政廳長他也要做廳長的，他如何肯把一個好好的廳長位置丟掉呢?!所以，他是要回來的。……」

但畢竟不到一星期，有一天的晚上，在大家睡夢之中，孫良誠終於偷偷地帶了他的一班屬員和泰安縣長等離開山東了。

## 蕭佛成史略

黃華

△回還。吃辣椒蝦醬去。

南洋華僑之參加革命數十年以來，能握官發財者，只有鄧澤如蕭佛成兩位先生。當鄧在國內做大官顯大名的時候，蕭尙默默無聞，未為

國人所注意。自去年西南組織非常會議以對抗中央，蕭由暹返粵後，由其祕書詹菊似每天代其作向報館記者談話式的文字，分發各報投登，於是蕭的大名始為全國所注意，而西南的一般新進武裝同志們，也因為自知其在黨歷史上的淺薄，樂得借蕭先生這塊老招牌，利用他來喊出許多「反抗」和「打倒」之類的口號，於是蕭先生就成為西南中重要的人物？而聲名也驟駕乎鄧先生之上。最近新進的武裝同志們對於利用留聲機的時間已經過去，所以招待蕭先生已不似初時的熱心，而蕭先生也覺得再住也就沒趣，乃於兩日前仍然跑回暹羅去度他的辣椒蝦醬——蕭先生每一度由中國回暹羅時都說他住不慣中國，時思暹中的辣椒蝦醬，大有張翰聞秋風起而思蓴鱸的風度——的生活。蕭先生自去年由暹來粵參加非常會議一年有餘，總共滙款往暹羅三次，值暹幣四百餘萬元，依今日匯水計算，四百餘萬暹幣，當廣東毫洋七十餘萬。七十餘萬比那起馬數百萬千餘萬的，自然眇小，然暹羅二百萬南洋伯，已沒有一人不羨慕蕭先生晚年老運真好，現在已經既貴且富矣！



△入黨動機爲了資本家 蕭先生籍隸福建南靖縣，生長於英屬，後移居於暹羅。其入黨的動機，因爲痛恨暹羅資本家的緣故。他痛恨資本家的立場，不是本什麼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意說，他是三番二次請人介紹向那資本家的商店裏當書記，因爲他的寫算的本領有限，幾次都被資本家擋駕，蕭先生因此就懷恨在胸。虜清光緒某年，暹中的一般資本家，正在五屬公共的天華醫院內，紅其頂花其翎的向慈禧西后的像前三跪九叩首恭祝皇太后的千秋節，天南日報之主筆陳景華君於同日出了一篇慈禧如何穢亂宮庭，如何奴視華人的社論，罵得狗血噴頭，極其淋漓盡致的能事。天南日報的股東，多係這班紅頂翎花的資本家，一見陳景華這篇亂臣賊子的文章。大驚失色，於是即時請陳景華滾蛋，陳也不示弱，另招集一般人組織報館，發揮民族主義抨擊滿洲政府，并時時攻擊那班資本家擁護滿清的是亡國奴 這樣一來，素來痛恨資本家正沒有機會可出這口惡氣的蕭佛成先生，自然對陳景華先生深表同情，時和陳先生過往，給陳先生許多攻擊資本家的材料，後來孫先生在暹組織同盟

會，蕭也由陳的介紹加盟入會，從此蕭先生已是黨中的同志了。同盟會的宗旨，就是推倒滿清政府，在滿清政府權威之下，凡反對者都是叛臣賊子，在格殺勿論之後還附帶着誅宗滅族的條件，故華僑熱心參加革命，只因皆有家屬在中國，恐怕相累的緣故，卻在祕密進行不敢揚名顯姓。蕭先生因國內沒有家族負累之故，於是凡出名的都由蕭先生負責，真正時勢造英雄，運來避不掉，蕭先生在無形中成爲暹羅中黨部的重要份子。

△祇須服從用不到發展。蕭先生有此特殊之環境，就能造成他個人包辦黨務的機會。因爲自此後，凡總理和各地同志的函件來往與暹中黨部報告黨務的消息，都由蕭一人之手，並署蕭佛成的名，於是要左要右都任蕭以意爲之。而蕭又從中運用手段，使暹中黨務可終身由一人包辦。故黨員資格，只要管服從不服從，不管其能革命不革命，尤其不准一般智識界之加入，以爲智識界能拆穿他的包辦的黑幕，可使他的包辦計策失敗，所以暹羅黨務在蕭先生包辦的期間，只有曼谷他所佔據的總

部和附近曼谷的幾個小埠頭有了空空洞洞的有名無實的機關而已。而黨員至多的期間也不過三幾百人，雖然蕭先生向中央報告的時候常寫成千成萬，中央是從未派員去檢查過的。至那距曼谷稍遠的商埠，革命是什麼是否暹羅有革命黨的機關，華僑們尙多莫明其妙！這非是蕭先生不積極宣傳，正因為蕭先生怕黨務發展了，容易發生糾紛，使他的地位不穩。幾乎中央若是准許了他，他願黨員只存他一人。

### △黨費特捐爲辦報之用

暹羅的黨務，在蕭先生包辦的期間，黨員對黨部的擔負，比任何地方的都較爲加重。在初入黨，黨費最低的限度每人三十元，常費每人每月三元五元不等。每三個月籌一次特別捐，就各人的力量，一千數百數十數元都可以。此種特別捐，據說有一大部份作爲報館的經費。原來陳景華所辦的報館，因爲他不久就離開暹羅，經理報務之責，付之蕭先生。於是蕭先生用盡許多方法，不久就將公共機關據爲己有，改爲華暹日報。因爲節省經費的緣故，所聘者只要薪水少，才不才倒不在乎，至於外勤記者更自然未嘗用過，電訊只有用剪刀向各處寄來

的報上剪了轉載。如此經營，自然可省去了許多的繁費。可是蕭先生對於報務雖如此掙節，雖然報紙只銷四五百份，還是入不敷出，所謂三月一次的特別捐，確實有一部份爲報務的填補。

▲水漲舟浮的暹羅黨務 蕭先生自來辦黨的主張，是純取自然主義的，國內的革命空氣緊張，暹羅的黨務也就水漲舟浮，國內的革命有時消沉，暹羅的黨務也就在無形中停頓，努力奮鬥積極宣傳，這八個大字，自來是爲蕭先生所不取的。回憶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蕭先生被選爲中央執行的時候，人們問蕭先生何以不回國去就職，他說：「現在革命黨所佔的地盤，不過一小部份是否尙站得住，還怕未必，回去恐怕有危險。蕭先生如此老成持重，反證一般簡單的同志隨便犧牲自不可及。」

▲時來勢到資本家入黨 國內的革命發展了，這真正是蕭先生在暹羅的勢來利到的機會；尤其是潮汕一帶的地盤已在革命的勢力範圍之內，因爲暹羅的華僑十之七八是潮汕人。許多資本家雖然很反對革命黨，今日家鄉的財產已經在革命的勢力

範圍內，自然看風轉舵，變反對爲擁護，最好尤其是加入黨部爲同志。這麼一來蕭先生自然大歡其迎了！於是就詳加分別，這是上等資本家，黨證費應該幾千幾千；這是中等資本家，黨證費一千八百；這是下等資本家，黨證費一百八十。至於入黨的手續，那是很簡單的，錢項交來，黨證加上姓名單去，以後就成爲忠實同志了，這等忠實同志，對於革命工作，是無須乎的。

△籍跨三國的達官貴人

狡兔營了三窟，則可以去危險保生命，蕭先生也入了三國的國籍，所以能造成今日的位置，其識見真是不凡。第一蕭先生認他是英國籍民，以爲他呱呱墮地的地方是在南洋英屬。所以凡逢大英帝國的種種紀念日子，蕭先生必整其衣冠，尊其瞻視。向英國駐暹公使致三鞠躬最敬禮後，并祝英國君主萬歲。大英國旗掛在蕭先生的門上僑胞們時時都可以看見。英國在暹羅的勢力是最威風不過的，蕭先生的入英籍，自然不錯。第二蕭先生交際的手腕也很不弱，凡暹羅的「拍耶」「渣坤」——暹羅顯貴官名——蕭先生都向他打躬作揖，聯絡感情。暹

羅的官吏，要受華人賄賂，都由華人做線索，一般「拍耶」「造坤」們，以為蕭先生如此謙恭可愛，也就樂得利用蕭先生做工具，後來蕭先生再向「拍耶」「造坤」們作進一步的表示，於是入籍暹羅了。蕭先生的官銜在暹羅是位至子爵；他的誠惶誠恐的呈暹羅王的奏章，凡情暹羅文的僑胞們，總會常常在暹文日報看見。第三蕭先生是華裔也會加入國民黨。自然也就是中國人！蕭先生如此為人，東西南北，處處方便，威風機勢，左右逢源，暹羅的同志們常常有這一句話：在中國要見中山先生的面容易，在暹羅要見蕭佛成的面却難，於此可以見蕭先生的架子十足了。

△不滿彭許陳蕭的緣由 現在蕭先生一碰到海外黨務的糾紛，第一聲就罵彭澤

民許魁魂，第二聲就罵陳果夫蕭吉珊。以為海外黨務所有的糾紛，都是這四人的罪過。凡有注意去年廣東非常會議的報紙的，當尚能記得蕭先生告海外同志的大文章，破題兒還是拿這四位來做話柄。平情而論，海外黨務的糾紛，倒不是彭許陳蕭四位，反是蕭先生自家。先講蕭先生發祥地的暹羅。當本黨十三年各級黨部改組為

委員制，南洋黨部的組織法是由區分部而支部而總支部的，蕭先生向中央呈報的時候，雖然也有某爲執委某爲監委，骨子裏一切黨務是依然仍舊，蕭先生總執行他的部長大權。其時有瓊州一部份同志向蕭先生呈請成立支部，蕭先生恐怕黨權分化，給他個所請不准。適今國民政府主席林子超先生爲海外部長，派陳某爲南洋商業調查員。陳亦瓊人，至暹羅後，瓊州同志因陳爲同鄉紛向陳陳說蕭不准成立支部的經過，陳回國後即向林部長呈請，未幾海外部果准予瓊州同志成立第一支部第二支部於暹京，直隸海外部。繼後又有暹羅南部的「初貝」「合艾」兩埠同志援例向中央請成立支部，中央皆一一照准，於是暹中黨務成一國五公矣。

△清黨運動清及非黨員 民國十四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爲革命空氣最緊張時期，一般工人紛紛加入國民黨，希冀乘此時機打倒帝國主義達到拯救中國的目的。素不主張黨務發展，而且工人又不是資本家，無疑的均爲蕭先生措駕。但已有例在先，他們也直接向海外部立案成立支部，計其時就暹京一隅已有支部六個，而四個

直隸於中央海外部，推原其咎，皆蕭先生包辦黨務之所致，民國十六年，蕭先生爲清黨委員會委員，於是蕭先生大權在握，不論共產不共產，只論從前感情如何，許多平時蕭先生視不滿意的一切黨部黨員，一概取消開除。尤不滿意的黨員，都給他戴上一頂紅帽子，說他是共匪黨徒，加以通緝查辦。有林奇士者不過是選中的普通商人，因素和蕭先生私人感情不好，蕭先生也加以共匪之罪宣佈開除黨籍之後加以通緝，其實林奇士不但是共產匪徒，且未曾加入國民黨，他的黨籍向何處開除呢？實在情形，十六年以前，南洋各屬很少共匪踪跡，蕭之所開除通緝者均多本黨黨員，特素來和蕭先生有私人意見耳。然許多給蕭先生取締的黨部黨員，因此也就紛紛組織黨部和蕭對抗。今日南洋黨務之糾紛至於如此，雖標明擁此擁彼，實際皆由蕭之意氣用事，以致分裂。以上所說，南洋黨務之糾紛，爲誰人的過罪，當不能逃明眼人之目，蕭先生義形於色的罵人，無異打自己的嘴巴。

▲蕭先生所以反汪反蔣 第二次代表大會，蕭先生雖被舉爲中央執行委員，然



滿望榮膺海外部長之職，乃海外部長一職反被彭澤民所奪，蕭先生於失望之餘，恨及汪精衛先生，謂汪先生不另眼相待，爲其位置，於是存了恨汪之心。寧漢分裂，蕭先生實行反汪之機會已到，故在其所辦的華暹日報和其附屬的民國日報，著論抨擊汪精衛的文字，足足二月有餘，甚且分發傳單十餘萬張罵及精衛先生和其夫人陳璧君女士的私德。假公濟私，以洩私憤，其時蕭先生真正得意可知。民國十八年中央開第三次大會，蕭雖被舉爲中央監察委員，但滿望在中央任要職的熱心，也如第二次代表大會一樣，而於失望之後，深恨蔣介石先生也和當時怨恨汪精衛先生相同，但當時蕭先生於離開暹羅之時，負了兩種使命，一則代表暹羅全體華僑參加總理奉安典禮，一則代表黨部同盟參加三次代表大會。當初蕭先生在華僑和同志歡送大會的時候，大吹其牛，謂將來兩道使命完了回來之後，定有一番好消息向諸位報告。那知大會尙未閉幕，蕭先生已憤返上海，總理奉安典禮未舉行時，蕭先生已於六月四日跑回曼谷。靜悄悄地避在新柳港的三層洋樓上一聲不響。不圖事不湊巧，

風聲洩漏，大家借探問消息爲由，問他何以不將大會的經過向同志報告，何以總理  
的奉安典禮未舉行，就跑了回來，暹京華字日報四五家，天天有這樣的文字。醜婦  
終常見翁姑，蕭先生不得已，於是先在華暹報登了一條百餘字的廣告，謂回來時，  
適在暹羅港口被蚊子咬傷，現在抱病，不能見客，至於華僑和同志所囑托的兩個花  
圈已轉托某同志於總理奉安時，置在總理陵墓內，不要誤會，病好了自當向諸位報  
告。兩個花圈轉托同志置在總理陵墓內，這是實情，因爲今日吾人偶到總理陵墓，  
舉目總會看見兩個第一美麗的銀質做成的花圈，一置在左，一置在右，一個款子是  
暹羅各級黨部全體敬獻，一個是暹羅全體華僑敬獻，而給蚊子咬傷的病，那就只有  
蕭先生自己知道了。

△英籍蕭佛成控中華報

但事情過了十餘天，蕭先生依然沉靜，熱心愛國的華  
僑，要聽蕭先生的報告的心非常熱切，惟終以蕭先生的貴恙尙未全愈，只有眼巴巴  
的等着。乃蕭先生天天坐汽車在樹木青蒼其直如矢的暹羅大馬路上兜風，但不時被

僑胞們看見，因此又再紛紛在報上質問，於是蕭先生的第二道啓事又出現於華暹報了。大約是說：「因爲改組派在上海謀叛，老蔣在京佈置獨裁，我——蕭先生自稱——之先期奔回，就是因爲和忠實同志計劃消滅改組派和打倒老蔣的獨裁云云。」華僑們以蕭先生此種答覆尙不滿意，謂所問非所答；而當時追問尤力者爲中華民報一般記者。蕭先生因爲沒話可說，只得罵中華民報是共產黨搗亂，於是引起中華華暹兩報的論戰，筆槍墨砲，交攻兩月有餘。蕭先生的情理總不得直。於是老羞成怒，用大英國籍的僑民資格，向暹羅法庭控告中華民報毀謗之罪。此事一來，全體華僑大肆咆哮，以謂無論如何，以堂堂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之尊與中國平民涉訟而用英籍勢力壓人，不但是國民黨的奇恥大辱；而且也是全體華僑的奇恥大辱；於是激起華籍法律界陳某起而和中華民報作辯護人，陳某也爲暹中國國民黨中中堅份子之一，與蕭爲廿餘年共同革命之老友。此時因憤蕭之背謬，故挺身願與老友對簿公庭代蕭之敵人辯護，於此可見當時華僑憤蕭之一斑。乃暹羅法庭對此訟事，謂雙

方筆戰，互有毀謗，判在外調解了結。蕭既不能佔上風，而又招華僑之攻擊，弄巧反拙，真是蕭先生的失算。且自是以後，一部份同志素來擁護蕭先生者，也恥和蕭先生合作，於是素為總支部的機關的猛叻中華會館和新柳港的華暹日報，因為經濟沒有人接濟的緣故，只好雙雙關門大吉，此為蕭先生在暹羅最沒落的時期。

▲時勢造人老來交好運

古應芬和鄧澤如的反抗中央事件起，引了同調的蕭先

生乘勢加入，組織非常會議，雖然感到有向來反抗的汪精衛先生屢雜其間，但因為能借此仰合西南武裝同志，並一洩憤氣，所以還是很高興的喊出許多「反對」和「打倒」之類的口號來。此種機關，在蕭先生是夢想不到的，而且也是一生來最得意的時會。和平會議之後，眼中釘的改組派走掉了，海軍風潮之後，孫哲生又不回粵中了，雖然蕭先生在西南祇等於一具留聲機，但也已經夠風光了，祇要看蕭先生的秘書都做了委員，這是暹羅華僑應該知道的。

# 易培基成功史

華然

現任北平故宮博物院長易培基，長沙人也。本一碌碌之輩，初無籍籍名。因善吹牛之故，得譚延闓的提攜，居然一帆風順，高官厚祿，曾作過黨國紅人，現雖大倒其楣，然彼固已積有數十萬家資而而團團作富家翁了。他一生成功的秘訣，的確值得我們替他作一篇簡史，以爲後來者範圍。

△因弟故僥倖成名 易氏世居長沙南門外白沙井，少治漢學，尤嗜骨董，兩者均來得有門徑，更無論堂升入室了。但易氏却「烏鴉不知自己黑」，固儼然以漢學家自命。其弟易白沙氏，人品學識均較易氏優良，曾著有「帝王春秋」一書，當時頗爲士林所愛讀，且其亦係同盟會的一份子，奔走革命，尤爲熱心，後因他種關係，投海而死。於是我們的漢學家易培基氏，遂因緣時會標竊其弟沒有發表的零星著

作，據爲己有，因此三湘人士漸知有易寅卹（易氏別名）其人丁了。

### ▲師範校長時代

民國九年，湘人驅張（敬堯）以後，易氏藉其弟易白沙的一塊招牌，遂被任爲省立第一師範校長。當時，易氏雖不懂得師範教育，但爲買好學生歡心起見，對於學校管理方面純是放任主義，而名之曰「自治」。此外則極力提倡各種學說的研究，以故該校學術團一時如雨後春筍一樣林立，而對於稍艱難高深的如數學理化等科學，反而無人過問。當時各學術團體中最具有勢力的，即爲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集團之明社，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崇新學社是。兩派皆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當每學期學生會委員選舉時，兩派均暗中運動，相互競爭，其鬥爭之熱烈，有如兩大政黨焉。如今日著名共黨首領毛澤東夏曦郭亮（已死）等，皆當時從新學社中之佼佼者也。

### ▲選擇乘龍佳婿

易的黃臉老婆，不幸短命死了，僅遺下女孩一個，芳名易漱平，易氏長第一師範時，其女亦以旁聽生名義負笈該校。適在這一羣虎頭燕頰之粗

野的學生中，有傅生者，雖學問平平，但人物頗合「小白臉」的尊稱，易氏一見垂青，因有選作東床的意思。於是「駙馬」「公主」交相輝映，作為頑皮學生課餘飯後之談話的資料，大有入選可能。現易培基已與李石曾氏結為兒女姻家，前此一段姻緣，恐早忘卻了。

△四大元兇之一 民十二年譚（延闓）趙（恆惕）戰爭發生，易氏因係譚派人，遂被趙恆惕下令通緝，且與石醉六等同被趙目為「四大元兇」。易氏不得不棄去校長頭銜隨譚氏輾展入粵，而為譚幕下的食客之一。詎料時來運來，易氏官星高照，值段祺瑞與廣州革命政府結好，易氏因得譚延闓之推荐，遂得北上充當南方革命政府代表。

△教育總長風頭 北上的易培基，雖尚無籍籍之名，且胸無城府，實沒有多大用處，但段政府因他是南方代表，來頭太大，故遂畀以教育總長的一把似肥而實瘦的金交椅。惟易氏官僚習慣極深，前作師範校長的時候，出門均須乘坐三人大轎，

且到校時，非進二門不肯下來，於今作了教育總長，當然大出風頭，官架子擺得十足，如蔣夢麟氏即受過易氏不少的齟齬氣。且馮玉祥驅逐溥儀一幕發生後，易氏因係「近水樓台」的教育總長，故故宮博物院院長一頭銜，亦安然到手，從此高官厚錄，樂何如哉！

### ▲赫赫黨國紅人

當民國十六年，國府定都金陵後，譚延闓充當行政院長，易氏見時機到來，遂毅然南下，取得農礦部長一職。於是一班與易氏有關係的「湖南蠻子」，均額手稱慶，羣聚南京。而易氏也恩怨分明，舉凡部中大大小小的職員，上至師長，下至門役，皆以他關係的深淺，而定位位置的高下，且部中「花瓶」不少，風流事亦層出不窮，首都人士因呼農礦部為湖南會館，實在一點也沒有冤枉了他。且他又兼任勞動大學校長，更安頓了不少的同鄉。聲勢赫赫，固一黨國紅人也。現易氏雖已大觸霉頭，然彼在農礦部任內時，已積資二十餘萬，加以故宮博物院的肥缺，尙在手中，是易氏清閒幸福的生涯，正靡無底止哩！



# 林翼中成功史

漢雲

△邊幅不修。今日粵省政界中，官運最紅者，厥爲林翼中。顧林氏之出身如何，過去歷史又如何，因素未見諸經傳，故知者甚鮮。查林氏爲粵之茂名縣人，民國九年，畢業廣東高等師範博物系，在校時，成績平凡，且平日邊幅不修，有名士氣，故同學多敬而遠之。

△精虫先生。林氏畢業高師後，卽執教鞭于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授博物及生理，林氏不長于口才，談話又常帶土音，講授時，諸生苦難於明瞭，故林氏有時不憚於重復再述。某日授生理學生殖機能一章，林氏恐諸生尙未明瞭，因反復述精虫之作用，有惡作劇者，問精虫從何而來，林氏一時難於回答，口中惟頻念精虫精虫二字不絕。學生皆大笑，遂賜以精虫先生之雅號。

△義務書記

林氏於教讀之餘，因友人介，獲識鄰縣人陳濟棠，是為林氏以後獲得妻財子祿之大關鍵，不可不大書特書者。其時在民十年間，陳氏在某部下為連長，官位甚微，以林為一中學教員，所謂斯文中人，故凡有家書或私人函件之類，常託林氏代為執筆，林氏亦常為効勞不辭，嗣是遂不啻成為陳氏之義務書記，而二人之感情，亦於此時起，締結甚歡。

△一旦升官

民十四，陳濟棠已由一連長而擢升為十一師長，隸李濟琛部下。時各師開始有政治部之設，陳氏頗能念舊，即薦林氏為該師政治部主任，林氏乃棄其教讀生涯，居然橫刀直帶，作官去矣。時為政治部秘書者，乃區芳浦氏，區氏現為中委而兼廣東財政廳長，蓋係林氏所一手提拔者也。

△跟着赴俄

詎不數月，陳濟棠師長之職，忽為鄧世增所奪去，（時鄧為副師長），陳氏懷喪之餘，乃思出國一遊。時廣州共黨勢力正猖獗，一般學界留俄之風甚盛，林氏乃獻計於陳，請赴俄考察，并願偕往，陳氏乃於十五年秋，偕林赴俄。

△匆匆回國 林等赴俄不數月，即匆匆歸國，時爲十六年春，未幾舉行清黨，陳濟棠以李濟琛之故，復長十一師，而林氏則被派爲廣州特別市黨部改組委員。林嘗自謂遊俄深有所得，即以所著蘇俄現狀一瞥一書，刊行問世，惟識者則深覺此書內容，坊間普通談論蘇俄之書籍，皆有備載，殊無須遠涉重洋，乃得有此也。

△步步高陞 自十六年起，林氏之官運，可謂與日俱隆。是年終，廣州共亂忽起，陳濟棠師駐潮梅，後以平亂頗有功，故克復廣州後，林氏仗陳之力，除仍任市黨部改組委員外，并得兼任廣州印花稅局長等財政要職。迄十八年，李濟琛倒，陳濟棠代之而興，林氏更藉此機會，飛黃騰達，擢至廣東省政府委員，一時官運之隆，人皆詭羨。

△小小挫折 林氏雖獲寵於陳濟棠，惟斯時之省府主席陳銘樞，則頗鄙其爲人。蓋陳銘樞平素崖岸自高，對於投機倖進之林氏，常存輕視之心。而斯時林氏之野心復頗大，得寸進尺，以一省府委員仍不足，欲覬民廳一席。此意屢由陳濟棠提

出，無如陳銘樞終不肯答允，故後來廣東二陳之決裂，雖然鼓動者另有其人。惟林氏因挾怨之故，從中搆煽，料不可免。但終陳銘樞之任，林氏卒不能一嘗民廳之滋味。斯對於林氏，不能不算爲一小小挫折也。

△**宣傳政策** 林氏斯時，雖厄於陳銘樞，民廳長可望而不可即，但以有陳濟棠之實力爲背景，且握有省黨部組織部之全權，其氣勢亦甚盛，且常暗示各縣下級黨部，與各縣政府爲難，間接卽予陳銘樞以打擊。陳銘樞雖明知之，亦無可如何。同時林氏爲個人宣傳計，每逢集會必到，到則必演講，一而則收集其講演詞，不論精粗美惡，彙刊爲演講集，至四集五集之多，雖胡展堂比之，亦有遜色。粵中人士，莫不傳爲美談。

△**一矢雙鵰** 林氏年近四十，不獨有妻，且有媳，（其子已二十餘歲現在廣州國民大學肄業）。惟飽煖思淫，人之常情，且林氏有財有勢，何求不得，有畢業廣州女子師範，現任市立六十七小學校長，劉瑛君女士，雖無花容月貌，然亦嫵媚動

人，林氏見而悅之，略施手段，劉女士果然就範，從此雙宿雙棲，儼如夫婦。劉女士有妹，年方二八，亦活潑可愛，林氏既得隴，復望蜀，對此娟娟小姨，不欲其爲他人所有，誘而通之，於是一矢雙鷗，樂乃無窮。此事粵政海中人，莫不知之，且每頌林氏之顛福無雙焉。

△後生可畏。二十年春，陳濟棠揭倒戈之旗，逐陳銘樞，取而代之。林氏多年未克完成之尺應之夢，至是乃大告成功，歡然上場矣。迨寧粵合作，四屆中委改選，林氏更乘此機會，獲選爲正式中央執行委員，自此一帆風順，而西南政務委員會，而奉派赴滬，此一年中真林氏最煥赫得意時代。廣東黨政大權，名在陳濟棠手，實在林氏掌握中。其所謂黨國元老，如蕭佛成鄒澤如等，亦常要讓林一步，而有後生可畏之嘆也。

△名不虛傳。又陳濟棠部下，一般人常稱有文武二膽，文膽蓋指林翼中，而武膽則指李揚敬也。今林固飛黃騰達，而李亦擢升至軍長，中央委員，且擁有粵省潮

梅齋腹之地。陳待二膽固不薄，而二膽能死心佐陳，以有今日，厥功亦殊不淺也。

## 黃季陸歷史一頁

漢雲

△初出茅廬。黃季陸，四川人，民十三，由美返國，時中山先生在粵籌備改組國民黨，黃氏以胡展堂之介紹，遂被任爲廣州市黨部第一屆籌備委員以與孫科劉廬隱吳鐵城等同事，是黃氏初出茅廬，出任黨事之始。然因爲汪先生所不滿，故籌備委員任內，鬱鬱無所建樹，以視孫吳劉輩身兼數職，黃氏不免常妬於中矣。

△西山會議。黃氏見在粵無可爲，迨民十四冬，鄒魯召集西山會議，黃氏乃離粵赴平參加，且被舉爲中央執行委員，兼海外部長，斯時黃氏頗爲志得意滿。

△一段姻緣。西山會議中央執行委員會，設於上海，分數部辦事，規模頗大，故職員幹事之類亦頗多。有女職員張女士者，體態苗條，風姿不俗，黃氏以部長資

格，常召張女士開秘密會議，於是久而久之，二人遂成爲夫婦。

△**潦倒時期**。西山會議之一切活動費，初本由孫科個人擔負，後孫氏以廣州方面，對已攻擊過甚，乃停止付款，于是滬上西山會議派之中央黨部，經費乃大感困難，而黃氏之生活費用。亦大受影響矣。

△**機會來臨**。民十六，粵省張黃之叛平後，主席李任潮，頗想努力再幹一番，以黃氏頗能文，遂由邵元冲介紹，赴粵任廣州民國日報社長。時任潮與汪先生甚不睦，黃氏遂於此時，努力完成數篇反汪巨著，任潮乃極爲嘉許，迨粵省黨部改組，乃得任潮之力，獲選爲省黨部委員，兼宣傳部長。

△**濟棠諸綫**。黃氏斯時一方面雖深結任潮之歡，但一方面對於任潮部下師長陳濟棠氏，亦極力拉攏，故十八年任潮倒，陳濟棠代之而興，黃氏地位，依然鞏固。因林翼中之援引，時參與陳濟棠幕下之秘謀焉。

△**反蔣宣傳**。二十年春，陳濟棠受古應芬之鼓動，通電反蔣，黃氏認爲第二個

機會來臨，對於此事，特別努力。窮數日夜之時光，完成反蔣論文數篇，逐日刊諸報上。陳濟棠幕下能執筆爲皇皇大文者甚鮮，故黃氏之文發表後，陳氏大爲贊賞，立遣人餽港幣五萬元，以爲潤筆之資，黃氏以却之不恭，拜而受之。

△淺水灣畔 斯時粵方爲虛張聲勢計，忽有迎汪精衛來省之議，黃氏對汪，本有夙怨，復以前曾發表論文，痛詆汪氏，黃氏在政治上活動雖久，仍帶有多少書生本色，恐汪抵粵後，相見難爲情，遂先行避居香港，寓最大之淺水灣酒店，每日房租五十元，蓋斯時黃氏囊裏有錢，一洗昔日寒酸之態矣。

△感恩圖報 迨汪氏抵粵，微聞黃氏有因己而避居香港之消息，深爲不安，卽着秘書曾仲鳴，繕函勸黃氏回粵，謂以前不必計較，此後宜大家合作。汪氏此函，不過藉以表示其大領袖風度，并非有何借助于黃氏；惟黃氏自奉讀此函後，如膺九鼎，頻以示人，謂汪先生親函勸駕，不得不返，言下大有感恩圖報之意。迨返粵，陳濟棠卽畀以粵府秘書，及政府委員等職。



▲東莞臘腸 黃氏頭大而圓，身體碩肥而短小，行路時施施有緻，在黨部時，一般小職員，咸以東莞臘腸稱之。蓋粵之東莞，以出臘腸著名，其臘腸身粗而短，今黃氏形貌像此，故以是稱之。

▲當選中委 寧粵合作，第一件最值得稱述者，厥為中央執行委員之額數加多，於是許多人，亦崛起為中央委員。黃氏在粵，除一小部分四川同志外，本無多大羣衆，但因展堂先生之賞拔，故於粵方所開之四全大會中，率獲為一候補中委。黃氏之喜可知矣。

▲十萬大元 粵府結束，一般反蔣功臣，除一部分在粵獲得官職外，其餘不得不另謀出路，陳濟棠為酬勞黃氏計，乃於粵府關門之前夕，提出派黃氏赴東北慰問義軍，並撥慰勞金十萬帶往，黃氏歡然領款離粵。迨抵滬，黃氏即經營新居；對於前赴東北慰勞一事，隻字不提，至十萬大元，如何下落，更無從過問。

▲新國民黨 近聞黃氏在滬，奉胡先生命，組織新國民黨，有與劉蘆隱桂崇基

等，時常奔走於港滬之間，則黃氏此時，正大有作爲。惟黃氏與劉蘆隱二人，意見甚深，其原因；一因劉氏態度太驕傲，一因黃氏太好用四川人。故二人常于展堂先生前面，互揭其短，以相攻訐云。

## 陳孚木榮枯錄

漢雲

△校對出身 陳孚木，粵之市莞縣人，民六七年間，畢業廣州培英小學。時其兄秋霖，在閩之漳州，爲陳炯明主辦閩報，孚木走依之，任校對之職。未幾，閩報停刊，秋霖復至香港創中國新聞報，背景仍爲陳炯明，孚木以其兄故，繼續在該報任校對職。

△擢升編輯 孚木頗有小聰明，復以乃兄之誘掖，故在新聞報任校對之餘，漸能執筆爲小品文，迨民國九年間，孚木遂以乃兄之力，擢升爲編輯。秋霖在當時香

港報界中，所著評論，以精警名於時，孚木編輯之餘，常將其論文熟誦，如小學生成之誦讀古文評註，故久而久之，亦頗能執筆做小評論。秋霖大喜！迨民十一，乃擢升為總編輯。

△頻稱陳公。中國新聞報，背景既為陳炯明，故一切言論，自以擁護陳炯明為主。自民十一，陳炯明背叛總理後，該報言論，乃無日不攻擊國民黨，抨擊總理，而於陳炯明則恭維備至。每日取撰社論，陳公陳公之詞，不絕於口，而當時最努力於撰述此項論著者，厥為陳孚木。以此事迄今香港人士，猶能記憶，謂陳氏一生事業之始基，實發軔於此時云。

△豹變成功。迨民十四，陳炯明盤據之東江，為蔣介石所統率之黃埔學生軍攻陷，陳氏勢力完全消滅。中國新聞報經濟。向之靠陳炯明津貼者，至是乃發生問題。陳秋霖視此情形，復以當時國民黨勢力之勃興，知依靠陳炯明政策之失敗，不禁心生一計，遂輾轉託人向廖仲愷說願將整個報館，投降國民黨。廖氏即將此意

轉達當時廣州黨政要人，時主政者爲汪精衛蔣介石等，以陳既投降，則國民黨斷不絕人向善，遂允之，並月予津貼若干。嗣後中國新聞報，乃一易其態度，成爲擁護國民黨之報紙。

△秋霖之死 中國新聞報易幟之後一月，陳秋霖即赴廣州活動，時國民黨感于人材缺乏，而陳秋霖則確爲一長於宣傳之人材，遂畀以廣州民國日報主任，及宣傳人員養成所所長之職。孚木亦隨乃兄入民國日報爲總編輯，是爲孚木與國民黨發生關係之始。詎不數月，秋霖因與廖仲愷，同車赴中央部黨（即惠州會館）甫入門，即同遭暗殺！廖氏爲國民黨之要人，此事當時影響頗大，而秋霖適于同車遇難，故其身後之名，亦能附廖氏而同彰。孚木因其兄之死，當局軫念無辜，爲體卹秋霖家屬計，亦另眼相看，卽以所遺民國日報社長一職，着孚木繼任。

△捧陳銘樞 孚木自榮任社長，一時頗志得意滿，時共黨勢力甚盛，孚木藉此宣傳機關，一方面爲共黨捧場，一面則極力結好於當時任旅長之陳銘樞。蓋陳爲軍

人，亦之爲有希望之一人，孚木極力捧之者，固不外拉攏軍人之一種策略而已？但陳銘樞因孚木之捧，遂與孚木結極深厚之交情，爲日後升官發財之關鍵。

△告孚木書 此外尙有一事，在孚木個人，以爲無妄之災，實則大有造於其前途者，則鄒魯之告孚木書是也。蓋當民十四年冬，鄒氏因言行腐化，受共黨攻擊，不得不捨棄廣東大學校長之位，而另謀出路于北方，適有西山之會議。斯時也，孚木默察鮑羅廷意旨，於廣州民國日報上，著論痛詆鄒氏。鄒氏正滿腹牢騷，無從發洩，覩孚木所著論文後，乃乘機借題發揮，發表長約萬餘字之告孚木書，首把孚木罵得狗血噴頭，繼則將牢騷發洩無餘！此事在當時之一般反共同志看來，雖頗爲痛快，但孚木自經此一罵之後。鮑羅廷却大爲賞識，引爲孺子可教，自此以後，官運臨頭矣。

△紅運當頭 孚木被罵後一月，即以鮑羅廷之力，擢得廣東電報局長，繼而省黨部委員，監察院委員，廣東省農工廳長，官運之來，源源不絕，此蓋孚木最得意

之時也。逮乎清黨，孚木本犯有重大嫌疑，惟因陳銘樞之力保，故不獨毋須逃亡海外，且迭任廣東清黨委員及特別委員諸要職，聲勢仍喧赫一時。計自十四年至十六年夏，實爲孚木一生官運最紅之時期焉。

△流亡生活 十六年冬，張發奎黃琪翔在廣州發難，逐李任潮，另設政治分會，孚木亦爲委員中之一。時陳銘樞整軍福建，聞訊，即繞道潮梅，協助任潮，討伐張黃。故斯時起，孚木與陳銘樞之政治主張，已互相歧異。迨張黃失敗，陳銘樞繼任粵省主席，中間經過民十七十八十九之三年，孚木均跟隨汪先生，逃亡海外。孚木歷年服官，雖積資不少，惟平日隨手揮霍，且數年來東奔西跑，所耗不貲。幸陳銘樞感念舊情，不以政治主張不同而生好惡之念，時予接濟，故陳雖在流亡時期中，生活上仍不至感受困苦。

△好運重來 九一八東北之陷，造成所謂寧粵合作之局，且大家主張不咎既往，精誠團結。於是久作客遊之陳孚木，又得隨陳銘樞交通部長之後，榮任交通部

政務次長兼招商監督。此固陳真如之一手提拔，要亦東洋大砲之恩賜也。

△招商局案 孚木經過數年來之顛沛流離，今一旦遇此千載一時之機會，自然不肯輕輕放過。故常押款案未發覺前，孚木與其總務科長朱力一，在種種方面肆意搜刮，每月得款若干，社會上已嘖有煩言。迨押款案發覺，孚木得賄七十萬兩之事證實，更爲萬人唾罵，而孚木一生之名譽亦斷送盡絕！同時辜負陳真如之一手栽培，使真如失知人之明，爲近數年之大煞風景事。

△逃港之後 孚木知事將發作，即逃之香港，爲掩人耳目計，尙公然發表談話，並於某夕，假香港最堂皇壯麗之中華酒家，宴其親朋故舊，表示孚木今貴矣，復有錢！望風趨承者，咸陳部長陳部長不離口。故是夕之宴，在孚木本意，不啻慶祝其個人革命之成功，而其所識親戚貧乏者，亦咸以參加此盛會爲榮，聞是夕所費達二千餘金，十年人事幾番新，回憶十年前，孚木在港爲校對生涯時，與是夕相比，真若雲泥之隔，孚木亦誠可以自豪矣！

△不免通緝。不過一方面雖爲孚木個人革命之成功，而別方面則爲其政治生命的終止，此七十萬之鉅賄，證據確鑿，萬目睽睽，雖有大力者，亦不敢爲之袒庇，故結果政府對之不免下令通緝，此後陳孚木三字，吾人未免與胡立夫等景齊觀矣。綜孚木之生平，由區區一小校對，而躋身至廳長次長，國民黨之待他固不薄，而陳銘樞之薦拔，更可謂賞識于驪黃牝牡之外，千古無此異數者！乃結果孚木不獨負國民黨，且負陳銘樞，吾人讀此孚木榮枯史，當不勝世道人心之憂也！





FEB 13 1982

國立中央圖書館



1513498



譜